



离魂恨天

作者：熊沐

电子书制作：知识混子 | 8x8.page

作者简介



熊沐，本名高光。生于 1952 年。满族人。编剧、作家。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，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。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。第一部作品为《骷髅人》。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(部)，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(部)，在东南亚甚受欢迎。

共创作 39 部作品，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。先后著有历史小说《秦王恨》、《虎符》、《西施泪》、《岳飞与秦桧》、《孔子》《司马迁》六种(部)，为昆仑出版社出版；现代小说《生死荣辱》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。现代小说《北方图腾》由昆仑出版社出版。编剧作品：2007 年电视剧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导演：赵宝刚、2006 年电视剧《我想有个家》导演：郭少雄、小说《挣扎》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《葵花劫》，在日本大受欢迎。

漫天花雨

第一章 青青倩倩

唐逸这几日一直与阎可怜在一起，他请阎可怜住在他的书房，他时时去书房看她，弄得几个美人都直撇嘴，但他管不住自己，每一闲暇，便去看阎可怜。

他对阎可怜似有无数的话语要说，但他说不出什么，只是笑吟吟看她。

阎可怜仍像过去一样，丝毫不提她在卓书那里都受过什么委屈。

唐逸知道，她定在那里受了极大的委屈，但看她不动声色，不似青青那样对卓书恨之入骨，便放心些了，知道卓书不曾污辱她。但他也心内疑惑，卓书是个无一丝人性的家伙，怎么会轻易放过比青青更美貌的阎可怜？

他不敢对阎可怜提起卓书，怕她伤情。

青青与倩倩两人一个闷在闺房里看书，一个在闷头习武，两人从不对唐逸多说话，看到了他，也只一低头，便让过去。

唐逸想与妹妹好好谈一谈，但没空。看她们也有故意躲着他，不愿与他亲近，他怎么与她两人谈？

好在思思来了一封信，那信里讲她去了大理，好生开心，与段誉在一起，玩得疯了，乐不思蜀。唐逸免了一份牵挂，只是惦念着两个妹妹。

× × ×

忽地一日，青青来请哥哥，她在厨房内做了几个小菜，请哥哥喝酒。

唐逸很开心，便喝了许多，他看着青青，对她说道：“青青，你一直不出门，我告诉过你，我答应放了卓书，他也答应在五月内来蜀，治你病症，他治好了你，再对他动

手不迟。”

青青冷冷一笑，她一个美貌女子，竟在下颏上生出些许胡须来，那胡须嫩嫩的，很青，像是一个毛头小子。但她可是一个女人。

青青说道：“哥哥，我创了一式暗器手法，你看看妙不妙？”

唐逸大喜，乐道：“青青，我听得连弟与说弟都说你进步神速，但轻易不与人看，你怎么肯让我看？”

青青一笑，那笑仍是令人心碎，明明一个男人模样，却偏偏笑出女儿家的妩媚来，令人生怖。但唐逸故意不作惊奇，只是说道：“你去试试，让我来看。”

青青走下去，站在院正中，说：“哥哥，我看着那院内石头，俱是卓书，便练起来分外有劲。”

一经她说，唐逸看那院内，果然所有的石头都有卓书两字，原来是青青用绣针刻下的，有的细，有的粗些，那粗些的怕不经了千八百次描画？细看那石头，全都有暗器毒过的痕迹。原来青青用毒沙扫它一遍，或是用铁相思刺打它一回，用毒沙扫过的，便看出斑斑驳驳的雨点状的伤痕，那用铁相思刺打过的，是一个大大的坑，那坑似花非花，以凿非凿，要不是唐门的人，真的还看不出那是铁相思刺打过的。

青青走至院端，看着那石丛，说道：“卓书，你个贼子！”

她身形一变，竟是从腋下飞出暗器来。

唐逸一见，心里大喜：单看她出手，便知道快速神奇，只是一闪，暗器便出，若不是唐逸这等高手，真看不出她如何出手的。再看那石头，竟是钉着一枚暗器，铁相思刺深深刺入，深入那石头几分，咬在石上。

唐逸拍手道：“好，青青，只是这一份功力，便是唐门的高手了。”

青青看着哥哥，说道：“哥哥，我更练了一手，叫做‘漫天花雨’，你要不要看？”

唐逸看她如此醉心，心内暗叹，就是她练得再出神入化，要想杀了卓书，那是真难。

青青说道：“你看。”

她手里握着铁沙，再握着几枚铁相思刺，更有几枚铁蒺藜，一共有几种六十四枚暗器，她说道：“你看，我同时两手齐出，恰似纺线，出手时有快有慢，那暗器很难躲过。”

她身子忽闪，竟如杨柳间穿行，织女行梭，只见她两手齐抖，有如观音出臂千条百支，一齐飞出！

唐逸看她出手，便知道那出手极难，手有抖，有夺，有弹，有舒，竟是一出手有几种姿势，那暗器能不出变化？但见那暗器飞出，有的快，有的慢，有的快后再慢，有的慢后再快，还有的是斜飞横走，更有的是上下抖动，待得那暗器都射在石头上，便看出那一块石头可是惨了，前后都着了暗器，如刺猬一样。

唐逸大笑，说道：“青青，你这手法如是教与我唐门弟子中的高手，他们再到江湖中去，无人敢小视他了。”

青青也喜，说道：“哥哥，你说我真的行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真行，江湖上无人能胜得了你。”

青青忽地笑了，她说道：“哥哥，我求你一件事，你让我去行走江湖。”

唐逸一惊，说道：“青青，我不放心你，不然让唐门弟子去几人随你走。”

青青说道：“不，我要一个人走，连秀早都不带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不行，你带着秀早，再带一些人，不然我不准你去。”

青青沉吟一下，说道：“我只带她一人，你不准我去，我也要去的。”

唐逸知她受卓书凌辱后，心志大变，你轻易说服不了她，便说道：“好，你答应我，不去找卓书。你如今的本事，行走江湖也足够了。但去找卓书，你还不行。再就是你要告诉我你在哪里，各地均有唐门的眼线，你去了住在他们那里。你答应此事，我便放你去。”

青青一笑，说道：“好，哥哥，我答应你。”

青青过来亲了唐逸一下，唐逸心里惊起一种异样，像是男人，又像是女人亲吻了他，他忍住心内的不舒服，对青青笑说道：“青青，你总不会今天走吧？”

青青舒眉一笑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不走？也许我今天就走，也许明天走，反正要早早走，我今天算已是向你辞行，再走时，我不必告诉你了。”

× × ×

唐逸从青青的屋子里走出，他唤来唐说，对他说道：“你与可心一齐去，跟着青青，她去了哪里，你要飞鸽传书与我，切莫叫她出了事儿。”

唐说一揖，说道：“逸哥，我奉令而去，一定当心。”

唐逸看着唐说飞似地去了，心里稍稍放心，但他知道，唐说也不能看得住青青，青青如今鬼精鬼灵，更像足了思思、倩倩。

正想着倩倩，倩倩也来了，她对着唐逸一笑，说道：“哥哥，我有事找你。”

唐逸不料倩倩也有事找他，便说道：“倩倩，是不是喝酒？”

倩倩大笑道：“对啊，就是喝酒，你怎么猜得到？”

他到了倩倩屋内，看到也如青青一样，摆满了桌子，都是好菜，唐逸打趣道：“我两个妹妹都商量好了的？怎么都今天请我喝酒？”

倩倩愕然道：“青青姐也请你了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说，有什么事儿？”

倩倩说道：“哥哥，我要.....我要出去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倩倩，你要去哪里？”

倩倩一脸的幽怨，她说道：“我要去看耶律重恩。”

唐逸不知道她为何回来，但知道她是受了许多苦，方才回来的，但只知道她与那齐眉杨、须小仙总是相聚，一聚起来，便是饮酒作乐，他也不管，对齐眉杨等人却是敬而远之。如今她要去江湖上行走，要做什么？

倩倩说道：“我对耶律重恩有话要说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怎么说？要拿他来说，还是请他来说，或是去对他说，你一句话，哥哥去办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哥哥，我自小有主意，我自己的事，自己去办。”

倩倩斟满了酒，对唐逸道：“哥哥，满饮此杯，我便要走了。”

唐逸不饮，说道：“你怎么在江湖上保护你自己？”

倩倩说道：“我会用暗器，再说，我精通兵法，若事儿不谐，我会用计。”

唐逸轻皱一下眉头，说道：“你要知道，事要临头，人家根本就不听你，你徒有什么大计，只是空空，你只能受人的污辱，那时你悔之不及。”

倩倩笑笑，说道：“我有人护着，另外我也知道唐门在江湖上的人，我能背诵出所有唐门的卧底人。你信不信？”

说罢倩倩便轻轻念叨，一直念叨了五十多个人的名字，竟是丝毫不差。她笑咪咪地轻声问唐逸：“哥哥，你说我去得去不得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倩倩，你性子刚烈，我自不能不答应你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，到了哪里，都得与那里的唐门人联系，好不好？”

倩倩说道：“好，我答应你。”

唐逸说：“那好，我也答应你出去，只是你得带一些人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我有人，我叫来你看。”

倩倩拍拍手，自屋内走出齐眉杨与须小仙，两人站在唐逸面前。两人对唐逸一笑，揖道：“唐公子，我们保着倩倩姑娘，如何？”

唐逸知道齐眉杨与须小仙都是倩倩的密友，得他两人保护，确是不错，他一揖道：“多谢二位，让二位操心了。”

齐眉杨笑笑说道：“我在江湖闯荡半生，只结交了倩倩姑娘一位朋友，我怎么肯不

为她操心？”

须小仙说道：“与倩倩姑娘在一起，乐趣无穷，我愿随骥尾。”

唐逸知他虽酸，但待人诚实，确是好人。他笑说道：“多谢。”

两人一揖，倩倩说道：“我要走了。”

她看着唐逸，说道：“哥哥，娶一个嫂子。”

唐逸笑笑，他心里中意阎可怜，他可怜对他若即若离，他也说不清怎么回事，再说他上一次也自惭形秽，不敢对阎可怜说起那事儿，何况此次可怜姑娘为了青青，宁肯落入卓书的魔爪？回来后她更沉默，究竟她在卓书手里是否被污辱，也是未知。唐逸心里惴惴，不敢对可怜再说什么，如今更是小心极了，只是盯着可怜，看她一举一动，怕她会对自己反感。

倩倩说道：“对女人你要温柔些，她可不像你的那些女人。”

倩倩看出了哥哥对可怜情有独钟，但又不敢对她言明，便说出此事。

唐逸一笑，说道：“哥哥得你帮忙，才能找到嫂子不成？”

倩倩笑说道：“那也不必，靠人说合，毕竟不是好姻缘。”

× × ×

青青与秀早一齐走出唐门，是第三天的事儿了，她们骑了快马，一直奔吐蕃境内而去。青青对秀早说道：“我可是早就告诉你，我去的地方，是最危险的。你要不行，早一点儿回去，还能保住小命。”

秀早也恨透了卓书，她说道：“死有什么了不起，只要杀了那个混蛋，死就死！”

两人骑马过了金沙江，再到了墨脱。墨脱是吐蕃的一个大城，到了城里，青青对秀早说道：“我呆在屋里，你去打探一下，城内有无喇嘛庙。”

过了一个时辰，秀早回来了，她悄声道：“有，那庙就在城里，里面有一百多个喇嘛，都不会什么武功，只是一些念经的喇嘛。香火很旺。”

青青说道：“晚上我出去，我要去那庙里做些手脚，给卓书麻烦，你不要跟去，只做我的老婆，睡在屋里就是了。”

一路上，秀早装作青青的老婆，也确实有些滋味儿，此时笑孜孜道：“你可是要早些回来，莫叫你的老婆守空房啊。”

青青一笑，说道：“等我好了，只是你得弄成两人睡了的样子，别让人起了疑心。”

秀早说道：“你放心，我去走一圈，不等你回来，他们都得知道你与我早睡了。”

秀早说罢还吃吃地笑，青青恨声道：“臭丫头，别臭美了，小心些好。”

× × ×

青青赶到喇嘛庙，那庙黑黢黢，看不出庙内有人，她飞身过墙，一直到了院内，看那院内有几间屋有灯，一间是几个喇嘛在收拾经堂，看得出他们很闲散，一边收拾一边说闲话。青青再奔后进，见一间屋内，一个老喇嘛在那里看经书，她扑过去，直奔向那老喇嘛。

那老喇嘛见来了一个蒙面的生人，不由大惊，叫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青青说道：“卓书。”

那老喇嘛是见过卓书的，看她身形，似像非像，听她声音，是有些像了。他惊问道：“大王深夜前来，有什么事？”

青青说道：“杀了你！”

她运起功力，抓住老僧的心窝，那老僧本心气弱，见他狠命来抓，半惊半吓，早就昏死过去。青青把他的胸抓碎，击了一掌，想他不能再活了，便在地上写上几个吐蕃字语：违者必死，天佑我王！

× × ×

青青走了，跳墙再出喇嘛庙，回到客店，只听得那下面大厅里的人正在议论她与秀早：“那个男人的样子很俊，看样子那小妮子也有几分人才。”“哎，你说什么，那小妮

子骚着呢，你看她一进店，看男人的那神态，恨不能一个个都看入了眼去。她准是一个狠货，那男人细皮嫩肉的，未必受得住她！”

青青心恨道：男人都是那种货色，杀光他们也不解恨！但她不能直言，偷偷溜进了房，看到秀早正瞪圆了两眼躺在床上，她轻声道：“有什么事儿没有？”

秀早说道：“没事儿，只是早早就睡，闷也闷死了。”

青青说道：“我要出去，让他们看着我，不然准有人起疑心。”

她仍是男人打扮，出来下了楼，坐在厅内，说道：“睡不好，睡不好。”

那些男人打趣她：“有那么美的美人陪着，怎么睡不好？”

再有人说：“我有美人陪着，一定睡得好。”

青青苦笑道：“要是有一个狐狸精陪，你也睡不好。”

众人大笑，有人笑说道：“对啊，对啊，有狐狸精陪，睡不好。”

青青在厅里与他们闲扯了好久，那些人听得她说话，真个是刚中有柔，柔中有刚，越来越是心仪，心道：如此美貌的一个俊公子，真是天下少有，真不知他是什么人物。但人家不讲，也不便问，只是眼盯盯地看着她，有几个男人还十分贪馋地打趣她，当她是喜好男风的男人。

第二章 罗刹大劫

银喇嘛在卓书参拜完神佛时，说道：“大王，请到精舍说话。”

两人到了银喇嘛的居室，银喇嘛说道：“墨脱的喇嘛庙里，死了大喇嘛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他是有道高僧，是圆寂了吗？”

银喇嘛很暴躁，他怒道：“要是圆寂了，我会说死吗？我是喇嘛，德行再差，也不会说错这一句！”

卓书惊异道：“大喇嘛一死，活佛何必那么怒气？”

银喇嘛说道：“只因他是被人用大摔碑手杀死的。”

卓书一惊，说道：“那可是我的独门绝技。”

银喇嘛说道：“他未死时，对庙里的人说，那人说的话，是‘违者必死，天佑我王’。这几个字也写在地上，你怎么说？”

卓书说道：“我只能说我没杀人，肯定是我的仇家做下的。我不必那么做。”

他昂然而辩，根本不在意银喇嘛，银喇嘛越说越怒，再说道：“如果那是你的仇家所为，在匹幡城也有两个高僧被杀。他们都是死在经室，你怎么说？”

卓书说道：“他们想必也是被用大摔碑手杀死的了？”

银喇嘛说道：“不是，他们是被用佛手印击死的。”

卓书一惊：是谁，专学他的本事杀人？

在江湖上，能习得这几种武功的人也不很多，他是经了一个高师番僧习学的，那人是谁，这么与他作对？

卓书说道：“能习得佛手印与大摔碑手的人更不多了。”

银喇嘛说道：“神宫主持是我，我当对吐蕃国众有个交代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你说，肯定是卓书做下的。是不是？可我这几日只在逻些城，并不曾出城。”

银喇嘛说道：“你出城不出，只是一言，我要出城，也能掩得住耳目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这么说，我不必再为自己辩解了？”

银喇嘛说道：“逻些城的神宫十二僧都在，他们要你做出一个解释。”

银喇嘛刚说完此话，只听得众僧人同念一声：“阿弥陀佛！”便走出十二个老僧来。十二老僧都注目卓书，他们只待卓书来一个解释。

卓书四顾，说道：“吐蕃能有今日，也是卓书的功绩。不知道十二喇嘛对于卓书的

功过如何评说？”

一位老僧满面红光，他是土喇嘛，合什而揖道：“功过相抵，毁誉参半。”

众僧再看卓书，卓书忽地笑道：“银喇嘛，你自从让那个外人莫奴生去走神山，便看我不顺眼了，你要我不做吐蕃王，怕没那么容易。吐蕃二十四部会信你吗？”

银喇嘛说道：“手沾血腥，大不祥。吐蕃王如手染血腥，吐蕃苍生无福了！”

卓书说道：“我要去蜀中见那个青青姑娘，我答应唐逸，要救她性命，再教她做女人。如今她可是男不男女不女呢。

卓书忽地大笑，说道：“依我看，青青姑娘如今的样子，算是天下第一奇人，既是男人，又是女人，那种神采，天下无双，她那样子令我心醉，但要活佛看她，岂不又是一个妖孽？看来神宫看人，也与世人不同。”

卓书放声大笑，银喇嘛说道：“大王不必再笑，你必得给我一个交代，方才能走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好，我告诉你，我没杀人。你要不信，便由得你做。”

卓书说罢，便向外走。蓦地他觉得全身都被逼得紧紧，全身的肉都抽至一处，像是外面包裹了一层层铁。此时若是十三僧一齐出手，卓书岂不被打成了肉饼？但他拼足了气力，在众僧的逼视下走着，一直向前走。

他趑了几步，但无视那众僧，此时众僧如动，他只能一死。所有的王宫护卫都在神宫外，他们根本没有资格进入神宫。卓书一死，便宣布他是暴毙，人能拿神宫怎么样？

卓书昂然，他的鼻腔已是流血，他知道，他会不明不白地死在神宫了，但他仍是不屈服，他不肯向那十三个高僧低头，他不肯认输。

银喇嘛看着他，强大的压力在卓书身上，就是一块顽石，此时也成齏粉。但卓书不理他们，只是向前走。仍是一个不肯屈服的卓书，一个走神山担大任的卓书。

突地所有的压力都消失了，十三僧人看着他，银喇嘛说道：“大王保重，待你回来，须得给吐蕃神宫一个交代！”

卓书说道：“好！”

× × ×

倩倩自蜀中走出来，她要去哪里呢？

齐眉杨说道：“倩倩姑娘，要去哪里，你自说话，我的弟兄们都交待好了，我无事一身轻，自可以随你去天下游荡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先去看看回鹘。”

两人心里明白，倩倩与那个耶律重恩有仇，她是去报复耶律重恩的，他们两人互望一眼，说道：“好啊，便去回鹘，看看那个乱国，有什么乱的，也好趁伙打劫啊。”

队伍便出发了，一行竟有十几人，他们都是须小仙与齐眉杨的手下。

× × ×

耶律重恩的队伍走得很快，他们形成了一支很严整的军队，张俊跟着送他们到边境，一直无法下手灭掉他们。遥望着他们直入回鹘边境，张俊一叹，说道：“失去了时机，再也没有灭掉这西辽大兵的机会了。”

他也纳闷，原先在耶律重恩的指挥下，那支队伍也有乱时，如今耶律重恩不出面，病倒在军中，军中更是井然有序，据说是王妃红顶天带领这支队伍。张俊心道：原来是女流，可敬可畏啊。

看着耶律重恩走出大宋边境，张俊说道：“可以回朝了。”

× × ×

秦桧要死了，他真的发背痛，那背痛疼得他要命，高宗皇帝已是三次亲临他府中来看了。秦桧有一次握着高宗的手，流泪不止。高宗也悲声不胜，说道：“秦爱卿，你为大宋，为难了，为难你了。”

秦桧低声说道：“圣上龙恩眷顾，秦桧万死不辞。”

高宗说道：“秦爱卿有什么话说？”

一旁的秦熹想让父亲说，许他去做丞相，但秦桧看看高宗，不肯吐声。

高宗说道：“真的就没有什么自己的事儿要说吗？”

秦桧说道：“我一生做官得圣上眷顾，大是宠幸，此生足矣。我死后，望圣上能让夫人还乡。”

高宗说道：“建康不好，也是京都，浙江江宁不是大地处，夫人去了，大是孤寂，不若在此，与宫中嬷嬷可以时常一聚啊。”

秦桧流泪，他再也吐不出声来。待得高宗出来，秦熹伏地，泣不成声。高宗说道：“秦卿，你有何话说，直说无妨。”

秦熹说道：“从前有个安天大计的蜀中唐门主人，他叫唐逸，不知道圣上记他不记得？”

高宗皇帝说道：“记着有那么一个人。”

秦熹道：“圣上用金牌调他来，是他使坏，下了毒给父亲，方才能发毒痛的。就不是他，调他来京，也足可治父亲的痼毒。”

高宗皇帝毕竟是皇帝，心道：依我看，秦桧病毒攻心，方才有此症的，怎么能赖得上那个唐逸？再说唐逸去得多久了，岂能发病在人去几年后？但他偏袒秦桧，便准奏道：“好，秦卿所说，朕一定去做，明日下诏，要人去办。”

× × ×

秦桧夜里疼痛难忍，一睡时，便见到岳飞父子三人在他床前，张宪指着他说：“去地狱，好好理论一番，你个奸臣，做了奸人，还不承认？到了地狱里，你就完了！”

秦桧自忘了那是睡梦，他拍胸道：“我能讲，我只一讲，谁不相信？”

岳云大笑，说道：“你当地狱是人间，都是一些是非不辨的人？他们不听你讲，你在阳世间所做的一切，他们都是历历在目，过目不忘的。你那舌花粲然，也是无用！”

秦桧忽地出了满身的冷汗，心道：如真的不要我讲，我怎么能辩得过岳飞？

只见岳飞看着他，怒道：“奸臣，记得风波亭否？”

秦桧一惊，醒过来了，他叫声很大，惊得王氏连叫：“丞相，武丞相！”

秦桧睁大了双眼，说道：“我见了岳飞了。”

王氏说道：“胡扯什么？岳飞早就死了。”

秦桧喃喃道：“正是他死了，我才见到了他，要我去地狱里评理呢。”

王氏说道：“去就去，有什么了不得？你那口才，累死他也赶不上。”

秦桧喟叹道：“地狱里不让你讲话，只是看着你在阳世间的言行，他不许你自说，怕你黑白颠倒。”

王氏拍腿道：“现如今谁不黑白颠倒？哪一个人肯那么认真去查？你别作梦了，只要好好休息，你那背疮会好的。”

但到了天明，秦桧越发不行了，他昏昏沉沉，高宗皇帝遣人来问疾。秦桧不知来人是谁，只是哼着，昏沉而睡。秦熹说道：“请复命圣上，问一下那唐逸是否可来？”

那使官说道：“圣上着人八百里火急，去传那个唐逸。”

秦熹说道：“只怕来不及。”

那使官说道：“吉人自有天相，秦大人不必着急。”

秦熹看他那样子，分明是不着急，心道：如是我做了丞相，你这等人哪里有命在？但他脸上带笑，秦桧早就教诲他，凡事不躁不急，不挂在脸上。

× × ×

使官走了，秦熹与王氏守着秦桧，到了夜里，秦桧忽地醒了，他的神志十分清醒，看着王氏，说道：“我一辈子都拖累你。”

王氏流泪，说道：“你也给我荣华富贵。”

秦桧一笑，心里视那富贵如粪土了。他心道：我要能再活下去，宁可不做丞相，去做个平民，真少些烦恼。但他不说，只是看着秦熹，说道：“你想好好活着，还是想一

荣一枯？”

秦熹跪下，说道：“望父亲大人教诲。”

秦桧说道：“我一生做官，一力主和，也算是做了大事。南宋能有一两百年的和平，那就是我的功劳。可是天下人不会说我好，我只是个奸臣，在朝堂上，久占都堂，闭塞贤路。你说那是不是一句混话？”

秦熹说道：“是混话，是混话！”

秦桧一叹道：“那不是混话，那是真话。但真话也是混话，你要久占都堂，自是得闭塞贤路。要是你天天推送新人，你还能久占都堂么？做臣子的，像是女人，得天天常新，不能日久色弛，那还怎么能固君宠？”

秦熹跪着哭泣。

秦桧说道：“你只有两条路，第一条是，告老还乡。”

秦熹一哭，说道：“父亲，孩儿并不老啊。”

秦桧说道：“如我一死，你便是老了，难道这一点你还不明白？”

秦熹只是叩头，再不说话。

秦桧说道：“再有一条路，就是你得做了丞相，不然你也只是死路一条。”

秦熹一听得秦桧说知如何做丞相，他便精神一振，他心道：我父做丞相，叱咤风云一生，我不做丞相，怎么甘心？只是如何能做得丞相，可是得请教父亲了。

他跪下问道：“父亲，我如何能做得丞相，请父亲教我。”

秦桧说道：“你要不做官，或可保命，你要做官，一家都可能被诛九族，你明白吗？”

秦熹此时，无论秦桧怎么说，他也不信，心道：你做官时，我也知道那秘诀，我也得你真传。要我做官，难道就真个不如你？就是不如你，我也能做一个好丞相，也会上承君宠，下邀群臣。这有何难哉？！

秦桧看着他，说道：“我一死，高宗皇帝必不会再占皇位，他得让太子做皇帝了。”

秦熹一愣，心道：高宗皇帝虽说年纪大些了，但他不会放弃皇位的，怎么会让太子做皇帝？

秦桧说道：“我死，便是高宗皇帝帝位的兴旺日子过了，得再改新桃。高宗皇帝不会朝令夕改，但他的太子会，你懂了吗？”

秦熹说道：“父亲要我去讨好太子？”

秦桧说道：“你得主战，一改我平时主张，力主去与金人开战，那样或许你会当得成丞相。”

秦熹不明白此理，他看着秦桧。

秦桧说道：“你要主战，太子听你的，你得上策，你要有好的计策，你知道如何能胜金人吗？”

秦熹自不知道，秦桧再说道：“自古臣子功高必震主，金邦狼主对答罕十分客气，并不是好事，你要明此理。”

秦熹说道：“儿子明白了，我要教他更惧答罕，大宋只须看得起答罕，不把他看在眼里，他便怒气更大了。我再离间他一下，更好。”

秦桧说道：“离间要讲那个‘间’字，你看那间隙大，他看那间隙小，只有他看那间隙大，你才会成功，你懂吗？”

秦熹大哭，伏地拜道：“父亲，你教诲我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”

秦桧说道：“我死后，你第一件事便是要圣上杀了那个唐逸，他要活着，于我秦家不利。”

秦熹叩头再领教，秦桧说道：“我只觉得背上的痛疮是他下的毒，但也可能不是他，他很久没来中原了啊。”

秦桧再对儿子说道：“我有一个人，他是我的杀手，你要他杀死我名单上的人，当我一死，这几个人必得死！”

秦桧示意王氏从他的枕下拿出名单来，秦熹一看，那名字上的第一个人便是娄寅亮，再下面是韩世忠等一连十五人。

秦桧说道：“请他来。”

那人进来了，他站在秦桧的床前。

秦桧说道：“他是我的杀手，你可以看看他的真面目。”

那人缓缓摘下他的面罩，秦桧看着他，说道：“他是江朝上最有名的人，他的名字叫做忘世道人。你要他去做什么，他会替你做的。”

秦熹看着忘世道人，问道：“我父亲的背疮能医得好不能？”

忘世道人看着他，再看看秦桧，摇摇头。

秦熹大叫道：“你说，是不是那个唐逸害的？”

忘世道人冷冷道：“不是他，也是他。”

秦熹点头，他再跪下叩头，说道：“父亲，我便去找那个太子，看他怎么说。”

秦桧点头，那意思是说：你去吧，你去吧，如果我真的死了，你还来不及做这些事呢。

× × ×

秦熹出了门，乘上了轿子，命轿夫赶快去东宫。

那些轿夫也纳闷，平时秦大人最乐意去的地方，自然是国子监，此时怎么去了东宫？莫非是太子眼下有何事要召他去？

看看轿子到了东宫，秦熹说道：“等我，我只与太子一谈便归。”

× × ×

正在秦熹拜会太子时，秦桧的嗓眼有些腥甜，他哇地吐一口血，说道：“我命不长矣。”

王氏说道：“丞相，你要去了，我怎么活？”

秦桧说道：“我自体会，你也活不许久，人操那么多的心，怎么能长寿？”

两人唏嘘，竟是相对而泣。

王氏道：“丞相，还有什么话要吩咐我？”

秦桧说道：“你是女人，我在世时，你说话我听。但我不在，你休去扰人，你不能左右天下，也不能左右朝政，你只是呆在家里，休要再干预政事，小心杀机，再就是如果圣上用莫其奇为相，便不能夺，他是会保你的，至少会保我秦家无恙，如是娄寅亮为相，我秦家不保了。”

王氏说道：“如何能得娄寅亮不为相？”

秦桧叹息道：“难啊，难啊。”

他背上的痛很大，跳得心也一滞，他不能躺下，只趴着，许久不曾好好一睡，他叹道：“人自做恶事，便多些磨难，不如不做亏心事的好。”

王氏说道：“难道都是你做下的事儿吗？”

秦桧叹息道：“人不会念圣上，只会念我，世上无昏臣，只有奸臣，像是君王都是傻子，都听奸臣的，须知你说话，对了他的脾气，他才听啊。”

第三章 步步是错

秦熹面对着娄寅亮，也面对着太子，他说不出话来。如果是秦桧，即便是当着娄寅亮的面儿，他也能侃侃而谈。可太子也不会给他一个机会，与他单独面对。

太子问一句：“太师如何？”秦熹便恭敬地奏了一回，但看看太子神色，根本不在意秦桧是死是活，只是自顾与娄寅亮谈那李白一首《将进酒》如何，太子说道：“他写时也满腹牢骚，竟是大有颓丧之心，不愿再睁眼看人，那心志大是不妙啊。”

娄寅亮说道：“士子仕途，一向都是错失，人心沦丧，早晚当哭，哪里有几个岳元

帅，一生只图个报国。”

太子大声道：“他报国无门，你强他做什么？我要当皇上，便要让他做一个参政知事，看他能有什么作为，说不定还是一个奸臣呢。”

娄寅亮摇头，说道：“不能不能，你污辱诗仙。”

两人放声大笑。

看他两人，竟是旁若无人，根本不把他秦熹看在眼里，他心里恨恨。

从前秦桧当太师时，太子与娄寅亮对他也不敢小觑，就是不恭敬，也不敢对他如此轻视，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。

× × ×

秦熹呆了许久，见真是插不上话，他告辞出来，再回秦府，他忽地知道，如果秦桧一死，他再也不能在朝中专横跋扈了，他赶回去，再向父亲讨教，如何对娄寅亮等人赶尽杀绝。

他赶到了秦府，忽地看到府前的人正在摘那大门上的匾额，他惊问道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

秦忠流泪道：“太师病故了！”

秦熹跌跌撞撞进了门，他跪在地上，叩头出血，叫道：“爹啊，爹啊！”

他流泪不止，一旁的王氏说道：“秦熹我儿，你爹临终前告诉我，要我告诉你，朝中人对你会全都白眼，你还是告官辞去吧？”

秦熹说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

但他看着桧那死后的遗容，心里恨道：那些人想欺我头上，我怎么能让他？我是谁？我是秦桧的儿子，我是秦熹！早晚我必有一日，要那个娄寅亮也在我眼前低头，要他再不敢抬头看我！

他恨恨地问道：“那个忘世道人在哪里？”

王氏说道：“你父亲说，从今起，他天天会跟着你。”

秦熹心里稍定，看来父亲也安排了后事。

× × ×

他去见那个忘世道人。

他问：“你为什么跟着我父亲，你不知道他身后会得万世唾骂吗？”

忘世道人冷冷道：“他救了我的父亲，再救了我的妻子，我的儿子也是一个举人，他做了高官，我的孙子也得了安康日子，你说，我该不该感谢他？”

秦熹顿时明白，忘世道人是江湖人，而他的儿子与孙子从今不再涉足江湖，过着其乐融融的日子，他不谢秦桧，会再谢谁？

秦熹再问：你宁可一死，也要报此恩？”

忘世道人说道：“没有太师，我一家人皆死，有了太师，我一人死，何足道哉？”

秦熹说道：“杀了娄寅亮，不问什么原故。”

忘世道人道：“好！”

× × ×

唐逸到了京师，就去蜀江酒楼饮酒，他把杯子一摆，两条筷子一撂，便表明他是蜀中唐门的人，那跑堂伙计一见，便叫道：“客官，要看酒，里面请。”

唐逸便来到楼上，一直到了里间，看到五六个唐门人。他们见到了唐逸，都来请安问好。

唐文问道：“逸哥来京都做什么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奉诏而来。”

唐文说道：“秦桧老贼死了。他是昨日死的，到了晚上，满京城都放鞭炮，我听得那爆竹声，知道是老贼死了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真便宜了他，不曾被我毒死。”

唐文说道：“前几天听得有人说，要抓唐门的人，说是唐门的人毒倒了太师，我一想便是老贼的主意，正要报与逸哥，谁知道诏书竟下来了。”

唐逸苦笑道：“京师一有风吹草动，皇上便想到了我，我来京师几次，都是奉诏而至，看来我与老贼真是有缘。”

唐文说道：“逸哥这次来，要小心些，老贼对我唐门没甚好心。”

× × ×

忘世道人走出了秦府，他是忘世道人，真是不能忘忧，如果真能忘忧，人生再复有何求？

他要去杀姜寅亮，他也知道姜寅亮是一个忠臣，但他不能不去。

他飞身到了姜府，那姜夫人正在坐等大人从朝内归来，待了好一会儿，便见姜寅亮进来，满面喜色，姜夫人说道：“街上卜卜砰砰放鞭炮，今儿个是什么喜期？”

姜寅亮喜动眉梢：“好教夫人得知，老贼死了！”

夫人不由大喜，以手加额，说道：“苍天啊，老贼终是死了！可惜他闹一个寿终正寝！”

姜寅亮说道：“我与太子说了，太子也说，时候不到，不是不报啊，早晚必还他一个结果！”

正说着，忽听得有人嘿嘿冷笑，姜寅亮大惊，叫道：“是谁？”

那人冷笑道：“秦桧的阴魂！”

忘世道人走出来，他看着姜寅亮，说道：“早几年你就必死，是秦丞相保了你的命，如今你还想再活吗？”

姜寅亮忽地拍腿道：“我懂了，老贼毕命，岂能干休，一应众臣都得被害！”

忘世道人说道：“姜大人，你自尽吧，算是对国事还忠，也算是对秦丞相去世表示的一点儿心意。”

娄寅亮大怒，喝道：“我就是死，也不与老贼有一点儿瓜葛！”

那忘世道人笑说道：“我自拿你去一个地方，让你死得干净。”

正说着，忽地有人说话，说话的是两个人。

一人说：“三哥，你说，逸哥说得对，这老杂毛是与奸人勾结，我们不杀他，他岂不要作害忠臣？”

另一人说道：“我们宰了他，让他再也害不到好人。”

× × ×

站出来两人，一个是黑衣冷峻的青年，一个是老人。

两人看着忘世道人，指他道：“你是恶人，须得死在此处。”

忘世道人一看，便知道两人是唐门中人，他冷哂道：“什么时候一群小子也管起我的事儿来？”

那老人道：“你知道不知道唐十二，在唐门我是长辈，我叫唐十二。”

忘世道人冷冷道：“你那个狗屁唐门有什么了不得？何况连名字也叫不响，只叫个一十二的，有什么了得？”

老人一怒，便欲动手，忘世道人一扑，直向他两人扑来。

老人射出三枚暗器，其中两枚是铁蒺藜，一枚是铁相思刺！

相思入骨，不死不休的铁相思刺！

但那三枚暗器到了忘世道人面前，竟再也无用，被他挥袖一拂，便是无踪。

忘世道人大笑，说道：“这种雕虫小技，也拿来与我动手？”

他逼过去，一步步不慌不忙逼向两人。

那年轻人比老人有本事，他只待忘世道人一跃，便出手那十几枚暗器，但忘世道人不动，他如何动？忘世道人并不是不动，而是如深渊峙岳，步步逼近。

如待得忘世道人到眼前，怕他不立成死人？

但他不能动，苦在心里，阵阵冷汗自心内出。

× × ×

正在危急时，忽听得有人说道：“忘世道人，你该仍装是救世主样儿，别跟老贼跑。”

门前笑吟吟倚门而立的，不是唐逸是谁？

忘世道人一见是他，不由更是恼怒，大骂道：“别人怕你个混蛋，我却不怕！你有什么本事，亮出来好了！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这种人，休装好人，装什么忘世？你只是一个混蛋！”

忘世道人冷冷道：“我是你师父，你也骂我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坏了我九位师父的名声，我不骂你骂谁？！”

忘世道人说道：“唐逸，我要出手了！”

他扑向唐逸！

但唐逸不动，只是一喝道：“我不与你动手，休再让我误伤一个师父。”

忘世道人更狂，叫道：“那个什么狗屁活佛竟说动了老和尚，才有那十位师父陪你玩。我不玩了，我要杀你！”

唐逸轻声说道：“你有家室，有妻子，还有儿子，更有三个孙子，小孙子才刚刚满月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忘世道人忽地扬起了头，说道：“我忘了，我忘了，我没有家，我只是一个道人。”

唐逸忽地轻声说道：“秦桧已死，你不必那么卖力了。他那时对你如何好，也只是要收买你，莫非你不明白？”

忘世道人瞅着唐逸，恨意填胸。

唐逸再说道：“唐门的人都在你家周围，如果你对唐门的人不利，你想想看，猛地一家子全都死了，连鸡啊鸭啊狗啊什么的都死了，人就更死得一个也不剩了，你想想看，白白胖胖的小孙子也死了，是让他的爷爷害死的，因为他的爷爷做了恶事，人家要杀他

全家，了不得啊。你说是不是？”

忘世道人低下了头，他有根不能动的弦。那是心弦，不能触动。

娄寅亮看忘世道人进退两难，便也来说他：“你要知道，老贼一死，圣上的恩宠便差了，早晚秦桧必是独夫民贼，你跟他有什么好处？莫不如弃暗投明。”

× × ×

有说话声传来：“他不会弃什么暗的，原来他就总在暗中，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！”

在房脊上站着的，长衣俊逸若仙的，不是大悲禅宗是谁？

唐逸一见大悲禅宗，顿时大喜，他跪下道：“师父，你的耳朵好了？”

大悲禅宗笑说道：“我的耳朵好了，多谢你惦念。”

唐逸看着大悲禅宗，说道：“师父，你下来好了。”

大悲禅宗不下来，他说道：“忘世老道，我们走吧。”

忘世道人也知，今天就是他再想杀死娄寅亮，也是不能了，有唐逸在，他就不能得手，何况还有一个性如烈火的大悲禅宗。他长叹一声，一跃而上，直上房脊，与大悲禅宗一起飘逸而去。

× × ×

娄寅亮看着唐逸，说道：“总得你来救我。”

唐逸笑说道：“你也忘不了我。”

两人携手进屋，叙礼而坐。

娄寅亮说道：“昨夜老贼秦桧死了，京城一时酒贵，人皆大醉，吐了口恶气，我与太子也欢饮几杯，因此醉晚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又接诏来京，不来不行，看来又是老贼的主意了？”

娄寅亮道：“老贼自以为那背痈仍是你下毒所致，怕得要命，一要解毒，二是不想死，便请圣上下旨，请你前来，要你救治。不想你来晚了，他一命呜呼。”

唐逸大喜道：“老贼死了，我岳大哥也会高兴。”

娄寅亮说道：“京城都沸沸传言，说是老贼夜梦岳元帅，与他地狱对案，又惊又怕，方才一命呜呼的。他临死不留念想，除我之外，必是想除去京城与外官忠良，以害大宋，公子要小心防他。”

唐逸道：“依大人看，他会害谁？”

娄寅亮说道：“我是要必死之列，再有就是韩世忠等人，他必对他们下手，当年他害岳元帅，韩世忠夫人梁红玉曾以马鞭指着他的鼻子骂，他不害梁夫人，怎么罢休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唐门的人遍布天下，娄大人能不能写下这些人的名称地址，我传令唐门人严加防备，不让人乘机害他。”

娄寅亮大喜，说道：“这些人都是国之栋梁，如果能保得住，来日太子的太平天下有望了。”

当下写下一张字纸，却也有二三十人，拿了与唐逸，再三告诫，要他小心。

× × ×

卓书正在此时走进了唐门，他大摇大摆叫道：“叫唐逸出来见我！”

唐连说：“逸哥去了京城。”

卓书皱眉道：“我要来，他去了京城，分明不把我看在眼里。”

忽地有人轻声而笑，说道：“卓书公子来，有失远迎。”

卓书不用看，也知道那来人是阎可怜，他说道：“可怜姑娘仍是寄人篱下吗？”

阎可怜说道：“‘忘忧屋’的姐妹们都帮唐公子做事，我也不能例外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何不说成‘忘忧屋’因你为唐逸做事，所有姐妹都不例外？”

阎可怜问：“卓书公子远来，有何要事？”

卓书说道：“我为青青姑娘做手术，治她疾病，请代为致意。”

阎可怜说道：“青青姑娘走了，公子何不自去找她？”

卓书惊诧道：“她会走了？”

阎可怜说道：“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，公子自己种下祸殃，早晚要报。”

卓书慢慢说道：“难道我怕她吗？”

他向外走，唐连一应众弟子怒目而视，阎可怜道：“公子如见了青青姑娘，还望手下留情。”

卓书大笑，笑得狂傲：“留情，留情，单只是姑娘这么一说，我使得留情。”

× × ×

卓书走了，唐连问道：“阎姑娘，为什么不杀了他？”

阎可怜说：“你们杀不死他，只会死去许多弟子，那又何必？公子不在，你要小心！”

正在说话，忽听得大门处人声沸腾，有人来报：“匡哥说，有人送来了老爷子的尸体！正在门外等候！”

阎可怜顿时脸色惨白，她看着唐连，说道：“怎么是好？”

唐连说道：“我们去看。”

一时带齐十几个唐门弟子去门前看，只见远远的停柩车上，果然有一高高的紫木棺材。赶车的是一个老人，站在门外的，却是一个年轻人，他拿着拜帖，说道：“敝上致意唐逸公子，要他手下留情，不然天下唐姓寥寥矣。”

唐连拿过那拜帖，忽地失声道：“有毒！”

那唐门弟子全都大惊，人人躲开，唐连当时倒下，叫道：“杀了他！”

一时暗器纷纷射向那年轻人！

那年轻人大叫道：“不要射我，快射唐六！”

他身子一飘，身形疾快，到了棺材面前，那些暗器都打在棺材上，叭叭作响。

那年轻人却是飘身而去，阎可怜追去，一追到眼前，那人笑说道：“何不对活佛说去？”

阎可怜身形顿了一顿，那人便走了。

赶车的老人身子却慢，他叩头道：“不干我事，他给我银子，要我赶车，他事我皆不知。”

阎可怜说道：“快将唐连抬去堡内，我来救他。”

一时忙乱纷纷，也顾不得那老人与那逃去的年轻人了。

唐门弟子命人将棺材拉入来，他们要看看那棺内的尸体。

阎可怜要他们小心在意，便做了防备，人皆躲得远远的，着人开棺，打开棺材，一看果然是唐六，死得脸色青青，显是中了毒，棺材内涂满了字：“你毒我，我毒你。”只看那些字横横竖竖，到处都是，只看得你你我我，毒毒毒毒，大都是毒字。

众弟子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第四章 各揣心腹

摆上了灵堂，众人再供上祭品，唐连说道：“要是逸哥在就好了。”

众弟子也知，如今唐六爷的几个亲生儿女都不在家，他的灵堂设祭，就未免显得冷清了。

阎可怜说道：“我们先做，待得公子回来，怕来不及了。”

唐连说道：“反正他们对老爷子用了毒，我们何不再用毒，以保住老爷子的遗体，等待逸哥回来？”

阎可怜说道：“依我看，要早早葬了老爷子，不然公子回来，必是会大大伤心，还是入土为安的好。”

唐连看看唐说，再看看定叔，清叔，突然说道：“还是请清叔与定叔作主好了。”

阎可怜一听要老人说话，顿时不语，定叔看看清叔，突地说道：“要等逸儿回来，

要他看看。还得找那三位小姐，派人去大理，报与二小姐知道。再着人去找青青与倩倩，她二人能回来最好。待逸儿回来，我们便要他作主，是葬是等，他说了算。”

众人一致同意定叔的意见，阎可怜也不再说了。

唐连看她，心里突生怪想：她是外姓人，一向最知道轻重，这一次怎么那么认真得要葬六爷？莫非她有什么不对？但转念一想，她是逸哥的知己，人都说她早晚是逸哥的妻子，她愿意进言，也是应该的，但她从未如此认真地劝说做什么事，这态度便有些不那么妥当。

众人正在灵堂内忙，听得堡内忽有人惊呼：“后堡着火！”便见火势极大，原来是后堡的粮仓着火，一时忙去扑火，待得人都赶回，见灵堂上的匾额都被涂鸦。“千秋彪炳”四个大字被改成“千秋彪病”；“万古留芳”被改成“万古留茅”；再是许多文字都被乱涂改写。

唐连说道：“不好，有人进来了！”

× × ×

便听得许多脚步声，有人朗声笑道：“是啊，有人进来了，进来的人还不少呢。”

走在前头的是少林方丈澄净，后面是武当的无为道长，再后面是素女心心、快乐门主，大欢喜佛、疯士，魔刀，跟在他们身后的是各派人物，有许多少林僧人，他们一进屋，便围住唐门弟子。

少林方丈澄净大师说：“我们此来，是要拆毁唐家堡子的，你们唐门的人听着，因唐逸多是作恶，我们不能容他在江湖上胡做非为，特来捉他去少林后山面壁谢世。”

唐连大声叫道：“我逸哥做下什么恶事，你说出来好了。”

无为道长说道：“他当面弑师，杀我师兄无名道长。”

疯士说道：“他杀了双修夫妻，再杀了双修佛夫妻，最后他也杀了百姿与莫松。至此，双修门一门死在他手。”

澄净大师叹息道：“他做下的善事，竟不如他作恶更多，此等人便是妖物了。我佛慈悲，我必拿他去后山，要他面壁思过。”

无为道长说道：“如他不服，我等便诛杀他！”

阎可怜看看众人，见素女心心不语，她问道：“素女，你也是唐逸的师父，你也要拿他去少林？”

素女心心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要问一问唐逸，他是不是真的杀了莫松与百姿？”

无为道长大怒，叫道：“素女，你再休袒护那个凶徒，他当面杀死了师父，人人看到的。你就是他的师父，也护不得他！”

素女心心皱眉道：“要他是杀了你，我便护着，只是杀了无名老道，有些不当了。”

魔刀说道：“他没杀我，我便认他是徒弟。”

疯士大叫道：“魔刀，你那刀已碎，你人也糊涂了，莫非是非不辨了吗？”

魔刀说道：“我看他行事，不像你说的那么疯，他一定是心有苦衷。”

疯士冷冷道：“有什么苦衷，要杀几个师父？而且还连师门同门也全不放过。他必是一个恶魔！”

阎可怜说道：“是谁杀了他的父亲？”

场上的人都面面相觑，他们谁也不肯承认。

阎可怜道：“想必是你们的人做下的，原来唐六爷就在你等十大派的护卫下，如今他也死得不明不白，你们也知道，唐公子与你们十大门派有约，他的父亲不能暴死，他的三位妹妹不得出事，你们哪一条做到了？”

无为道长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他父亲死了，是有人暗算，我们没看管好，有什么了不得？他本来就是一个恶魔，人杀不死他，杀了他父亲，也是可能。”

阎可怜突地气势逼人，她看定无为道长：“原来武当就是那样做人，杀不了唐逸，便杀他的家人吗？你们要有本事，便等他回来，与他一决，何必乘他不在家时，骗开人

家堡子的城门，冲进来要灭人家族？”

魔刀说道：“我可不是来杀人的，我只是来看的。”

素女心心说道：“我不会杀人，我要看看唐逸是不是做了坏事。”

大欢喜佛说道：“他做了坏事，我再杀他也不迟。”

阎可怜看看他们几人，突地揭短道：“你们几个人已是杀不死唐逸了，难道你们不信这一点？你们的本领比起他来，已是差许多。你怕他势大，便乘他去京都时赶来，要灭了唐门。但唐门不会灭在你们手里，你们就是杀多少人，也灭不了唐门！”

疯士狂叫道：“怎么灭不了？我们早晚会灭了他！”

阎可怜叹息道：“当初你们有人保证，唐逸不会出事，但那人不在，你们竟要出手灭了唐门，看来你们是失信了。”

澄净大师忽地惊问：“施主此话怎么讲？”

阎可怜说道：“你们有一个人，他叫山中活佛，他在哪里？他说过，如果唐逸作恶，他会诛杀唐逸的，他会灭了唐门，为什么他不出手？”

澄净大师语塞，他是听了无为道长的话，方才与几大门派的门主一齐来唐门的。此时听到了阎可怜的话，似有几分道理，他说道：“好，我便呼唤活佛，他如来对我说话，我与他分说，要他答应，我们自来处理此事。”

他在心里默念，便呼唤活佛。

但他呼唤了几次，俱无回音。

澄净大师道：“没有回音。”

疯士大怒道：“活佛不出面救他，便是他无理，他无理，活佛怎么救他？我们几人都是听你老和尚的，人人自残自禁，方才让他在江湖上称雄的。如今我们也不听你老和尚的了，什么山中活佛，他是什么东西？他要是无理，何不出来与我们说话，藏头掖尾的，算是什么？我们不再听他，只是灭了堡子！”

唐连说道：“你们敢！”

澄净大师说道：“你们听着，唐门的弟子人人在监守下，你如是动手，只是一死。莫不如放下暗器，让人废了你们的武功，再去谋生。”

唐连怒道：“胡说！你敢动手，我们便与你们拼了！”

阎可怜说道：“如果真要动手，我们二十几位姐妹，与唐门站在一起！”

澄净大师道：“阎施主，你不必与他们搅在一起了，你们还是走吧。”

唐连对阎可怜说道：“可怜姑娘，你还是走吧，告诉我逸哥，我们死在这里，也是唐门弟子，告诉他，要他报仇，看着这十大门派的人，看准他们，一个也不留！”

唐连的眼光恨毒，——看去，除了澄净大师外，人人看得到他那怨毒的眼光，心里颤栗：他是真个对十大门派恨透了。

只听得唐连说道：“我们唐门原本是好人家的，自你们把逸哥毒坏了后，我们唐门像是玩偶，到了你们手里，你们愿意怎么摆布便怎么摆布。我们唐门是死人吗？我们成了你们的杀手！安天大计，狗屁！你们只是要我们做你们的走狗！我逸哥不听你，你便要杀他！好啊，杀吧，我们唐门有的是人，你们杀好了！”

疯士大怒道：“莫非我们杀不得你？！”

他一怒冲上，去杀唐连。正要动手，面前硬生生站了一个俏焉美人，她是阎可怜，她说道：“你要杀人，先得杀我。”

那“忘忧屋”的二十几个姐妹也站在唐门弟子前面，那可心更是护住唐说，说道：“让他先杀我，再杀你！”

疯士回头看看众人，他冷笑道：“澄净大师，莫非你没主意了？”

澄净大师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少林罗汉阵，动手！”

× × ×

双方便动了手，唐连等人一见十大门派一心要灭唐门，此时为护唐门，也顾不得许

多了，暗器便飞起来。那暗器一沾上身，便有少林僧叫声凄惨，倒地而死。少林僧人大叫：“杀我师弟，拿命来！”

魔刀与素女看着，知道无幸，他两人退出去，远远看着。素女心心说道：“如果唐逸有罪，这一次后，会更有罪。”

魔刀突地抓住素女心心手，说道：“此时紧急，你要告诉我，哪一个人是山中活佛！”

素女心心说道：“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。”

魔刀恨道：“你说出来，我去找他，也许唯有他才能救这些人的性命！”

素女心心叹气：“要是他能救，他早就救了，看来唐门该有此难。”

两人看着，那些少林僧人围住了唐门弟子，尽量靠近些，不让他们出手暗器，一旦有时机，便把他们点倒，一时有人砍翻一个唐门弟子，那弟子受伤甚重，腿也被砍去，他悲愤叫道：“逸哥，杀了十大门派，为我报仇！”回手一扔，把一枚铁相思刺扔入嘴里，当时暴毙！

再有一人冲来突去，叫道：“唐连，唐连！”

唐连同三个少林僧人血战，他与那三僧人的武功相若，自是险相环生！那僧人道：“你是少林叛逆，回去受罚！”

唐连说道：“要是知道少林加此不问青红皂白，我早就自废武功了！”

那僧人喝道：“你如今自废武功，为时不晚！”

唐连说道：“你杀了我，我自然废了武功！”

四人战在一处，唐连时时受伤，但他如虎吼狮搏，一心搦战，那三僧人一时也奈何不了他。

疯士在众人中，一见有人要出手暗器，便对他出手，他出手极快，一会儿点倒一人。

魔刀站在远处，说道：“我要走了，看他们像是宰羊，我心里不忍。”

定叔与清叔早就吓得呆了，他们两人不会武功，站在那里发呆。疯士远远看到，飞身过去杀人。

正要下手，突地有人笑说道：“人家不会武功，你也要赶尽杀绝？”

拦他的是素女心心，她满面是笑，但笑含杀机。

疯士不愿与素女翻脸，说道：“我怎么知道他不会武功，他又没喊他不会？”

他再扑过去杀人。魔刀说道：“真是可怜，如果唐逸在场，他们哪里有这么便宜？”

素女说道：“少林僧人一向正义，今日看去，怎么那般卑琐？”

魔刀叹气说：“人心不古，人心不古了！”

两人飘然而去，他们带走了清叔与定叔。

欢乐门主与大欢喜佛竟是不知如何是好，他两人看着，心道：原来活佛要弄出一个毒门来，谁料得毒出这么多的麻烦来？看来未能料事在先啊。

唐连此时被三个僧人围住，他们三人拿住了他，唐连大吼道：“我要宰了你们，我恨不能生吞了你们！”

他吞下了铁相思刺，叫道：“姓唐的人，要记着报仇啊！”

他把那口咬向那少林僧人，那两人不防，虽说是抓住他的手，但他手一弯，便把那破手的血手抓在少林僧人脸上，说道：“与我一起死，下黄泉！”

那三个僧人都是倒地，他们找不到解药。原来唐门的人早就把解药都丢在水池里，让人再也找不到。

唐说与可心以背相抵，可心说道：“公子，你能不能走？”

唐说道：“就是死剩最后一个人，我也不能走。”

可心说道：“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”

那一边少林僧人把二十姐妹围在一起，阎可怜被困在正中，她呼叫道：“十大门派的人听着，你们如此做，早晚会后悔的！”

但在喧声大器中，她的叫声有谁听得见？少林僧人也奉命，只把她们二十几人围住，不能格杀。她们冲突来去，均不能冲出包围。

疯士在阵中拼命杀人，他助那些僧人拿住唐门的人，一会儿擒住许多。唐说叫道：“我杀了你！”他直扑向疯士！疯士手一撤，便拿住了他的腕子，说道：“你的本事差太多了，你是不是跟大欢喜佛学艺？”

一旁的大欢喜佛大叫道：“王八蛋，你敢对我口吐污言，看掌！”

大欢喜佛一冲去，像是一个肉团，直扑向疯士！

疯士心道要糟，忘了他也在场，他说道：“我只是说你徒弟，又没说你，你出声做什么？”

大欢喜佛说道：“我早就看你不顺眼，我要与你比试比试！”

无为道长看着那被抓住的唐门人，心道：拿他们到少林，哪一天唐逸来了，还得放出，不如杀了好。他叫道：“诛杀恶魔，不必留情！”他一剑刺死一个唐门弟子，再一剑又刺死一个。武当派的弟子明白掌门人的心意，也跟着杀人。

澄净大师听着不对，叫道：“切莫杀人！”

但也晚了，只听得快乐门主叫道：“无为，你真卑鄙！”

他冲来与无为动手。

澄净大师说道：“还有抓来的多少人？”

少林僧人报说道：“还有五六人。”

澄净大师心道：抓住的二三十人都死了，看来唐门一门也很烈性。唐逸回来，这仇不可绺了，他悲声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疯士大叫道：“住手！都听我说。”

众人住手了，听他说话。

疯士说道：“我们挟愤而来，没想到会灭了唐门……”

阎可怜大声道：“你只想灭了唐门，你只想这么做！”

几个姐妹大放悲声，她们没料到，十大门派所托的江湖杀手唐逸，竟会得此下场。

疯士说道：“要灭唐门，最先要灭他的暗器，他们制暗器的地方，是在那溶水洞内，我们去那洞内，杀光他们的人，把他们的暗器全都销毁，不然在江湖上祸患不小。”

澄净大师有些迟疑，无为道长说道：“大师，正所谓一不做二不休，我们不杀光他们，将来十大门派永无宁日。

如今说什么也由不得澄净大师了，他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好，我们去吧。”

× × ×

众人到了洞口，那澄净大师说道：“唐说，你来叫他们，叫他们都出来，我保他们性命。”

唐说冷笑道：“你算什么，你说话还会算话么？”

澄净大师本是少林方丈，德高望重，此时被他一斥，竟是说不出话来。

唐说被推至洞口，他叫道：“洞里的兄弟听着，十大门派又来杀人了，关闭洞口，等逸哥回来，要他为我们报仇！”

无为道长狠狠一剑，砍去他的一臂，叫道：“你再叫，教你性命全无！”

唐说一疼，倒在地上。

那可心在一旁看了，泪流如雨，她叫道：“无为，我要杀了你！”

她扑向无为，无为一急，剑一顺，正刺在她的乳上。

可心倒下了，她说道：“唐说，我护不住你。”

可心再看看阎可怜，说道：“屋主，我不后悔，我不后悔！”

俏生忽地高叫：“无为，我不知道别人，但我与你血战到底，我只要不死，必杀你武当派！”

笑靥不笑了，她也站出来说道：“我也要杀光你武当派，除非你杀尽了我们！”

阎可怜不动，她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那些姐妹都站在俏生与笑靥一旁，她们同仇敌忾，宁可与敌人血战到底。

唐说大叫道：“洞内的人听着，他们要夺我唐门的暗器，想睡一个安稳觉，你们记着，不要让他们得逞！”

唐说正说，疯士一拍，正拍在他后心，他吐一口鲜血，人向前栽倒，顿时气绝。

疯士杀了唐说，正解恨，忽听得那五六个被抓的唐门弟子叫道：“灭我唐门，诛杀九族，灭我唐门，诛你九族！”

众口一声，把场上的人喊愣了，澄净大师心道：“阿弥陀佛，看来江湖血劫，在所不免，唐逸一回，势必会杀人，那时十大门派怎么办？他本来不想弄成这样子的，但事已至此，他能奈何？他吩咐道：“洞内的人听着，我是少林的澄净，你们出来吧。”

六人再叫道：“少林秃僧，骗人不浅！”

洞内的人仍不出声，疯士说道：“用火攻！”

扔下去许多火把，再扔下去草，但那火一会儿便灭，原来那洞是大石罅，九曲十八弯，哪里怕什么火攻？再说那洞是水洞，里面满是流水，要浇这一点儿火，岂不是便当？

再用水灌，那水也顺洞里的流水流出来了，他们忙了许久，也是无奈。

无为道长命两个道士下去，只听得一声惨叫，便再无声息。

原来洞里哪儿都是毒处，只要不小心，便得毒死。

阎可怜叹道：“你们再休妄想了，就是你们都下去，也全都得死在洞里！”

第五章 离魂恨天

原来那洞有许多的出口，有许多出口在山中，且有隐秘机关，无为道长命拿住的几个唐门弟子说出那洞口秘处，那唐门弟子恨毒已极，叫道：“杀吧，杀了我，你便知道

那出口了！”

无为道长喝道：“当我不敢杀你？！”

唰地一剑，便杀一人。

澄净大师叹道：“无为道友，你为何滥杀？”

无为厉声道：“不杀光他们，必有后患！”

阎可怜远远说道：“人生一大劫，你武林一脉全都应劫，劫数便在唐逸身上。”

澄净一栗，他知道阎可怜此话有理，但木已成舟，怎么能挽回？想劝无为少杀人，但无为不杀光唐门精英，到时必被反噬，他怎么劝？

无为道长喝道：“洞内的人听着，你走出来，我们饶你不死，只要交出唐门暗器，再交出解药，我们便放了你们！”

一个被俘的唐门弟子叫道：“别听他们的，他们杀了唐连，唐说，三十几人只剩我们.....”

一个武当道士上前，掐住那唐门弟子的脖子，轻声叫道：“你叫啊，叫啊，叫得他们都听得见，你的命就保住了！”

他狠狠掐着，那唐门弟子翻着白眼，只是一会儿，便窒息而死。

“忘忧屋”的二十几人抬着可心的尸体，走向一旁。那武当道士不放她们，澄净大师道：“她们都是女人，且不是唐门中人，放过她们吧。”

无为道长厉声道：“你们听着，我十大门派放过你们，但你们不得再为唐门出力，否则决不轻饶！”

二十几人都看着阎可怜，如果屋主说一声拼，她们全都不顾性命，与十大门派一战。

但阎可怜说道：“抬好可心，我们走。”

风声，在昏黄的夕阳下，二十几个女人悄然离开了唐家堡。

大欢喜佛与快乐门主两人互看一眼，说道：“残杀一门，也算是他们正义门派的勾

当？我们走吧。”

他们两人飘然而去。

澄净大师说道：“无为道友，只剩下我们与疯士，看来这担子得我们三人担了。”

疯士昂然道：“杀光他唐门中人，我们怕什么？”

他再举掌，一掌拍死一个唐门弟子，对剩下的两人说道：“如果不说出洞内出口，我便再杀，说不说？”

一个弟子叫道：“不说，不说，早晚逸哥回来，你们十大门派必死！”

无为一剑刺死了他，再问最后一个弟子：“你说，洞口在哪里？！”

那个弟子冷笑，说道：“老杂毛，你看着吧，你这些人全都得死，武当派、少林派，全都应一个劫数，就像阎姑娘说的，你们都得死在逸哥手里，逸哥，替我们报仇！”

无为的剑刺不下去了，一个旁站的武当道士一剑刺死了那人。

找不到洞的出口，他们进不去洞。

无为叫道：“洞里的人听着，我们在洞口待着，你们洞里有水有粮，但也熬不多久，等出来时，我们便杀光你们！”

洞内沉默，他们也在等，等来的不是死亡，便是得救。

唐逸在哪里，他究竟在哪里呢？

× × ×

唐逸在京城很快乐，他与须眉、侍剑三人在楼上饮，喝得大醉，正在畅饮，听得侍剑说道：“公子，那是卓书！”

唐逸顿时酒醒，他说道：“他在哪里？”

侍剑说：“也在街头，身后跟着两个跟随，两人打着旗，上面写着，不对，上面写着……寻找唐逸。”

唐逸冷笑，说道：“他要找我？那好，那好！”

他醉意阑珊，向楼下走，说道：“好啊，是卓书，是卓书。”

× × ×

卓书真的在当街上看到了唐逸，他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唐逸，你好悠闲啊。”

唐逸大声打了一个饱嗝，说道：“有什么不悠闲？你知道不知道，那个老贼秦桧死了，哈哈！”

卓书说道：“你是不是很高兴？你是不是很快活？如果你听到一个很不好的消息，你能不能乐起来？要是你听到了两个，三个更不好的消息，你能不能哭？”

唐逸猛地盯住卓书，叫道：“有什么事，你说！”

卓书下了马，说道：“请我喝酒。”

唐逸心内焦急，他也知道卓书轻易不与自己碰面，哪怕是当面遇见，他也要躲过，这一次来找他，定有大事。但卓书不说，他怎么能知？

卓书说道：“我买舟直下，比上一次还快，要找你，就是告诉你一件大事。但你得请我喝酒，不请我喝酒，我怎么会告诉你？”

唐逸叫店家拿来佳酿，请卓书喝酒。

卓书很悠闲，说道：“你请我喝酒，就得喝足。再说你请人喝酒，自己不喝，怎么能行？”

唐逸无奈，就只能陪他喝酒。

卓书说道：“一个人没什么事儿，喝起酒来，分外好受，你要是听到了一个不利于别人的消息，而且那人是你的一个好朋友，你说，你去送消息给他，你愿意不愿意对他讲？”

唐逸看他如此卖关子，定是有大事，不然他不会像猫戏老鼠那样戏弄自己。

唐逸说道：“莫非是你能治好青青的病？”

卓书大笑，说道：“非也，我去了唐门，青青不在，我自是无法了。我不食言，她

不在，我再无法子了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有什么事儿，莫非你又要害我了？”

卓书指着他，大笑道：“你真糊涂，天下害你最狠的人是谁？你说？”

唐逸心一动，忖道：天下害我最狠的人是谁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是阎惜情？是她，她让我做这种人的。但在他心底里并不认可此事。

卓书说道：“你真糊涂，害你家破人亡的不是别人，就是那个从不露面的活佛啊。”

唐逸一震，头一次从别人口中听得此说，他大大震惊。

卓书一杯饮尽，说道：“我喝了这杯酒，你便不能消停了，你得赶回蜀中，去早了，还能见得到几个唐门的人，如果去晚了，唐门再无一人了。”

唐逸猛地扯住他的衣襟，叫道：“卓书，你胡说么？”

卓书说道：“你父亲死了，十大门派害死了他，灵车送至你唐家堡子，堡子迎进了车，也就被人打开了大门，正在夜里忙丧事的唐门被十大门派灭了……”

唐逸眼珠子通红，叫道：“还有什么？”

卓书道：“没什么了。去的是十大门派的掌门，杀你唐门的人，什么唐连啊唐说都死了。你唐门洞里的人在坚守，但洞外的人全都死了。”

侍剑叫道：“公子，公子！”

唐逸要气昏了，他看不清眼前的一切。

真的是那个活佛害苦了他，要他做什么安天大计的杀手，还答应他，照顾他的妹妹，照顾他的父亲，如今父亲也死了，唐门也被灭了，他还能做什么？

他心头一片空白。

须眉叫道：“公子，公子！”

卓书说道：“如果我此时杀你，你的两个女人还拦不住我，我是卓书，不愿做那件让人齿冷的事儿。我走了，你好好折腾吧。”

×

×

×

阎可怜带着二十几个姐妹把可心葬了，她对众姐妹说道：“我要出远门，去做一件大事。凡有事，则可避让，不能与人争锋，据我看，唐逸不会放过十大门派，江湖上必是会兴起腥风血雨，我们‘忘忧屋’要做的是，不能与人争斗，不能对人寻仇。”

一姐妹问道：“屋主，我们不能替可心报仇吗？”

阎可怜说道：“江湖如大海，你只是涓涓细流，一入大海，便不知所终，如果我们卷入去，怕身不由己，祸患大了。”

一姐妹恨道：“他们根本不把我们看在眼里，不给他们一点儿厉害瞧瞧，怎么显我们‘忘忧屋’的本事？”

阎可怜厉声喝道：“你们都听着，不要卷入江湖纷争，如今天下要大乱，你要再争，势必玉石俱焚！”

众姐妹见她志坚，便不敢再说。

×

×

×

唐逸看着卓书，卓书说道：“我要走了，你好自为之。”

唐逸怪异道：“他没出手杀我？”

须眉大骂道：“那个混蛋做事可恶，他心里有愧，怎么敢再害公子？再说公子的武艺那么高，他敢动手吗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喝醉了，再一昏过去，此时心志最弱，卓书是一个最善把握时机的人，他怎么会不懂？他不出手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”

卓书走了，他美滋滋地想：最好的时机来了，我会把握的。要是唐逸与十大门派杀个你死我活，卓书便有机会了。

唐逸要是杀了无为道长、澄净大师等人，那江湖上的正义派便没了力量。而且唐逸会成为江湖上人人得而诛之的恶魔。那时他再怎么办？或许他会被人驱赶至国外，那时

他卓书便会出头，收留唐逸，要他在国外再建毒宗，要他做吐蕃的奴才。

如果唐逸杀光了少林、武当派的精英，那更好了，大宋便成了一片废墟，来此建他的武学宗派，岂不是大好时机？

只要唐逸动手，卓书便是渔翁，有利可图。

× × ×

唐逸拜会娄寅亮，对他说道：“娄大人，我顾不上京都大事了，只能在走前去一次秦桧家里，对那个秦熹有所交代。”

娄寅亮略一沉吟，说道：“好，你去好了。”

唐逸出来，命十三弟子待命，他肃然道：“唐家堡有变，你们赶去买马，每人带三匹马，一路奔蜀。凡有所需，都购置齐备，路上不停顿。”

弟子应命而去。

× × ×

唐逸赶至秦府，门前的管家拦住他，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来吊祭的吗？”

唐逸笑笑，说道：“有重要事要报秦大人，可否有劳通禀？”

那门房斜眼一吊，看他那样子，官不像官，民不像民，文不像文，武不像武，心里有些嘀咕，但焉知他没有大事要见秦熹？他问道：“你有什么事儿，是什么人，说出来我为你通禀。”

唐逸一叹道：“眼看他人头落地，还如此狗仗人势，岂不悲哀？”

他转身便走，那门房一听，慌忙来拦，说：“既是有大事要见秦大人，容我通报。”

门房颠颠而去，须臾来迎，说道：“大人有请！”

唐逸见到了秦熹，秦熹初逢大丧，人亦无智，再无复往时的骄横。唐逸说道：“我只有几句话，你听着。”

秦熹看着是他，心内仇恨，眼里不由流露凶光，唐逸说道：“你与秦侏奏与圣上，

要我进京。你自去应对，如果圣上再找我，我必杀你。”

秦熹心道：人心不古，人心不古，他敢如此对我说话，要在往日，岂不就是一个死？但他是秦桧的儿子，心里仇视，脸面仍笑。

唐逸再说道：“如果我唐逸的大祸是你所为，我也要杀你。”

秦熹愣道：“你唐门有什么事，与我何干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要害姜大人，你要害许多忠臣，我知道你派的人是忘世道人，我已警告过他，如他杀人，我必杀你，杀你秦氏全家！就是你回了浙江海宁，我也杀你一家，决不放过！”

秦熹十分憋气，心道：我从未经此等事情，你一个小小平民，竟是再三对我威胁，要杀我，要杀我，我不杀你，你要杀我？但他无奈，只是眼睁睁看着唐逸训他。

唐逸冷笑，说道：“只要忘世杀人，我就杀你，你好自为之！”

× × ×

待得唐逸走开，秦熹叫来门房，上去就踢他一脚，问道：“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踢你？”

门房哭丧着脸，说道：“小人知道，知道。”

秦熹骂道：“像他这种丧门星，我躲他还来不及，你再叫他进来，我宰了你！”

待得那门房走了，王氏走出来，她看看秦熹，说道：“我儿，你不如乃父，你父亲做事，从来不这般张扬。”

× × ×

唐逸走出来，他命唐门弟子上马，急催赶回蜀都。他说道：“唐门有变，十大门派的人围剿我唐门，杀我兄弟，我赶回去，就是去拼命的，记住，一路上示警，命唐门人全都赶拔蜀中。”

一路赶奔。

唐逸对待剑说道：“你两人身体不如我们，不如你们慢慢走，待我们到了唐门，你

后赶至也好。”

须眉不待侍剑答话，便骂道：“你个臭男人，想甩了我们，休想，就是赶死了，也是你唐门的人！”

说到她是唐门的人，她再脸大，也不由羞得通红。侍剑说道：“你是唐门的人了？真了不起！”

须眉怒喝一声：“臭嘴，闭口！”

一路赶奔蜀都，见得那成都越来越近，唐逸说道：“记住要快，我先去了！”

他一纵下马，人奔如烟，须臾不见。

× × ×

侍剑叫道：“快跑！”

须眉说道：“我老公丢了，你着急什么？”

侍剑啐道：“我老公是你老公？”

须眉莞尔一笑，说道：“真是葫芦茄子搅不清，我老公你叫什么？”

侍剑回头，对几位唐门弟子道：“小心在意，已是近了成都界了。”

虽说两三天未合眼，但几人都是精神，须眉说道：“莫如我们稍歇一歇，不然到了唐门，这样子只好给人家宰了。”

侍剑说道：“好，我们下马，在路旁一歇，你们先眯一会儿，我守着。”

十几人下了马，坐在路旁，只倚在树下，便睡着了。

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睡着了，睡着了，醒醒，醒醒！”

侍剑也睡了，一惊而醒，看到眼前站了许多人。

那是十大门派的人。

他们都心一抖，看来公子扑空了，他们都离开了唐门，当先的是那个武当派的无为道长，他冷笑道：“都是唐门的人？”

侍剑说道：“不错，都是唐门的人。”

不等再说第二句话，无为道长便叫道：“既是唐门的人，杀！”

一场血战。真是可怜，十几个人刚才还在睡梦里，只是惺忪着眼，便被唤醒，一旦醒来便只能被杀。唐门暗器还来不及拿出来，只要戴上鹿皮手套，便可使出唐门暗器，但他们有的连手套都未戴上，便挨了一剑。

只是一会儿，便死了十几人。

侍剑叫道：“武当派滥杀无辜！我与你们拼了！”

无为道长冷笑道：“不滥杀无辜，只要是姓唐的人，无一能免！”

当下杀了十三个弟子，武当弟子问道：“师伯，要不要杀了这两个女人？”

无为道长说道：“放她们去吧，留下她们，也是那唐逸的罗嗦！”

须眉大骂道：“臭道士，你早晚不得好死！”

无为说道：“害死我师兄的人，也必不得好死！”

武当派的人扬长而去。侍剑流泪道：“怎么办？”

须眉大喝道：“什么怎么办？拿出他们的暗器，我们赶回去，去帮公子。”

第六章 杀手之恨

唐逸飞身来到了唐门，远远看到了唐家堡子，堡门大开，堡内的人在哪里？

他扑至院内，看着满院都是尸首，在门前，唐匝的尸体横在地上，看去中了十几剑，都是武当剑法。

再看身旁，有几个唐门的小辈弟子都死在那里，看来他们未等掏出暗器，人便死在敌手！

唐逸怒啸声声，人如疾雷，直奔后院。

看到那里有许多人，他们在收殓尸体。都是洞内的老人与孩子，他们是唐门的人，怒火烧灼着他们的心，他们的手在抖，他们的心也在抖。

唐逸来了，但他们只是抬头看看他，仍在收拾尸首。

唐说死了，他是自吞了铁相思刺，他身旁倒下了三个少林僧人。少林人也与唐门动了手？唐逸怒吼，在心内道：好啊，武当，少林！

再看唐连，他也死在当场。更有“忘忧屋”的可心，也与唐说死在一起。

一位老人说道：“唐逸，你过来看看。”

唐逸看到了，几位唐门弟子都被绑着，也被人用剑刺死，那老人说道：“他们不愿告诉武当、少林那些恶人地洞的出口，被他们生生刺死的。”

唐逸无语，他看着那些活下来的人，说道：“我有罪啊。”

唐逸跪下来了，他跪着对唐门的兄弟、侄子辈，他们都是好好的人，因为他，而死在武当派与少林派的仇杀下。

他为什么要答应那个狗屁活佛，为什么要做那个杀手？只要阎惜情一毒他，他便死去，有什么不好？

他看看唐门的人，那老人说道：“唐逸，随我来。”

唐逸看到了他父亲的灵堂，灵堂上积着许多灵幡，上面的字让他心惊，“千秋彪病”、“万古留茅”、“永垂千刀”……

唐逸跪下，看着那棺材，说道：“爹，儿子不孝，我来晚了。”

他一叩，再叩，三叩！

他跪了好久，当他再走出来时，看到了祠内走出来的老人与孩子，一位老人说道：“我是唐十，我有两个儿子，三个孙子，这是我的孙子，儿子死了，我要孙子跟着你，我要报仇！”

另一个老人说道：“暗器都好好的，逸儿，你要用，拿去用好了。”

再有一位老人说道：“我们还得日夜赶做，要唐门的暗器更精，更有威力！”

唐逸哽咽，他们是他的亲人，他们刚死了儿子，死了儿媳，但他们不怕，他们要报仇！

他看着唐才，问道：“才叔，定叔与清叔在哪里？”

唐才说道：“我刚回来，若不是出去催账，我不会来晚，也不会活下来，定叔与清叔都被别人救走，说是救他们的人是魔刀与素女。”

老人说道：“听说那大欢喜佛与快乐门主没有动手。”

唐才说道：“他们逼走了阎屋主那二十几人，她们也无法救援洞内。”

唐逸也木了，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他对唐才说道：“我要睡一会儿，足有三四天没睡了，我睡一会儿，再与才叔说话。”

唐才说道：“好，我派人守在这里，收殓尸体，你起来时，便可大殓了。”

唐逸再无声，他对亲人一揖，回去睡了。

他睡得很不安，睡梦似乎看到了唐六，六爷看着他，说道：“儿子，掷骰子，掷骰子！”他不出声，只看着六爷笑。六爷说道：“儿子，你要管唐家的大事，不能不懂掷骰子。”他再笑，忽地他醒了，他看到了伏在身旁睡着的侍剑与须眉。

侍剑轻声说：“你醒了？”

他点头。

侍剑说道：“你睡了一天一夜。”

仍是夜晚。

侍剑哭了，说道：“十三弟子人都死了，我们碰上了武当派的无为道长……”

他不出声，她们碰上武当派，自是没有好，十三弟子全都死在敌手，他是痛上加痛。

他能说些什么呢？

像未睡醒，如果心不悲哀地跳，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活着。

本来心内悲痛，但他看着侍剑，看着鼾睡的须眉，心里更生欲望，他说：“我要.....我要.....”

侍剑很明白他的心境，此时的他，从麻木中醒来，更是悲痛。

他伏在侍剑的脸上，说道：“我不知道我的心是怎么回事，巴苦巴苦的。”

侍剑柔声说道：“你愿意，便要好了。”

突地听得须眉在说梦话：“你要，你要好了。”

须眉的脸不动，那身子直伸过来。

侍剑笑说道：“别弄景儿了，你老公累了，乏了，你侍候侍候他。”

须眉吐舌道：“想偷，便偷好了，何必牵上我？”

但她也知道唐逸心中难受，两人过来，轻轻抚摸着他。

须眉说道：“我不会说话，公子，你愿意骂，便骂我几句。”

唐逸头一次听见须眉说这么温情的话，顿时伤情，泪水哗哗流出，抑止不住，他躺在床上，眼巴巴望着天，想着死去的亲人，心伤不已。

须眉说：“公子，我说话太狠，你骂我吧。”

唐逸狠狠搂过须眉，再搂过侍剑，与她们两人淫乐。

他要快乐，他要快乐，要忘记了他失去亲人的痛苦，他不再想那些事。

但他的眼就是闭上，他也能看到远处走来的才叔，才叔浑身缟素，走过来了，他要唤醒唐逸，要他去主持丧事。

唐逸低声说：“才叔来了。”

两个女人正在兴头，她们在亲吻着唐逸，不听他说话，唐逸说道：“才叔进了院子。”

两个女人依依不舍地离开他，须眉对他展颜一笑，说道：“公子，你坚强些，你别太娘娘腔了。”

他心陡地一震，是啊，他要报仇雪恨，怎么能太沉迷在丧痛之中，他要拿敌人的血

来洗清唐门的仇怨。

他站起来，对两个女人说：“替我穿衣服！”

两女惊讶，在她们眼中，唐逸又变得很沉稳了，他站在那里，看着远处，能看到那一个个仇敌。

无为道长，澄净大师，还有许多的十大门派的仇敌，他们想弄出一个杀手来，替他们扫平江湖上的阴霾。但他们忘了，杀手也有情感，他也有亲人，他要杀他们，让他们死得更惨。

当唐才走进了院子，看到了一身孝服的唐逸，他正站在门前，对唐才说道：“才叔，我们走吧。”

× × ×

灵棚搭得很大，里面放满了棺材，正中有唐六的灵牌，再就是唐说、唐连等人的灵牌。

唐逸跪拜，说道：“父亲，兄弟们，我来晚了！”

忽地他放声大哭，泪水流得很多，他的悲声似有悲哀，也有痛切，他哭得极动情。

唐门的老人也跟着他哭，他们听得唐逸的悲声，不知道他是大悲禅宗的徒弟，他会用悲声释放自己的悲哀，用哭来发散自己的郁闷。他们也悲哀过甚，与唐逸一齐沉入悲痛。

忽地唐才叫道：“逸哥儿，十叔昏了！”

他扶着那老人，他昏死过去了。

众人救醒他，他说道：“我怎么不死，我怎么不死啊？”

他对着灵牌跪下叩头，再回头对唐逸说道：“逸儿，我去了，我去洞里，我要再去制暗器，我闲不住。”

老人走了。

只剩下了五六十位唐门的弟子，后面一片缟素，都是唐门的妇孺。

唐逸说道：“我们的兄弟们没了，我很难过。”

他再流泪，怎么对唐门的妇人孩子们说？

他再说：“唐门的堡子不能再开了，谁进来，得拿着暗器对着他的瞧，看他是自己人，才让他进堡子，才叔，你管这事儿！”

唐才应声，唐逸说道：“在我把少林、武当两派全都灭了以后，我唐门再开大门。”

众人齐吼：“灭了少林！灭了武当！”

唐逸说道：“哭也没用，哭不死敌人。他们要我们唐门去死，我们死一个人，他们得死一百人，我发誓，我要报仇！”

唐门的人皆眼红了，唐逸说道：“死去的亲人立碑，在旁空出位置，等我杀了武当，少林派的人，再拿他们的名字镌刻在碑上，以雪前耻！”

× × ×

唐门在一片素服中，唐逸对两女说道：“我要走了。”

两女头一次见到他如此义无反顾，须眉说道：“我是公子的人，你要死了，我必不独活。”

侍剑低头说道：“我也是。”

此时的须眉一反那嬉笑怒骂的神气，说道：“公子对我有无限恩宠，我要与公子同生死，共患难。公子去，不如带我们去。”

侍剑说道：“你不带我们去，我们也会去。”

唐逸想想，说道：“你们不必去，我要去杀人，来去行踪不定，上一次他们念你们是女流，放过了你们，下一次决不会放手。”

× × ×

唐逸走了，唐门能走出门来的男女老少都看着他，他一身缟素，头上系着孝带，他

环视一圈，说道：“我走了。”

他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，走出唐门。

他要赶奔武当，他首先要杀的人是无为道长。他一定要先杀了无为，再灭了武当派。如果做完此事，他要再去少林寺，杀了澄净大师，再灭了少林派。

× × ×

他先到了梓州，去看“忘忧屋”屋主阎可怜。

没有人，“忘忧屋”像是从江湖上突然消失了，没有一个人。

是阎可怜看不能帮他，便悄然消失？还是她不愿意再帮唐逸？

唐逸看着那废墟，“忘忧屋”失了一把火，会不会是武当派与少林寺僧人所为？

阎可怜千娇百媚的面孔在眼前闪过，他痛恨自己：什么时候了，家恨在即，不报此仇，非是唐门后人。

他更恨那个活佛，自他做了安天大计的主人，何尝有一日得好了，每一日都在凶杀与被杀的危险中度过，与蜀中几家巨富都成仇敌，与江湖各派反目，那些当初倚重他的各派人，齐心协力前来剿灭他，他不杀人，人也杀他！

唐逸站在那废墟前，突地绝了念想：从此再不惦念阎可怜，他要杀人，要做一个无情无义的杀人凶手！

他要赶去湖北，去武当杀人。

天色很晚了，他要赶路，自从此处起，他要易容而去了，再也不能做一个唐门公子的模样了，他不能像过去那样无机心，他要精于算计，要剿灭武当派，非是易事。

× × ×

无为道长坐在禅床上，忽地听到了那似男似女的声音：“无为道长，你大祸临头了。”

无为说道：“你是活佛？”

那人说道：“我是。”

无为道长大声道：“你算什么？你是武林宗主，还是天下第一？你站出来，让我看看你是谁？你说过，如果唐逸伤了十位师父，你会杀了他，你为什么不出手？”

那声音说道：“我没看到他杀人。”

无为厉声大叫：“你胡扯！你算什么出家人？你看着他害人，却不出手制止，江湖大乱，也皆由你起！”

活佛说道：“眼前便有大乱，你武当派最好是一避，好不好？你带所有弟子下山，自去分散躲避，我去劝那个唐逸，让他不要暴怒。”

无为道长冷笑，说道：“你当初弄出一个唐逸来，便有如此大祸，没见他安什么天，反见他祸害大地！你不能杀他，我们武当派杀！”

活佛一叹，说道：“你们武当派不是他的敌手。”

无为道长大叫：“你站出来，我看看你是谁？”

活佛说道：“我是谁并不重要，你们要走，要离开武当派，至要至要！”

活佛走了，只剩下了低头沉坐的无为道长。

如果他是一个能守住禅意的人，他是一个得道的高人，他会看透一切世事么？他能对于师兄的死不理不睬吗？

他不能。

无为道长大声一喝，进来一个弟子。无为道长说道：“鸣钟召人！”

那弟子惊讶，但也不敢再问，便敲钟去了。

“当当当——”，钟响了，山上的弟子都集合来宫前听令。

无为道长与师弟无心、无妙、无生站在丹墀上，无为道长大声道：“唐门主人恶魔唐逸要来了，他来要灭我武当派！”

众弟子都看着掌门，他们只知道唐逸的功夫过人，但从未见过。

无为道长说道：“那个活佛来劝我，要我弃武当派的大业不顾，全都逃走，我不愿

意，我要与他决一死战！”

众弟子举剑一呼：“决一死战！”

无为道长大声道：“众弟子都听着，此一战关乎我武当派的清誉，也关乎我武当派的生死存亡，非同小可！众弟子必须上下一心，戮力杀敌。如是遇上了唐逸，不由分说，暗器明剑一齐出手，必诛杀他！”

众弟子肃然领命。

无为吩咐道：“无心、无生师弟，你们两人看守景阳宫，看守大殿，不准他闯入内殿！”

无生无心领命。

无为道长再道：“无妙师弟，后山多是祖师坐龕，你去守护，不准那恶魔滋扰！”

无妙领命，自带十个弟子去了。

无为道长说道：“要他死在我们武当手下，天下再无人敢小觑我们武当！”

众弟子肃然，他们知道，这一战很重要，掌门人如临大敌，唐逸必是劲敌。

× × ×

唐逸到了武当山下。

忽地听到了一声叹息，那叹息如雷殒一般，使他立定。

“是活佛？”

“是我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滚出来！”

活佛说道：“有礼些才好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从不是人，我未见过你人身，自今我当你是恶魔，如果你站出来，我便与你一决。”

活佛说道：“你不必去武当了，你不能再染血腥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滚！”

他再向前走，不顾那个活佛。

那活佛说道：“唐逸，一旦杀人，你便入万劫而不复。”

唐逸冷道：“你滚吧，你再来扰我，我杀了你！”

活佛忽地生出怒气：“你不记着我说过话，我会杀了你！”

唐逸昂然道：“请便，你站出来，我看看你生一副什么嘴脸。”

活佛一叹，说道：“我不会见你的，你早晚会见我，但你不听我的，你见我时是毙命之日。”

唐逸不理，继续向前走，他急不可耐，要灭了武当派，让天下再也没什么武当派。

活佛说道：“唐逸，好自为之吧。”

活佛不见了，唐逸忽地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痛快，真痛快，我从来不知道天下有什么活佛，只有恶魔，我就是恶魔！”

他昂然而去，他要上武当山去，要杀人。

第七章 折剑大耻

武当山的解剑岩下，出现一个白衣人，他漫步而上，来至解剑岩，五个道士冲下，喝问道：“来者何人？”

那人说道：“你们要杀的人！”

他一步上来，当先的道士一刺刺去，他抓那剑，正抓在道士的手臂上，道士不觉，那剑柄竟深深刺入腹中。

后面的喝问：“是唐逸？！”

唐逸放声狂笑：“你们要杀的人就是我！”

他再上步，一掌拍在一个道士头上，那道士委顿而死。另外三个道士见势不妙，忙大声呼啸，呼唤来援，但不待他们回头，唐逸手一伸，两枚暗器直射入背，倒地而毙。

只剩一个道士瞠目而视唐逸，不知所措。

唐逸说道：“去报与无为老道知道，说我来了。”

那道士醒悟，知道拣了条性命，忙如飞地去了。

唐逸慢慢向山上去，虽说是杀了四人，但他心内仍满是悲愤，他想质问无为，为什么要杀他唐门满门？他慢慢走到了百阶岩，见上面有十数个道士仗剑而立，吼道：“唐逸，休得上来，来必受死！”

唐逸不理不睬，自向上走，那些道士立在上上下下的台阶上，吼道：“上来必是受死！”

唐逸吼一声，一掌推去，当先的两个道士立脚不住，跌下万丈深崖。只听得那叫声久久不息。

唐逸再进几步，说道：“退回吧，不然只有一死！”

几个道士持剑而退，十分戒备，但无人敢对唐逸动手。

唐逸到了景阳宫前，看到两个老道士立在宫门，叫道：“武当无心、无生恭候恶魔唐逸！”

唐逸放声大笑，说道：“偏人家都是恶魔，你武当派不是恶魔？”

无心喝道：“废话少说，拿命来！”

众道士围上，把唐逸围在正中，无心喝道：“你再有本事，让你死在武当派的七绝剑阵中！”

看他们似有七人在前，再有七人在后，外围更有七人，层层七人，七人一层，分成无数层。

唐逸笑笑，说道：“你们杀我唐门的老弱妇孺，此仇必报，一想到我唐门的死难兄

弟，便是伤心。”

忽地他流泪了，哇哇而哭，哭得十分悲伤。

武当派本来想冲上来与他决斗，那料得他是放声大哭？他们怔住了，但见唐逸一哭，那神态十分美妙，他的哭声也震响在人的心弦，令人不禁想起自己：我还有那么多的悲伤事，为什么不能像他一样，也好好一哭？

他们一想到此，便也有些悲伤，有的功力较浅，不由得也放声大哭，哭得自己也十分悲伤，有的功力较深，还兀自对自己诫语：他这是蛊惑人心，不能与他同气。但不由自主，竟是放声而哭。围着唐逸的道士有上百，他们手里握剑，杀气腾腾，但忽听得唐逸一放声大哭，人人悲伤，竟是剑也无杀气，人也无杀意，都是怔怔而立，悲声而哭。

无心、无生两人功力更深，便知此事不妙，忽地悟到：师兄无名活时曾说，大悲禅宗有一妙法，是无上功法，对人心涤净有妙用，就是当人心不洁时，当以悲声释之，把心里块垒，以悲声放释，那时人心便更清静。只是从前不曾见过，如今见唐逸大放悲声，那些道士刚开始时竟是取笑于他，以为他一个怯弱之人，来武当放声而哭，岂不是示弱？他们不防备唐逸大哭，正要笑他无能，恰恰此心，就中了唐逸的道儿了。他们此时欲罢不能，只是放声而哭，有伤情者，甚至扔下了剑，人也伏身在地上，哀哀地哭泣，把一生中大不得得意尽情翻来覆去地想起，索性哭个痛快。

这景阳宫前，上百道士围住了唐逸，放声而哭，竟哭得个天昏地暗。

有的道士哭着哭着，突地喉头一甜，竟是吐血。原来七情所伤，最是劳心，唐逸之哭，哭得悲声阵阵，却是精神焕发，越哭越有精神。他们一哭，就看出不济了，有的凄声阵阵，哀痛欲绝，有的吐血一口口，再哀哀地哭。如果真的哭下去，还不把所有的人都哭死？

就听得有人放声大笑，那笑声从景阳宫里传出来，再在众道士的身前身后猛绕。原来是无为道长出来了，见众道士未交手便败阵，如自己不出来，再待一会儿，道士便有

会吐血而死者，才慌忙出来，用笑声来惊醒众道。

无为道长一边纵奔，一边拍击那道士，得他背上一拍，那道士猛醒，身子一趔，竟是苏醒。看着众师兄弟在痛哭，心里纳闷，为何他们要如此痛哭？

无心、无生都是心内明白，一听得师兄啸叫，便立时醒来，心里叫道：惭愧！他两人也一同叫啸，使得那啸声有惊天动地的力量。

唐逸见无为道长一出，便破了自己的大悲法力，也不由得佩服，心里暗服无为的功力。他忽地长笑，身子一长，起身飘去，拿出一个道士的剑，说道：“剑在人在，剑亡人亡！是鬼话，我弄折你的剑，看你亡不亡？”

他叭地弄折那一柄剑，丢在地上。

他再抢再折，一直折到了几十道士手中的剑。

武当派的道士当时狼狈，须知道士手里无剑，便不像是武当派的精英了。他们有的慌忙拣起来那断剑，拿在手里，但那剑断了，看去光光秃秃，没什么威风。

唐逸扑来，对付无心、无生。

一道士狠辣，出手一剑，便来袭唐逸的下身！

唐逸笑道：“无生道长，你的后背怎么印有刺青？”

那无生大是脸红，他怒道：“胡说！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那刺青是一个女人，你一个出家的道士，怎么在后背上刺一个女人，你是一个花道士！”

无生大怒，但他脸色很是难看。要知道他自年轻时荒唐，与一个妓女海誓山盟，使人在他两人身上刺青，那女人身上刺着他，他身上刺着那女人。那女人身上刺着男人，反是不碍着她什么，再有男人，一样去快乐风流，身上有刺青的男人，反是添了一景，可他惨了，自出家后，不敢让师兄弟们看见身体，几十年无论冬夏，都是身着长衣，生怕露了此丑，可得唐逸一说，当着上百的道士，他还有什么脸面再活？他怒道：“我要

杀了你！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一定是怕人看到了你那身上刺着的女人，女人还是赤裸着的呢。”

众人大惊，见师叔那尴尬神情，知道所说一定是真，他们看着无生，再也无心与唐逸搏斗。

无为道长一吼：“小心！”

但唐逸早就趁无生一怔时，冲上去，扼紧了他喉管，只一捏，听得叭一声脆响，无生便即毙命，无为大叫道：“唐逸，你杀了我师弟！”

唐逸冷笑：“你杀我唐说兄弟，我拿他报仇！”

无为看他也是杀红了眼，怒道：“你们是恶魔窟中，我们是锄恶扬善。你是什么，你就是恶魔！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与我，谁胜了最后一战，谁就不是恶魔，当我最后杀了你，我最后才说一句，说你是恶魔，你不能再辩解了，是不是我就赢了？！”

唐逸一边说着，手里一折，把无生的剑折断，拿那一柄断剑对着无心，当当当一连格他三剑，再拿那剑尖一刺，正刺在无心的胸前，无心大喝一声，顿时殒命。

无为道长一看，数百道士中，他取无生无心性命，竟是易如反掌，不由大是畏惧，心道：师兄本事高我许多，看来这个徒弟也高我许多。我要杀他，真是不易，他此时萌生悔意，心里大是懊悔，后悔当初去灭唐门，但说后悔也是无用，他厉声喝道：“唐逸，我武当派决不与你干休，你死在这里吧！”

唐逸扑向无为，他大笑声声，喝道：“无为，我要你不死不活，我要在武林天下人都聚齐时，再公布你的罪恶，那时再杀你，看你如何做人？”

他扑上去，与无为对阵。

众道士一看掌门人与唐逸动手，心内稍安，以为无为道长定会与唐逸搏一个高下。但唐逸一扑到眼前，忽地看到无为道长的体内那肚腹肌肉一缩，便知道他欲纵飞一击，

不待他提起两臂，唐逸忽发轫在先，一伸手夺在他腋下，无为心内叫苦，此时心气提纵，不提也难，他身子一提，想再带转，哪料得唐逸的手在他的肩头拍击一下，他的肩骨便断。他加飞鸢一落，人便落在唐逸眼前。

唐逸叫道：“你杀我三十个兄弟，我杀你三十下！”

他用手指一戳一戳，手里如刺，扎在无为的身上，扎透了他的气穴，竟把他的功夫也废了，他再扎几下，无为道长的身体竟满是鲜血，唐逸叫道：“杀我唐连，杀我唐说，杀我唐匝，杀我唐不害！”

他一连戳了三十下，那些武当道士扑上来，眼珠都红了，欲与他拼命。

唐逸叫道：“再动手，便都是死！”

但武当派一向戮力同心，哪怕他叫？他们扑来，唐逸当头一击，正拍在一个道士的头上，那道士倒地而死。后面的赶来，一剑刺向唐逸，唐逸手一引，那剑便刺在另一道士的肚，两人对看，那欲死的道士说道：“我知你不要刺，是他……是他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就是扑倒。那个道士拔剑也不是，不拔也不是，呆呆站在唐逸面前。唐逸再一拍，那剑也折了，唐逸说道：“剑亡人亡，你也得死了！”

他一弹指，那指内疾劲，正弹在那道士的头上，道士觉得无恙，见唐逸不再管他，心里暗喜：我终是得了个机会！他向前挺剑，直刺唐逸，断剑也有极大劲道！

忽地他的手臂没劲儿了，他的头流血，血流得太快了，直矇住了他的眼睛，他大叫道：“你杀……”

不待说完，他便死了。

一地的死尸，武当派只剩下了十几个道士。

唐逸说道：“你们听着，我不愿再杀你们，是因为你们死的人够多了。再过几日，如是我还恨你们武当派，我便来再杀人。”

他慢慢向山下走。

武当山上，所有的道士都提着剑，看他一步步下山。

× × ×

走到了解剑岩，唐逸看着那山石上插着许多剑，那剑都锈了，看去有百年的历史了，他笑道：“世无英雄，遂使竖子成名！”

他上去把那些插在山石的剑都拔下来，一支支都折断成一截截，再高声而笑，说道：“去去去，今天出了我一口鸟气！”

他要再奔少林。少林寺僧也害了他唐门的兄弟，就是唐说，是死在与少林僧人的拼争中。

× × ×

他赶奔少林。

忽地，他听到了那个他永远也忘不掉的声音：“唐逸，我真的要杀你了。”

唐逸逸奔如马，但忽地停住，草尘不惊，他轻声说道：“你为什么不露出你的真面目来？我见没见过你？”

活佛说道：“我见过你，你没见过我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只要在树后或是在哪里露一露面，我便会认出你来。如果知道你是谁，我一定会杀了你！”

活佛说道：“你报了仇，心里一定很快活了？”

唐逸仰头向天：“我不快活。”

活佛说道：“你不快活，为什么要杀那么多的人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凡杀我唐门兄弟者，我一定会杀他。他要灭我唐门，我就灭他满门！”

活佛说道：“你先是无心之失，误杀无名。如今你是有心杀人，杀了无生无心无为，你还想做什么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告诉你也无妨，我要去杀人，我要去少林寺杀人，把那里的和尚全都

杀光。”

活佛一叹，说道：“我要杀了你，你知道吗？”

唐逸大是欣喜，说道：“好啊，你来杀我，我才高兴，至少我能认出你这个人人不鬼不鬼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玩艺儿！”

活佛好久无语，他再说道：“你对我没一丝敬意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为什么要敬你？你先告诉我，你要安天，你那狗屁大计也没什么用，只是用我在那些各国大王间来来去去威胁人罢了，我早知道你要做这种藏头不露尾的事儿，我早就去死，不再做了。”

活佛说道：“唐逸，你说一句真话：你真的对十大门派与我没有一丝谢意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为什么要谢你们？你们让我死了亲人，你们对我家人没一丝好处，我为什么要谢你？你先告诉我，要保住我爹爹，再告诉我，要保护我三位妹妹。你什么都没做。”

活佛一叹，说道：“我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做，你也知道，十大门派良莠不齐……”

唐逸大笑，说道：“好啊，既是他们良莠不齐，我替你修理修理。”

他大笑走去。

活佛的声音他的身后响着：“唐逸，你要悬崖勒马，再休去少林寺了。”

唐逸不听他的，他径直走了。

耳旁不再有活佛不男不女的声音，清静了不少。

他要杀少林寺僧，如果他能杀得了少林寺僧人，他就报了大半的仇，还有那个忘世道人，更有那个疯士，还有那些他过去的师父，听说素女心心与魔刀走了，那大欢喜佛与快乐门主他们杀没杀他唐门中人？他要去查一查。不管他们是不是他的师父，只要他们杀了他的兄弟，他也不会饶过他们！

×

×

×

少林寺方丈室内，来了许多女人，她们是“忘忧屋”的女人。

她们看着方丈，对他说道：“唐逸要来了。”

澄净轻声说道：“他早晚会来。”

澄净大师不惊不躁，他早有防备。

女人问：“方丈能胜得了唐逸吗？”

澄净说道：“据我所知，只有活佛出手，或可胜过唐逸，活佛肯不肯出手呢？”

他是问他自己，还是问那“忘忧屋”的姐妹？

忽地听得有人说话了：“大师，他杀了武当派一百多人。”

澄净叹息道：“大劫啊大劫！”

活佛说道：“我劝他，他不听我。”

澄净大师说道：“活佛当初发下的誓言，如今该去履行了。”

活佛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是啊，我该去了，我该去了。但我拦不了他来攻少林。”

澄净大师笑说道：“来就来吧，少林早就该用众僧的血来洗一洗了。”

第八章 佛门溅血

少林寺在夜色里显得分外沉静，只有风吹塔铃的轻鸣。唐逸上了山，看看那山边，月亮仍在天上，这洁净夜色似乎不宜于杀人。

他心里忽地念想起阎可怜来。

如果她在此地，会对他说什么？

别想她了，她看唐门有难，终于走了。

也可能她是看唐门与十大门派争竞，对她也没什么好处，她只许诺帮他匡扶大宋，再没想帮他做什么，要她帮唐逸杀那十大门派，那是为难她了。

他决定先在山下蹲一夜，明天再上山去杀人。

× × ×

忽地看到一行人飞疾如箭，直奔这树林而来。到了树林旁边，全都站住。共有二十二人，围着一个美妙可人儿。她在月下显得清秀无比。

只听她说：“你想，唐公子能来少林寺吗？”

“一定能，他灭了武当派，再来少林，就是他唯一的去处了。”

那女人柔嫩娇美的声音一叹，说道：“但愿他能来，姐妹们，在公子来少林寺的时候，我要找他，你们分成几人一组，在去少林寺的要道上拦阻公子，如是遇见了他，要求他务必来见我一见。”

一位姐妹问道：“屋主要见公子，有什么话对他说？莫非也求公子报可心之仇吗？”

那正中的正是“忘忧屋”主阎可怜，她轻柔地说道：“可心死了，我也难过，但要报仇，便中了恶人的诡计了，依我看，要拦阻唐公子与少林寺的一场厮杀，才是我们的心意。”

一位姐妹说道：“唐公子死了那么多的兄弟，要他放手，他肯不肯？”

阎可怜的脸面在月下熠熠生辉，看去清俊可人，那神气更是他人不能比拟的。她仰头说道：“要想做一个淡泊的人，不能滥杀。唐公子是明白人，他难道不理解我们姐妹的心意吗？”

看到是阎可怜，唐逸的第一个冲动便是去见她们，与她打声招呼。在他的心底，真切地希望有一个朋友能分享他的不幸。那个朋友不是别人，便是阎可怜。当初她不是天天在他的书房里，与他分享那些快乐，那些计策，那些看去十分荒唐但又十分有趣的游戏吗？如今他怎么不肯上前去了？他怎么了？

突地有人叫道：“屋主，树林里有人！”

二十姐妹唰地一散，人便飞奔，有向东去的，有向西去的，到了唐逸眼前，忽地折

闪而过，在距他不远处，人忽地顿住了，身子一旋，便停了。

二十人包抄了唐逸，他欲走也来不及了。

阎可怜正要质问他，问他为何偷听别人的谈话，忽地失声而呼：“公子！”

众姐妹也明白了，只有谁能令屋主如此忘情地一呼，她们也顿住了，失神地看着唐逸。

唐逸真是很动情，他想对所有的女人问一声好吗？想对所有的女人笑上一笑，想对所有的女人说对不住了。她们曾是他最好的朋友，她们也是他最亲的亲人，但他说不出，自从杀人以来，他脸上的肌肉变得僵硬了，他已不愿再笑，不愿再对人笑。

众姐妹惊呼一声后，很快从失态中醒来，她们惊讶于自己的失态，她们喜欢这男人，有时甚于喜欢她们自己。她们曾在梦中想着，有那么一日，屋主令自己去把洁净无瑕的身体献与唐逸，自己也得心儿怦怦跳，脸儿烧通红地去，去到他的屋里等着他来承欢，那时就是一个可心一个俏生，一个笑靥，甚至是一个琴心……

但她们一见到了唐逸，反是想起了他与屋主有两情相契，她们默默地退下了。

只剩下了屋主与唐逸。

× × ×

说什么呢？

劫后余生，人悲叹无限，但因悲叹无限，便也无甚可悲了。

唐逸说道：“你还好吗？”

这几个字问得举重若轻，问得阎可怜浑身一震。

她看着唐逸，说道：“公子，听说了武当派的事儿，我才赶来。你不能灭人门派，那样做，对天下武林不利，对你唐门也不利。”

唐逸苦笑道：“你说，做什么对我唐门有利？”

阎可怜说道：“你是武林十大门派的门徒，虽人人皆说你是弑师恶徒。但我不认为

你是，你何必要真担那个弑师恶名，令人不齿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他们杀了我唐门满门，我要灭他满门，一报还一报，方是正理！”

阎可怜说道：“我也死了可心妹妹，我也想杀人，但杀人有什么用？你杀我，我杀你，到头来总是伤心，仇恨，何时是终结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恩怨分明，我不曾去追杀素女，不去追杀魔刀师父，他们对我没有那么多的仇恨，我何必滥杀无辜？我要杀的是杀我兄弟的少林寺僧与武当道人！”

阎可怜说服不了唐逸，此时唐逸看着她，竟是越说声音越高，越说越是气愤，像眼前的阎可怜就是他的仇敌，非与她理论一番不可，而且他是能看得透一切的，让他眼睛瞪得圆圆地看她，她真是又羞又怕，羞有什么法子，怕也无奈，他终是看着她，她难道能对他吼，不许他看自己吗？

那一身春光尽被他看了去！

阎可怜说道：“我来是劝公子的。当初公子行大义，我帮公子，如今公子要杀人，我不会帮你，只会劝你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别劝我了，我也想过了，那个活佛就是罪魁祸首，如果他不对我说什么安天大计，我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？我的父亲怎么会死？我怎么会中毒？我怎么会做他们的杀手？他们拿我当什么？只是一个玩具罢了！他们想玩，拿我来玩，生怕闹不大，十大门派一人伸出一只手来玩，玩我。后来他们不想玩了，想毁了我。我是什么？我不是一个玩具，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！我不愿意被他们玩！如果那个活佛出来，我就杀了他，我再杀光少林寺的和尚，我要报仇！”

阎可怜再不劝他了，他已是眼珠子通红，只是看着远处的少林寺，暗夜里的少林寺，在他的眼里，流淌着殷红的鲜血，早就是创伤累累了。

× × ×

天亮了，唐逸要上山去，他对阎可怜说道：“我愿意你站在我身旁，你愿意吗？”

阎可怜的眼睛里闪的是情是义是惜是恨，谁说得清，在晨光迷蒙的时分？

她轻声说：“我愿意跟你去，我不愿你杀戮太重。”

× × ×

少林寺的正门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他报名而进。

唐逸，真的是那个煞星，那个杀戮武当的毒人？方丈披上了袈裟，说道：“请！”

敲钟，少林寺的大钟敲响了，所有的执事僧人都排列有序，来到了大殿上。

唐逸白衣长袍，眼光敏锐，看一遍所有执事僧，看了到眼睛已瞎的方丈澄净，看到了那讲经堂的二大高僧，看到了藏经阁的十六大师。再看那下面的各堂各阁各殿的执事僧，他高声一唱，对着方丈一拜，跪叩道：“澄净大师，弟子唐逸有礼了！”

方丈知道这是先礼后兵，他轻声一叹，说道：“你我师徒缘份已尽，你起来吧。”

唐逸反也不让，起身站立，看着方丈，等他说话。

澄净大师问道：“唐逸，你来有何事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特来讨一个公道。”

澄净大师说道：“你有什么不公事？可讲来听听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前日得一皇上诏书，令我去京，我去京都时，少林寺僧与武当派大举来犯，侵入我唐家堡子，杀我兄弟，灭我唐门，如不是有人藏在洞内，唐门从此在江湖上绝踪了，你说，这其中有没有少林寺僧人杀人？”

澄净大师说道：“有！”

唐逸问道：“我兄弟唐说也没犯罪，他也没杀少林中人，我兄弟唐连也没犯罪，他也与少林无仇，为什么要杀他？再说，我唐门有的孩子只有十五六岁，他有何罪，也遭杀戮？”

澄净大师说道：“那是一场浩劫……”

唐逸冷笑，说道：“我来少林，少林也有一场法劫……”

众人无语，忽地有僧人大声道：“方丈，我有话要问唐逸。”

方丈说道：“有心要问，无心不问。”

那僧人说道：“唐逸，我是杀死你唐门弟子的僧人，我叫可色，我想问你一句，你杀师有罪无罪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凭什么要答你？”

可色昂然不惧，说道：“你必得一答。你要答得我心服口服，我还你一个公道。你答得令人不服，天下人耻笑你！”

唐逸说道：“好，我便给你一个答复，令你心服口服！”

唐逸看着座上，法座上坐着那个双目失明的老僧，他当年对于唐逸也是寄予厚望，如今他是不是很伤心？但他只是心软一下，便再复挺直了胸膛，他们杀他的兄弟，杀光了他的兄弟啊！

可色问道：“不管是不是你杀，无名道长是倒在你怀里，是不是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是。”

可色说道：“在他死前，是与你动手吧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是。”

可色失笑，说道：“徒弟与师父动手，便存杀心。无名不是你杀，也是你杀，难道你不认吗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无名大师是我杀，我唐门就该被杀满门吗？我知道十大门派的意思，当初用我，是想拿我当一个玩具，让我做保中原，保大宋的杀手。你们根本就不拿我当人，先毒倒了我，我险些死了。当我未死后，便拿我当玩具，十大门派尽情地玩，再加上一个不要脸的活佛！你们不是人，你们只是恶魔！”

唐逸疯狂一般，仰天大笑，说道：“你们不知道，玩火者必自焚！你们玩够了，我也来与你们玩一玩了！”

他看着方丈澄净，说道：“大师是高人，你说，当初为什么不选你们十大门派的手下弟子？为什么不选他们，他们一个个有的是好人才，资质上乘，而且有武功根底，强过我十倍百倍的都有，为什么不选他们？再说推出一个当世武林奇才，对本门有绝大的好处，为什么少林、武当不让自己的弟子去做？你们当初也认定，如果事成，你们会毁了那一个人，你们不许别人学了自己门派的绝技，你们绝不许一个能身怀十大门派绝技的人在世上存活！对不对？！”

众僧被他的气势威慑住了，都是无语，待过好久，方才听得方丈澄净说道：“不错。我知道此事，也知道十大门派的心意，他们当初愿意做下此事，也是当它是游戏，只是做做看。我心有罪愆，方才自刺双目的，我要惩罚自己，参与此事，是对佛祖不敬。”

众僧哄然，再复寂静。

唐逸说道：“当初你们选我时，便想事成后再杀了我，你们的心意就当我是个死人了。可我没有死，你们再杀我，就无什么罪恶感了。你们十大门派匆匆来杀我，杀我唐门，那心情很是轻松。不料我唐逸不服，你们想杀我，我也想杀你们，你们玩游戏，我为什么不能玩？武当派先出手，无为道长不死，但成了残废。我要世人知道，他欠我的！澄净方丈，你怎么说？”

众僧看着方丈，不料得名闻天下的“安天大计”竟是如此一计，看来世人皆料错了，他们错了，十大门派错了，一切都错了！

方丈坐在禅床上，心情分外平静，他脸上带笑，说道：“世事幻灭，皆是一梦，梦醒身是客，梦中人多情。唐逸，我要走了。”

当时众僧中有的执事僧年幼，听得方丈要圆寂了，都是抢上前来，叫道：“师祖，祖师！”

澄净大师看看身后的达摩堂高僧，那十六位离僧身不动手不摇，便站在众僧面前，叫道：“容方丈法身前去极乐！”

众僧只好跪下，看着方丈，澄净大师说道：“唐逸，人生必死，只是死法不同，你看我死，必有一悟，你要学会不杀人，那才是世上最好的人性。”

他闭上双眼，当时圆寂，澄净大师口占一偈：

“悟通是佛，
汝相是佛，
不悟佛身，
只知佛事。”

唐逸看着澄净大师死去，他忽地爽然若失，看着众僧哭成一团，他忽地不知所措。

那站在他身旁的可色忽地失笑，说道：“唐公子，我还你一个公道！”

他坐下来，说道：“唐门弟子皆是我杀，我还你一个公道。只是你杀了那么多的人，你还不还他们公道？”

可色坐在殿上，他嚼舌自尽，叹息道：“我自尽，但愿佛祖恕我.....”

他说话已是含混不清，说罢气绝。

达摩堂首座是一个白眉老僧，他对唐逸说道：“我是达摩堂首座白眉，如果你为方丈一死还不足以使唐门放手，我达摩堂十僧任你说话，你要谁死，我们决不偷生。人生在世，一副臭皮囊而已。”

这白眉老僧说话声音响亮，不畏不惧，是高僧之态。

阎可怜悲声道：“不待人杀，便去自尽，人生如此，再复何言？”

她回头，对着二十姐妹，说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她忽地不再与唐逸说话了，如果唐逸再杀少林寺僧，就只是一个嗜杀的恶魔，根本就不近人情。

唐逸看着阎可怜，忽地冷若冰霜，心道：她是生气了，看我逼死了少林方丈？但她也看到了少林、武当逼杀我唐门，她比我更知道当时的凶险，她为什么不对少林、武当

有气？她为什么不体恤我？

他正在犹豫，忽听得那白眉老僧再喝问一句：“唐施主，你要少林再偿你命吗？”

唐逸看着远去的阎可怜，她已是去远，如不去追，便不会再遇见她了。

他说道：“我与少林的仇隙，今后再说，今日方丈一逝，给我一个公道，我要走了。”

他长啸一声，向山下奔去，他要追上阎可怜，要她与他去看看那十大掌门，他要报仇，他一心要报仇！

× × ×

但他追下了山，却不见那二十个女人，她们走得不快，他怎么会追不上？他呼啸声，如果阎可怜有心，一定听得出是他在追赶她们。但无人，一路无人，只有行人在惊讶地注视着他，看他奔走如飞，以为他是神人。

唐逸在追，边追边问，但无人知道那二十多个女人去了哪里，他只好再一路寻找下去。

第九章 真毒丈夫

唐逸的心在滴血，他恨所有世人，连那个不省人情的阎可怜也在内，她为什么不体谅唐逸，他是迫不得已，方才去杀人的。他们杀了唐门的亲人，他怎么能不报仇？

他再也找不到阎可怜了，忽地觉得真的没人体谅他，心里满是凄楚。

他朝天怒吼：“我要报仇，我要报仇！”

头脑里再也没有岳飞了，没有活佛的叮咛，没有“忘忧屋”姐妹的殷切期盼，只剩下了仇恨！

待得他坐下，他用大悲禅宗的悲声去消除自己的郁闷，用忘世道人的“忘机”来解除自己的烦恼，再用疯士的颠狂来祛除悲愤。但一切都无济于事。

他大声问自己：“活佛算什么？他玩我，我为什么不玩他？”

× × ×

他到了河中府，这里是金国霸占的地方，满目疮夷，看去十分苍凉。唐逸心道：这些不干我事，不干我事！他不想看那贫穷的孩子，却偏偏眼前总是晃着那些孩子的可怜相，他走进了一家小小的酒店，坐在那里饮酒。

掌柜的是一个老人，他只有一只眼，他也姓唐。

老人对他一揖，说道：“主人来了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不吃东西，只要你传一个信儿，放十三只鸽子。”

那老人惊呆了，看着他，不敢回话。

唐逸说道：“我没喝酒，也没糊涂，我要你告诉他们，放十三只鸽子！”

老人知道，如果告诉家里，放了十三只鸽子，天下江湖便乱了，唐门的所有暗桩全都会起动，他们会杀人，杀遍天下人。那时天下必乱。

老人说道：“主人，你还是再想想……”

唐逸气道：“不行，他们已要灭我唐门，我不杀光他们，怎么解恨？！”

老人说道：“此间已风传，昨日主人去了少林，杀了少林方丈……”

唐逸恨道：“他是自尽而死，干我何事？”

老人说道：“我们也得走了。”

说话间有无限感慨。当初唐逸命他们来这里，就是要监视少林的，如今唐逸与少林结仇，他们也得回唐门。

唐逸说道：“你告诉他们，我去了京都，我得找忘世道人算账！”

他再三思虑，方才知忘世道人是个人物，他在京都缠住了唐逸，表面上看是唐逸占了上风，他在京都弄得忘世道人不敢对姜寅亮出手。但那算什么？当唐逸对着他，盛气凌人时，忘世道人在心里暗暗笑他，他的家里翻天了，几乎被赶尽杀绝。

江湖上差一点儿就没了唐门这一脉。

他不能干休，他对老人说道：“你先放鸽子吧。”

一个老人，再加上两个年轻人，还有一个孩子，他们几人眼睁睁看那只鸽子，鸽子是灰雨点儿，这孩子专门看守鸽子的，他也知道，鸽子一飞出去，总有许多人会死，而且他们也会回家。

但他也知道，老人总是叹气说：“最好一辈子也不放这些鸽子，那才好。”

但他放了，老人的手颤抖，放飞了那只鸽子。

鸽子飞上了蓝天，在空中转了一圈，再复向南飞去。

这只鸽子到了地方，会令那里的人大吃一惊，放飞十三只鸽子，天下就会大乱。无可挽回了。

唐逸说道：“我走了。”

他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走出店去，上了马，向南飞奔。

× × ×

忘世道人赶奔回家，他知道唐逸心狠，如果他赶不及到家，全家都会无命。

他急急赶马，他是三天没有停下了，但愿能赶得及。

他不愿意再理会秦桧了，他报了秦桧的恩情，就够了，他不能一生糊涂。

但秦桧不放过他，秦熹也不放过他。秦熹告诉他，如果他不听，向武林公布他的罪行。那样他岂不成了武林的笑柄？

不行，他要先把家人安置好，再去斗那个秦熹。

还有一个唐逸，看唐逸那眼光，似乎恨他入骨，他不能让唐逸得手，他也知道，唐逸若是知道了唐门大祸，必不会放过他，他那时更会被动。

家门已在望了，那小小的村落，在他眼里分外好看，炊烟还在升，那袅袅的炊烟告慰他不少，家里有人，还没有出事。谢天谢地，他的亲人还在。他要亲他的孙子，要对

他的儿子再说一遍，从今他们再也不许履险江湖，一生一世做一个农人有多好？！

他飞身到了门前，叫道：“娘，我来了！”

谁知道忘世道人原来并不忘世，他是一个极有亲情的人？

但无人答应，他推开门，一股血腥味。

地上躺着的，不是他娘是谁？他娘的手里拿着一只瓢，那瓢是黑的。

有毒，他们中毒了！

他抱起了娘，叫道：“娘，娘！”

娘没气了，只剩下了一只黑黑的手，告诉他，是唐门杀了她。

再扑去屋内。看到了儿子，儿子正拿着一本书，他在用手指沾唾沫翻书页，正翻着，便吃下了毒，他来不及说话，瞪圆着眼死了，他翻书的姿势没变，便死在桌旁。

再看着儿媳，她正在缝衣服，那针在手里拿着，头一歪，便倒在床边，小孙子一个拿着布老虎，躺在门口，他的头跌破了，正在跑吗？跑着便死了，好快！再一个伏在母亲的怀里，他怎么死的？

还有一个更小的，在摇篮里，他不会被杀吧？但他看看摇篮，摇篮里的孩子也死了，他的唇是黑的。有人拿一枚暗器轻轻放在他的唇边，叫他吮，他也死了。

忘世道人一生做过无数大事，他是做事缜密的人，但如今他的手也抖，他不知道如何清理自己的思绪，他走来走去，不知道在地上走了多少回。

走有什么用？他们杀了他的亲人，他当唐逸是傻子，当十大掌门要拿唐逸做杀手时，他大笑，说道：“弄一个玩具，也算不差，他那快乐哪里去了？玩蛇反被噬，他欲哭无泪。

妻子，妻子哪里去了？她没死？她去了哪里？

忘世道人扑出来，他走出门，看那小径，向小径跑，远远看到了河，在河旁有一个人，伏在那里，她是妻子，她是妻子。

他扑过去，叫道：“安婉，安婉！”

但妻子无声，原来她伏在河旁睡着了，她永远睡着了。她的头旁有一朵花，她很喜欢花。她说：“你叫什么忘世道人？”

他告诉她，他愿忘了世上的仇恨，忘了一切，她轻声叹道：“你什么都忘不了。你最糟的是两样都不忘。要亲人，还要江湖，你能忘了什么？”

她果然猜中了忘世道人的后果，他一家全都被害了！

他也是恶魔，但他不及唐逸恶。唐逸对他来一个斩草除根，便杀光了他的家人。

他再回头，背着妻子回到了茅屋，他远远看到了茅屋有纸，那上面写着几个大字，他来心切，没看到，那上面写着“千古留茅”字样，他不明白，不知道那是十大门派在剿灭唐门时，在唐六的灵堂上留下的污辱字样儿，他恨唐逸。

忘世道人不饥不渴，他拿出镢来，在地上挖坑。他要埋葬亲人，再去找唐门算账。

× × ×

秦熹与王氏在饮酒，如果忘世道人杀了那十几个人，他们的日子便再度好过了。他们喝得很快乐，但喝得也很小心，因为是大丧期间，不能让手下的人看出他们在饮酒。

来了秦忠，秦忠说道：“莫大人来了。”

莫其奇仍是那么落魄，仍是那么不动声色，秦桧一死，他做了太子太师参知政事，是朝中重臣。

秦熹看到了他，心里有气，本来他一心想做丞相的，但莫其奇做了，没他的份儿。

莫其奇说道：“来看看夫人。”

王氏想到了莫其奇买她家的花草一事，竟是大大生气，说道：“莫大人，你还来买什么？秦桧已死，你要买什么，出声好了。”

秦熹哼一声，说道：“莫丞相好，有什么吩咐，请直说。”

莫其奇说道：“树如大，风必摧之。这道理秦丞相想必早就教你了，我来是对夫人

有几句话说。”

王氏也冷冷道：“有什么话，请直说好了。”

莫其奇说道：“朝中大臣最近议论纷纷，总想为岳飞翻案，秦大人在朝，总有听说吧？”

秦熹一听，便心紧张，他急问道：“不知道朝臣想怎么样？”

莫其奇冷冷道：“诛杀秦熹、莫其奇，复岳家子官职，再罢免一应贪官，对金人开战！”

王氏与秦熹都被唬得不轻，他两人坐在椅上，面无人色。

莫其奇说道：“我来，是想请夫人回乡，夫人只要说一声送丞相灵柩还乡，便可以脱身而去了。”

秦熹忽地大叫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我们要走了，便再也不能回来了。”

莫其奇心里一叹：秦桧何其英明，其子何其愚钝？！他轻声说道：“如有不测，当诛杀九族，你在朝中，岂不是大大吃亏？你要走了，人言少些，或可有救，你想清楚了没有？”

秦熹正要再问，忽地王氏说道：“好了，我听莫大人的。”

她举杯对着莫其奇，说道：“我母子两人无聊，正在饮酒，莫大人不以为怪吧？”

莫其奇一笑，说道：“饮酒有什么可怪，不饮才怪。”

他去拿起一只酒杯，说道：“我也来一杯，就此送别秦大人与夫人。”

秦熹知他话意，就是他与母亲离京，他也不会再来送，不由心内恨恨。

他说道：“莫大人，你在京做什么？既是主和的大臣都是危险，你怎么不走？你要告老，也可以走啊。”

莫其奇说道：“大树不动，小树自摇，如果秦丞相此时在，我必来求他，我要走了。但丞相已去，我是丞相的人，我怎么走？我不能走，要杀便杀我，你可以走。你很幸运，

你是秦桧的儿子，不是秦桧。”

王氏尖声笑道：“我是不是要向圣上交纳此府？”

莫其奇说道：“不错，我会搬来住的。”

王氏尖声再笑，说道：“这一次不必搬花草了。”

莫其奇忽地厉声道：“王夫人，如果秦丞相在此，他会对我拜上一拜的，我其其奇也是有家有口的人，我们一家为报秦丞相大恩，我便再上朝班，不怕来日诛杀，大臣都噤若寒蝉时，我还要说秦丞相做得好。你想有这种人没有？秦大人，我敢问你一句，就是圣上说秦桧是奸臣，你敢上言抗辩吗？”

秦熹无言，王氏看看他，他不敢。

他是秦桧的儿子，他也奸巧，但充其量只是奸巧而已，他不是奸雄。

而秦桧是名闻天下的奸雄！

莫其奇举杯说道：“请！”

王氏忽地想到秦桧对于莫其奇买他花草一事的赞誉，她说道：“我信莫大人的，不信莫大人，再去信谁？我喝了此杯酒，以谢莫大人。”

王氏喝下一杯酒。莫其奇看着她，正欲举杯也饮，秦熹也要饮酒，忽地王氏挺身叫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酒中有毒……毒！”

她挺身欲呼，但她呼叫不出来了，她的脖筋胀得通红，两只眼瞪瞪地看着秦熹，说不出话来。

莫其奇喝道：“来人哪！”

进来的都是秦府的护院，莫其奇说道：“去查厨房，有刚准备好要逃走的人，或是行色匆匆的，抓来问审！”

护院匆匆而去，去厨房，去查下人！

莫其奇说道：“秦大人，夫人也死了，有人要你们全都死！”

他把那一杯酒泼在地上，地上暴出一片烟尘，他冷冷道：“我也几乎陪着一死！”

秦熹忽地想到了忘世道人，想到了唐逸，想到了许多秦桧害过的人。

莫其奇问道：“你知道是谁干的吗？”

秦熹不知道。

莫其奇说道：“如果是宫内的人，你就.....”

秦熹心一抖。如果圣上要他死，要他秦家满门一绝，把杀岳飞的罪责都推到他一家人身上，他也必死无疑。如果不是圣上，是江湖人，死缠不休，他也必死。

他呆了好久，方才问道：“丞相何以教我？”

莫其奇说道：“今夜发丧，写一奏章，对圣上说，夫人哀毁过甚，不幸而死，要扶丧回海宁，你带两副灵柩归，或许天可怜见，能见你死了双亲，放你一条性命，你只要装得可怜兮兮，不能硬作钱大气粗，那样但有人妒，没人垂怜，你只有一死了。”

秦熹忽地一揖，对着莫其奇道：“谢大人指点。”

莫其奇说道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是丞相提拔的人，我就要对得起他。”

× × ×

莫其奇走了，秦熹来不及哭，叫来妻妾，说道：“召来所有家人。”

家人来了，他们找不到人，一个矮子厨人走了，他做的菜里下了毒。

秦熹说道：“我要遣散家人。你们有愿意走的，便领了百两银子快走。谁不愿意走，便跟着我们。我们去海宁老家，做平民百姓。”

一句话说完，许多人便决意要走，秦熹令小妾拿出银子，一人一人地分，说道：“回去好好度日。”

对所有的人他都说此一句，说得平平板板，全没了平时的威风。

那门房来了，他是受过秦熹的鞭打的，他跪下叩头，说道：“大人，我走了。”

秦熹忽地来了善心，说道：“我平时对你甚苛，你别怨我。”说着流泪，那门房也流

泪，说道：“说什么话？都是丞相与大人养活我们。”他也拿了银子走了。

只剩下了秦忠，他看着几个秦家的人，说道：“我老了，我得陪着你们回海宁。”

秦熹也心酸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我写奏章，送一份与莫丞相，送一份与圣上。”

家里的人什么都不敢吃，连井里的水都不敢喝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。秦熹说：“家财也不要多带，只带一些细软就是。”

妻妾都忙着收拾，秦熹看着圣上为秦桧题写的匾额，心头更酸，心道：父亲啊，你看看，人说兵败如山倒，我怎么就支撑不了这个家？我怎么弄得那么狼狈？

他再坐下来写奏章，每写一句，就哭一回，直写得自己也疲倦万分，他写完了奏章，躺在桌榻旁，睡着了。

他手里拿着奏章，他要上朝去，对圣上说，他要回乡，父亲病故，母亲也忧郁身死，他要尽孝子之道，回海宁葬双亲。

第十章 素女心心

素女心心与魔刀带着定叔与清叔走，他们要见唐逸，但唐逸会来找他们，他们不必急。

素女说道：“我不相信唐逸会杀死无名老道，也不相信他会杀双修夫妻，其中必有诈。”

魔刀苦笑，说道：“我自小受过许多磨难，但也不及唐逸，他此时如入‘珍珑’，实在难解。”

素女笑说道：“我不相信他会作恶，你要相信，你去杀他。”

魔刀说道：“你以为我是疯子？我才不管那种事。”

两人说笑，定叔求道：“你两位都是好人，为什么不救我们唐家的人？那可整整几

百人口啊。”

魔刀说道：“我在疯时，有一天杀过整一百三十一人。其中有一个是孩子，未断奶的孩子。”

清叔叫道：“你惨无人性，孩子也杀？”

魔刀说道：“不杀他，他能活下去吗？”

是啊，不杀他，母亲死了他无乳，活下去只能啼哭。

魔刀道：“如果让他受我自小受过的那些罪，不如让他死在我手里。”

定叔说道：“你杀了他，是用刀砍的，还是用棍砸的？”

魔刀一叹，说道：“我只是捂住了他的嘴，不让他哭。”

就那么捂死了一个孩子。

魔刀说道：“我自毁了魔刀，竟是心脉也好了，再也不像过去那样狂悖了，只我问你，你从前杀人，最多杀过几个人？”

素女心心抿嘴一乐，有无限的风情：“我只一次杀过九个人，他们都看中了我，那一夜，有十个人看到了我，九个人想奸污我，我杀了九个人，放过了第十个人。”

魔刀叹气说道：“如果我年轻，我看到了你，我也会是那九个中的一个。”

素女笑了，她笑得很甜，很天真。

素女心心正在笑，魔刀看她，忽地问她一句：“我许久不曾问过你，我们十大门派中，只有你与少林方丈澄净大师两人见过那活佛的面儿，你说，他是谁？”

一句话说得魔女脸面无血色，她惊魂未定地看着魔刀，说道：“不说行不行？”

魔刀叹气说：“恐怕不行了。我想唐门一被灭，唐逸必会疯狂，他会杀上少林寺，杀上武当山，血腥江湖的日子不远了。”

素女心心说道：“如果她愿意说，她自己会说她是活佛。”

魔刀忽地惊叫道：“她是女人？”

素女心心说道：“我从未说过活佛是女人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魔刀说道：“我看你的神情，看出来的。你既是尊敬，又是有些嫉妒，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，对于男人已不屑于嫉妒了。”

素女轻声说道：“我对于女人也不屑于嫉妒了，但对于她，我还是有嫉妒，她是一个很好的人。”

头一次从素女的口中说出，山中活佛是个女人，她是一个很好的人。

魔刀要再问，但素女看着清叔与定叔，忽地笑了，说道：“我们不说这个了，我们去哪里玩一玩，好不好？”

正有一个庙会，那是四月十八的庙会，很热闹，有许多人在那里看庙会。

× × ×

四个人正在人群来来去去，挤着找人，忽有人叫道：“心心，你们出来！”

一看，原来是大悲禅宗与大欢喜佛、快乐门主，他们三人找来找去，方才找到了素女两人，他们看着定叔与清叔，说道：“你们走到哪里，都带着他两个人？”

素女心心说道：“带他们出了蜀中，便来这里了，不知道蜀中还发生了什么事儿？”

大欢喜佛说道：“你们两人走了，唐门发生了大事，少林寺与武当派把唐门的人差不多全都杀光了，后来唐逸回来，去挑了武当派，杀了武当所有门徒，只剩下十几个弟子不曾被杀，连武当派的掌门无为道长也被他废了武功。他再去了少林寺，逼着方丈澄净大师自尽，还杀死了一个可色和尚，那是澄净大师的首座弟子。当他下山时，所有的唐门天下暗桩全都发动，据说京都就死了许多人，那都是一些贪官污吏，看来他是要杀尽十大门派中人了。”

× × ×

几人坐在树下，素女心心对着唐定与唐清说道：“两位先去一旁，等我们议事，回来再走，好不好？”

唐定与唐清无奈，便去远处，坐在树下，等他们议事。

大欢喜佛叫道：“素女，我们十个人中只有你与老和尚知道那个活佛是谁，你如今只好说出来他是谁了。”

素女心心看着魔刀，魔刀此时知道了那活佛是女人，但大欢喜佛等人连那个活佛是女人都不知道。他们急着追问，要素女说出来。

素女说道：“她如要说出来，自己会对你们说。”

素女向天默祝，慢慢说道：“她来了。”

真的来了活佛，众人反是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好久大欢喜佛才说道：“你说那安天大计如是出了事，你负责杀了唐逸，是不是？”

活佛应道：“是。”

大欢喜佛说：“当初说定，你要杀死那个唐逸，如今怎么说？”

活佛说道：“我不知该不该杀他。”

快乐门主一叹，说道：“他弑师已是事实，你为什么不杀他？”

活佛说道：“要我杀他，我就杀他，只是唐门也造成武林大劫了，众位如何评说？”

大悲禅宗说道：“你要去杀他，他必会杀你，你有把握吗？”

没有人对活佛说过此话，虽说没人见到过活佛，但活佛的本事人人皆知，他们敬佩山中活佛，也是事出有因，此时大悲禅宗对他提此一问，看来是有些唐突，但事关重大，却不能不问了。

活佛说道：“我要杀他，是我有杀他的机缘，只要能近他身，便可刺杀他。”

众人哦了一声，他们不再吐声了。原来活佛也要靠暗杀，他也不是唐逸的对手吗？

活佛说道：“我走了，我去杀他。”

× × ×

活佛走了，只剩下众人，大欢喜佛说道：“我们教了一个徒弟，却着人杀他，真是

怪事。”

快乐门主大笑，说道：“好，他要杀了我们的徒弟，我们也得叫他好看。”

大悲禅宗说道：“当初我们弄出怪事，如今我们再杀他，真是好玩，好玩！”他怒极而啸，满面悲愤。

× × ×

唐逸正在飞奔，忽地从路旁冲出一彪军马，那是金兵，一个带队的平章喝令围住他，叫道：“你听着，你是不是蜀中的唐逸？”

唐逸说是，那平章说道：“我家三王子请你去喝酒，你去不去？”

唐逸不料得在此会见到答罕，想当年答罕把他捆在马背上，带他向北国进发，那一路受尽了苦楚，差一点儿杀死他，如今在大金地界，他再邀唐逸，定不怀好意。

但今天的唐逸已非往昔，他能奈何唐逸吗？

× × ×

答罕一身华服，坐在坡上，对唐逸说道：“请坐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有事请公子来，我对你细说。”

唐逸坐下。

答罕说道：“唐门有祸事了，我知道你从前是那个安天大计的主人，如今有人要杀你，杀你的必是那个活佛，你知道那个活佛是谁吗？”

唐逸心咚咚地跳，想必答罕知道那个活佛是谁？他急问道：“你说那个活佛是谁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你说过，如果他想见你，便会出来，你一呼即出。如果 he 不想见你，你再呼唤他也叫不出来。你说说，在你唐门的外人都有谁？”

唐逸想想，一想答罕那么机智，或许他能说出那个活佛是谁来，他就说道：“有梓州张铁胆。”

答罕听唐逸细说，便说道：“不是，他不是活佛，如果他是活佛，便不会在你急难时不在身侧了。”

唐逸再说道：“那就是后来倩倩带来的齐眉杨、须小仙，可齐眉杨是一个大汉，须小仙是一个文弱书生。”

答罕沉思道：“书生也许是假，他或许就是活佛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除了他们，便是‘忘忧屋’的二十几个女人了，她们中有的随我走南闯北，她们怎么会是活佛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如果我教你一个法儿，你当会找出那个活佛，你只问自己，你自己最不信的人，无论谁说他是活佛，你也不会相信，那个人是谁？”

唐逸呆看着答罕，不料他会如此思想。看来倩倩爱他，也没看错人，他满脑玄机，对人对事，有极大智慧。

如果问他，对他身旁的人，他最相信的是谁？

他会说：“阎可怜。”

但如果再像答罕那样问：“如果说你身旁的人有一个是活佛，你最不相信她会是活佛的人是谁？”

也是阎可怜！

答罕说道：“你最不怀疑的人，她可能就是活佛。”

唐逸随口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答罕一笑，说道：“大隐隐于市，小隐隐于野。这是古人说的道理。”

唐逸心神不定，如果阎可怜是活佛，那么阎惜情是什么？或许她姐妹两人都是活佛的手下？

那么“忘忧屋”做他的手下，是活佛事先做下的圈套？

阎可怜在他的家里，对他的一切都了如指掌。如果她要杀自己，那很容易。她真的

会是活佛吗？但她在自己要杀十大门派时，离开了自己，她是不愿意自己与十大门派自相残杀。她是想唐逸报效国家，做大宋的栋梁。可唐逸一入江湖，身不由己，她也无奈，只好走了。

她带走了所有的姐妹，只留下了须眉、侍剑四人。

唐逸再问道：“答罕，我有话问你，你离开耶律重恩，与倩倩分手后，倩倩行径大变，你们出了什么事儿？”

答罕沉吟，问道：“你当自己是倩倩的哥哥，还是当自己是唐门的主人？”

唐逸笑笑，说道：“我是倩倩的哥哥。”

答罕说道：“好，我告诉你。”

他讲了那一段故事，那是一段很荒唐的故事，但很真实。他亲眼看到的，看到了耶律重恩与倩倩在一起。

唐逸说道：“倩倩再游江湖，带着她的那些人，有齐眉杨，还有须小仙，他们都是她的好朋友。”

答罕握紧拳头，他明白“朋友”的意义，他知道倩倩气那些男人相好了，她恨答罕，但她恨不恨耶律重恩呢？她知道不知道答罕因为她送了耶律重恩一个大礼，叫他丧失十万大军，睡梦不稳？答罕想对倩倩说，但倩倩再也不见他，他对倩倩的哥哥说出来，也是一吐为快。他大声道：“他污辱倩倩，我要他死，我要他死也无路！”

唐逸看着答罕，他心里很是吃惊，答罕爱倩倩，竟爱到了非杀死耶律重恩的地步，看来男女欢爱并不止于肉欲。

他看到答罕护着女人的心理，他喜欢倩倩，更喜欢自己，他把倩倩看成自己的，当耶律重恩把倩倩污辱了，他就受到了最大的污辱，他恨耶律重恩，恨得入骨，他要杀死耶律重恩，杀死他！

答罕说道：“大金不能再去攻耶律重恩了，我是大金人，也不光是答罕，我不只能

为了倩倩，我要报大金的养育之恩！”

答罕站起来，他对唐逸说道：“但我不会放过耶律重恩，我要杀了他！”

唐逸说道：“倩倩去了，她会去杀耶律重恩吗？”

答罕低下了头，他再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她不会杀耶律重恩，你知道，她是她的第一个男人。”

答罕的眼光黯下来了，他再也不说话了，一挥手，请平章送唐逸走。

唐逸走了，他心里带着巨大的震撼，去找那个活佛。

× × ×

素女心心说道：“你走吧，我带着那两人回去。”

大悲禅宗说道：“我不喜欢忘世道人与那个疯士，他们两个一疯一颠，你们去对付他们吧。”

素女说道：“让魔刀去对付他们，要他们再休滥杀人。”

魔刀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心中无魔了，还能使出刀法来吗？”

素女轻俏地笑，说道：“你心中有刀，心内无刀，你的刀法更上一层楼了。”

× × ×

魔刀站在疯士面前，他冷冷道：“十大门派良莠不齐，我看你与忘世道人两个沆瀣一气，不是好东西。”

疯士疯狂大笑，说道：“魔刀，你要是手里有那把破刀，我还惧你三分，如今你手里无刀，来这里做什么？”

魔刀说道：“我要你答应我，不滥杀无辜。如果你找唐门人寻仇，只能寻唐逸，找他人去寻仇，我必找你算账！”

疯士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你想要我保护你那个狗徒弟？休想！”

魔刀说道：“如果我出手，你也不免难堪，我不愿让你一个疯疯颠颠的人再疯，你

走吧。”

疯士回头，慢向后走。他忽地转身，扑向魔刀。

这是他的看家本事“疯人十扑”！

他扑得很快，一瞬间向魔刀出了十几招，一招更比一招狠，他必须令魔刀喘不过气来。

魔刀大发雷霆，恨道：“疯子，你想杀我？休想！”

他出手了，他手一横，那式最简，但疯士一退，再一退，竟是大惊，说道：“你果然有些门道，只这一刀，我便避得难。”

魔刀傲然道：“疯子，你去告诉那个傻子，告诉他，如果他要滥杀唐门无辜，我不会放过他！”

疯士大骂道：“胡说！你那个狗屁徒弟杀的人还少吗？不过杀死的都是那些名门正派的家伙，我也高兴，让他杀好了。待他杀够了，就有人杀他了。”

魔刀一叹，说道：“他也是你的徒弟。”

疯士大笑，说道：“对啊，他也是我的徒弟，我杀了我的徒弟，却不干你事儿。”

魔刀说道：“你根本杀不死他，凭你那一点儿本事，怎么能杀得了他？”

疯士昂然：“我去与忘世道人联手，你等着吧，我提着你徒弟的头来见你，你那时休要吃惊。”

疯士走了，他一边走一边唱：

“世人皆醉我独疯，

世人皆疯我独醒。

我说世人多糊涂，

世人说我自来疯。”

×

×

×

疯士走了，他再不理魔刀，他知道魔刀也奈何不了他。

魔刀想一想，去找忘世道人，他必须对忘世道人也来一番警告，要他不得滥杀无辜。

他想到了素女心心，心道：还是她心性直爽，便无那么多的忧虑，不像他，对于徒弟那种且爱且怨的心重，无法从那烦恼中解脱，素女心心啊。

魔刀自问心中：他是不是很喜欢与素女在一起？他知道他是。但他是个很自重的人，他不会素女说一句什么，他不会说。

素女心心带着那两个唐门的人，她去了哪里？

情贪转薄

第一章 女人恨苦

青青面对着卓书，她的眼里满是仇恨，她说道：“我杀你的喇嘛，让你受吐蕃人恨毒！”

卓书大笑，说道：“青青，你是我床头的狗，你不如去吐蕃，做我毡帐里的看守，那样你既不用做女人，也不必做男人，你看可好？”

青青冷笑，说道：“听你说话，像足那个阎可怜，有时说些可好可好的废话。卓书，你拿女人当狗，我必拿你当狗！”

卓书说道：“我尝够了玩狗的好滋味，可没尝过做狗的滋味，你拿我当狗，我谢你了。”

他给青青一揖，那神气既嬉且赖。

青青回头，对身后的秀早说道：“你走开！”

秀早说道：“不，如果小姐输在他手，我就与他拼了。”

卓书冷笑：“你凭什么跟我拼？凭你一身肉，还是凭你那笨样儿？”

秀早骂道：“卓书，你不是人！”

卓书说道：“卓书不是人，是神！”

秀早再想骂他，但不知骂什么才好。他是一个无赖，张口便骂，你骂他一句，他有十句应答，且轻薄无行，令人生恨。

青青说道：“他再没什么机会说脏话了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从前我与女人贪欢时，总是不那么有趣。如今我知道那原因了，没有你在床前帐角看着，我怎么能有兴致？你看我与可心、可怜两个女人在一起，她们多快乐？不如你也来，也算是我的侍妾。虽说你不像一个女人，只像是粗男人，我也将就罢了。你看可好？”

青青戴了鹿皮手套，看着卓书，说道：“死到临头了，你还不自省？”

卓书说道：“我答应你哥哥，替你医治，我特到中原，就是去看你的。你看到我，不对我痛哭流涕，不对我感激涕零，我怎么能愿意给你治病？”

青青恨道：“卓书，你就要死了，再也不能害女人了，你害过的女人都会大声欢笑，她们再也不会作恶梦了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你动手好了，只怕你干不了什么。”

青青的手里握着十枚暗器，卓书说道：“你得拿一些破沙子，不然那暗器打不到我，只有毒沙才可能刮到我衣角。”

他的嘴角带着嘲笑，说道：“那个唐逸自顾不暇，来不了，要你一个臭女人抛头露面，不成体统。”

青青怒道：“看打！”

她的暗器飞出去，那卓书也暗暗吃惊，真个是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，她的暗器出手，真有大家风度，只一出手，便见那暗器嗖嗖直飞，有斜斜而进的，有直直射出的，

有绕飞而射的，成缤纷一片。

卓书大笑，说道：“我拿你放在床头，百般温柔，你何苦那么恨我？回唐门那么久，不来思念个郎，天天练什么暗器，莫非你真个要做男人婆？”

青青不理他，自顾飞出暗器，卓书见那暗器到了眼前，大吼一声，双掌齐出，用一个大摔碑手的姿势，摔出去！暗器飞炸开，无一枚能打在卓书身上。

他再看青青，青青脸色不大好看，她恨道：“卓书，我杀不了你，我杀我自己！”

青青作势要把那暗器钉在自己的身上，卓书冲上来，说道：“别动！”

依卓书心思，像青青这样子的女人，比身旁的可心、可怜更是好看，如今他看青青，妩媚中更有一种英气，爽朗里有些温柔，真个是男人相女人样儿，要多美有多美。卓书看她出手掷暗器，那姿势朗如飞天，明若艳姬。她要自尽，怎么能行？

卓书身子一趁，也是艺高人胆大，不防青青有什么暗招。如果青青要自尽，他不去救，只是看着，青青也无法动，但他一动，青青反动了。她看卓书的全身都露在她眼前，她的手突地扬起！

卓书后来忆起那一幕时，心里犹有余悸，那是什么情景啊？像是漫天开了鲜花，满满的鲜花，在空中炸开，有红的有绿的，有蓝的有黄的；有快有慢，有直有斜；有叫着的，有不吐声的；有柔柔一团的，有散成一片的。

卓书的身体全都暴露在那暗器下！

他大叫一声，倒在地上。

在这关键时刻，只有一个方法最好，那就是倒在地上，可以躲过所有的暗器。

但青青也知道，在他倒下时，青青射出两枚铁相思刺。

铁相思刺，相思入骨，不死不休的铁相思刺！

噗噗两声，铁相思刺打在卓书的脖颈上，打在他的胸前！

青青说道：“听说你两次不死，都是身着铁甲，这一次也着了铁甲了吧？”

果然，那一枚铁相思刺打在卓书的胸前，并不曾打入他的肉内，但另一枚却是打在他的脖颈上，他的脖颈上流出了鲜血。

卓书忽地觉出了嘴有些干。他不动，只是眼看着走近的青青。

青青眼里有泪，她在哭，手里拿着暗器，对走近来的可心可怜叫道：“不许动，动就杀了你们！”

可心说道：“青青姑娘，你放了大王吧，他对你那么好。”

青青怒道：“你是人不是？你懂不懂什么叫好？”

可心被她一呛，也说不出话来。

可怜说道：“青青姑娘，大王在吐蕃呆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出来？不就是来救治你吗？他时常提起你，他想念你。”

青青流泪叫道：“胡说！他只是想要我受苦！”

可心说道：“不是，他来救治你，便是有心，佛也看见的。”

卓书此时说不出话来，他只看着两个女人，不想让她们替他说话，他愿意死在青青手下。

青青过来，用她戴着鹿皮手套的手指挑着卓书的下颏，说道：“卓书大王，我用你做我的床前狗，我要用你做一年我的床前狗，一年后，我再杀了你！”

青青满面杀气，对可心、可怜说道：“好，你们走吧！”

可心、可怜看着青青，忽地可怜说道：“青青姐姐，你这就不对了，当初他玩弄你，是我们两个看着，如今你玩弄他，也得我们两个看着才可。”

青青冷冷道：“我不用你们看着。”

可心说道：“你怕我们救了公子？”

青青傲然道：“胡说！你们怎么能救得了他？他中了我唐门的毒器，只有我才能救他。”

秀早看着卓书，说道：“小姐呀，你看他不说话，真的清静了许多啊，你看要不要让他变成哑巴，要他只能看着你，不能用他那一巧嘴。你看好不好？”

青青一笑，说道：“一只哑巴狗有什么好？”

秀早说道：“好啊，你看，要她们也来吧，人少了，不好玩，你看着他，看也的人多，知道的人越多，我们就越得意啊。”

青青看着可心与可怜两人，说道：“你们两个也受够了他的欺负，好啊，让你们也看看，坏人终必当报的道理。你们两人要跟着我，那也好，只是得吃下这两粒药，你们就中了毒，如果动手害我，必会毒发。你们愿不愿服下这粒药？”

可心看看可怜，可怜看看可心，两人心意相通，服下了那粒药。

青青对卓书手下的吐蕃勇士说道：“你们回去吧，如果有谁敢来扰我，我第一个便杀卓书！”

她拿着一枚铁相思刺，对着众人道：“我这暗器里下了慢毒，卓书脖子上有一枚暗器，就钉在那里，如果他一动，那脖颈等着折断吧。”

吐蕃勇士虽是看见大王落在人手，但他们不敢轻易而动，只是看着，远远地看着。可心说道：“你们回去吧，报与黄绝、扎嘎知道，就说大王与青青姑娘在一起。”

众勇士渐渐远去，他们上马走了。

卓书身子能动了，但他的脖子不能动，只能挣着脖子。秀早说道：“大王，你不能直脖子，但也不能动，要是一动，那铁相思刺会刺入更深的。”

说罢她咯咯地笑，笑得很响。

青青说道：“我们回去，回到唐门去，听说江湖上有人要害哥哥，我决不能不管。”

秀早说道：“是啊，如果有谁要害公子，姑娘给他一下暗器，满天花雨，看谁厉害？！”

她一撇嘴，令卓书也不禁莞尔，他笑道：“看来秀早姑娘也成了英雄。”

秀早喝道：“卓书，你歪着脖子，不必说话。我要你好看！你学一声狗叫吧。”

卓书看看可心、可怜，突地说道：“我要学狗叫，你两人定难过。”

可心轻声说道：“你愿意学便学，管过别人吗？”

卓书释然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天杀的卓书。”

× × ×

青青带着几人，一直向蜀中走，她一路上住店，人都惊奇地看着她，她不管别人是不是看她，只是喝斥卓书，最可怕的是卓书脸不变色，任她喝斥来去。眼看快到了蜀中，这一日到了梓州，卓书说道：“青青姑娘，我能不能去看看阎惜情？我是她从前的恋人，你也知道，我一向对我最亲热的女人从不忘怀。”

青青怒道：“不可，你再不能自己去走。”

卓书笑吟吟道：“你是我的亲人，她也是我的亲人，我决不能厚此薄彼，你说是不是？我大老远地来看你，也得去看她。如果我到了梓州不去看她，又要被女人骂我薄情了。”

青青不睬他，让他自顾自说去，卓书脸也不红，说起当年他与阎惜情的情意来，竟是情意殷殷，喋喋唆唆，说得可心与可怜都低下头去，不敢看他，想着平时他那狂态，竟是心扑扑乱跳。

要知道卓书每一日总得有女人抚摸他，方才能睡，这一日日被青青牵着扯着，像条狗，扯来扯去，更是精神萎顿，哪里有闲时与两女亲热？惹得可心与可怜想着他那狂劲儿，也心跳不已。

待得晚上，青青果真把可心、可怜吩咐去别房去住，自己与秀早居一室，把卓书放在床角。她说道：“我也知道，你有本事，能用内功逼出毒来，但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一逼毒，那一枚铁相思刺决不会对你客气，你的脖子一暴，脖筋折断，你再有本事，也使不出来了。”

卓书笑说道：“我只是改了你的容貌，你却让我歪着脖子，不妙，不妙！”

他恶眼瞪着青青。

青青把他拴在床前，与秀早说上几句话，秀早说道：“有男人在屋里，我睡不着哩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不是男人，不是男人，是狗，是狗！”

青青怒喝道：“你是狗，狗能吠，你叫几声听听。”

卓书果然低吼了几声，青青说道：“也好，只是叫得低声了些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别人在睡，怕打扰了别人，不好意思。”

秀早拍手叫道：“一条好狗，一条好狗！”

卓书说道：“是好狗，是好狗。”

× × ×

青青要入睡了，竟是再看看卓书，蓦地想起莫奴生，那个黑汗人住在她的屋子里，那时她心跳不已，左睡睡不着，右睡睡不着，只是听得那男人的香甜鼾声，心里鹿撞似地跳。

如今她不是那个小姑娘青青了，她是久经屈辱的青青，是一个被卓书用训狗的法子训出来的人，她心狠手辣，她会用各种法子去训卓书。

她的心里，莫奴生的影子已是淡了。

她脱去长衣，再脱去内衣，露出美妙无比的胴体来。

卓书一叹，说道：“你那美妙无比的身子让狗看到了。”

青青冷冷道：“你只是一条狗，狗不会污辱人！”

卓书说道：“只可惜是一条好狗，能看出女人好坏的好狗！”

青青对秀早说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脱衣服？”

秀早虽说用被子蒙住了头，但她仍在屏息倾听，一听得小姐说她，揭开了被子，说道：“我不在臭男人的面前脱衣服。”

青青冷冷道：“你早晚必得在臭男人的面前脱衣服，还会脱得很快呢。”

秀早叫道：“小姐，你脸皮太厚！”

青青冷冷道：“我没脸皮，你说得错了！”

秀早不出声了，她知道，小姐变了性子，自从她被卓书污辱了，便变了许多。

卓书嘿嘿而笑，说道：“青青，你一个女人，再怎么作，也是女人作态，把男人拴在床头，让他把春光都看尽了去，不怎么妙啊。”

青青跳起来，大叫道：“混蛋，我要杀你，看我怎么杀你！”

她抓住了卓书，把他扔在床上。

卓书叫道：“恶狗上床了，恶狗上床了！”

青青恨道：“我没想好怎么做，也许我要像你一样，给你做一次手术，让你也变成一个男人不是男人，女人不是女人的东西，看你怎么办？”

卓书大笑，轻声对着青青的脸吹气，说道：“你离我太近，让我怦然心动，你离我远一点儿，我才能不看着你心跳。”

青青说道：“你怎么折磨我，我便怎么折磨你，你看啊！”

她叭叭地打卓书的耳光。那耳光打得很响，竟使得卓书的嘴角流血了。

卓书仍在笑，他知道他的脖颈上很麻，那是唐门的毒药，他不能动，但他的脸能动，他的嘴能动，他用嘴上的话语去刺伤青青，用他脸上满不在乎的微笑去刺伤青青。

他不能服输。

一个堂堂的吐蕃王，怎么能服一个女人？

卓书说道：“男人折磨女人时，他是占了便宜的。女人折磨男人时，男人还是占了便宜的。你不懂这个道理吗？”

青青说道：“好啊，我便叫你占便宜。”

她脱了卓书的长衣，让他如当初她在那夜里一样，她想出了折磨卓书的许多法子，但那法子都是男人折磨女人的，她能用吗？

她忽地想到，她用尽那些法子，哪一个让卓书痛苦，她使用哪一种，那样才好。

她把卓书的根蒂抓在手里，狠狠地抓。但卓书大笑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几日不得可心、可怜抚摸，我睡也睡不着。你要能多这样，我便睡得着了。”

她再拿出痒药来，放在卓书的身上，放在他的手够不到的地方，她笑说道：“卓书，你好好尝一尝滋味儿吧。”

卓书在呻吟，他的呻吟像是男人在求偶，他那眼光令青青心跳，她怒喝道：“卓书，你受够了吧！”

× × ×

突然，她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，那是莫奴生，是她几乎忘却了的莫奴生的声音：“你与他还是那么亲热？”

莫奴生正看到卓书在呻吟，看到她像骑马一样骑在卓书身上。

莫奴生说道：“我要来看你，我想你，但我看到你很快乐，我知道我想错了。”

莫奴生的手里提着刀，但他的刀垂向地上。一个视刀加命的人，如今你要对他射出几枝暗器，他必死无疑，他如今已是魂落魄丧！

青青的心突地空了，她知道她还在乎这个男人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

莫奴生说道：“我误了你的大事，我要走了。”

他没看到卓书的脖子上的铁相思刺，他也没看出卓书那呻吟只是一种求偶，想对青青求偶。他也没看出青青只是恨卓书，在折磨卓书。

青青心冷冰冰，她说道：“我与你再无关系了，你再不必看我了，你的两个孩子都在唐门的洞里，他们没死，你要找他们，就去唐门好了，我也可告诉他们离开唐门。”

莫奴生说道：“你能不能替我告诉一声他们，就说你是一个贱人！”

他一字一句地说出此话，眼叮叮地看着青青。

青青的面色铁青，她说道：“好啊，我就告诉他们，你说我是一个贱人，还告诉他

们，你为什么说我是一个贱人。让他们去找你。”

秀早要说话，被青青狠瞪一眼，不敢吐声。这时她要说话，必会被青青生吞了。

莫奴生只能说一句：“好，好！”

再说什么，他也说不出了，想当年，他迢迢千里带着两个孩子，一心扑奔青青，他想着的青青是冰清玉洁的青青，可眼下看到的她，她是一个淫妇，一个荡妇，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，卓书那么害她，她还与卓书混，看来不必再救她，她已是沉沦到底了。莫奴生提着刀，说道：“你我从此恩断义绝！”

青青笑了：“不必那么绝情，我与你原来也没有什么恩，也没有什么情，只是你一厢情愿罢了。”

莫奴生咬着牙，他走出去，他要叫喊，在客店里不能叫，他不愿意叫，他要走，要赶快离开这里。

第二章 双兔傍走

左军头领萧余与他的副将李泯站在营中。

他们的部队随着大军一直走，如今到了回鹘的土地上。

他们夺了伊州，准备与耶律重恩的大军遥相呼应，耶律重恩的大军迫近了高城，此时的回鹘旧臣集一部人马在守高昌城。

他们带领的大军足有五六万。

萧余说道：“王妃令我们镇守伊州，要大军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如果我们能得到充足的粮草，那就更好了。”

李泯道：“我们去附近的村落抢粮草，也无甚可抢了，还得有更赶的办法。”

李泯说道：“依我看，要走远一点儿，明天我带几千军士去远处，抢些粮草来。”

萧余忽地说道：“我知道有一地，有粮草，如果你与我敢做，那儿的粮草尽够我大军用的了。而且可以夺国。”

李泯失声道：“你要攻西夏？”

萧余说道：不错，大王如今事事听王妃的，我们做事，王妃也会认可。如果我们进攻西夏，不仅是夺得了头功，也是替大军得一个出路。”

李泯说道：“此事还须从长计议。”

萧余说道：“我领军去攻西夏，你带兵呼应，伊州留下一万兵守住，我们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有什么不好？”

李泯说道：“我们能成功吗？”

萧余说道：“你没留意，如今大王再也不像从前了，他两眼无光，那么懒懒的，一切都着王妃处理。我们如不再振作，恐大军再无国土，西辽还哪里有望复国？”

李泯说：“好，就依你，我们去夺西夏。”

× × ×

萧余带领三万兵马来掩袭西夏。在瓜州古渡，他分兵而进，到了瓜州，兵士悄进，马也裹蹄，直扑瓜州！

州城正在熟睡。萧余心道：上天作美，让我萧余得大功，我如得了瓜州，便得了西夏的一条臂了。兵士正在向城墙上爬，爬得看看近了，正要爬上城墙，忽听得一声响亮的锣声，有人叫道：“西辽兵来夺城了！”

城上火把通明，有人高叫道：“你们西辽人出了叛徒，告密，告密！”

那些从城墙箭垛上扑出的西夏兵，讨着那刚要扑上去的西辽勇士一阵刀砍，可怜那勇士只能抓着梯子，不敢放手，便不得力，被西夏兵砍得翻滚下城。

一时死伤无数。

萧余叫道：“退，退！”

正要退下去，忽听得有人嘶叫，喊杀声中，两边冲出两队伍，那是西夏瓜州的军队，叫道：“莫叫走了萧余！莫叫走了萧余！”

萧余看看西夏早有所备，一时惊慌，夺路而走。那两支队伍也不甚逼，只是在身后追杀，杀伤无数西辽人，他们追得远了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萧将军，我们歇歇吧？”

萧余也知敌军远了，说道：“好，便歇一歇。”

他躺在树下，看着部队，怎么走漏了风声，莫非真的部队里有敌人的奸细？他正在想，忽地听得有人叫道：“我肚子疼，我肚子疼！”

一叫时，便有许多人也跟着叫。原来是昨夜吃的什么，此时毒发了。

萧余叫道：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”

他惊慌无措，再看身旁的兵士，都是口吐白沫，倒在地上，只有吐气的份儿，没有再喘息的力气了。

便见在昏黄的夕阳下，站起来两个人，一个是细皮嫩肉的书生模样，一个是粗壮的大汉，那大汉手里提着刀，说道：“这么做也太作损了一点儿。”

那书生模样的人说道：“你不作损，怎么杀也是杀。杀猪也是杀，余人也是杀，一样都是杀生。在佛祖眼里，都是罪过！你莫不如就直截杀人得了。”

那粗壮汉子对萧余说道：“你是萧余，是耶律重恩的手下大将，是不是？”

萧余点头，那粗汉说道：“我叫齐眉杨，在蜀中很有名的，你认不认得我？”

萧余忽地想到，蜀中是大宋的地域，他来此做什么？

齐眉杨说道：“他叫须小仙，你也听清了，别到了地狱，不认得是谁杀了你。”

须小仙说道：“别废话，杀他算了。”

齐眉杨说道：“不行，要告诉他，君子行事，必正其事，必正其名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啊。”

须小仙大笑，说道：“平时你说我掉酸，你今天怎么掉酸起来？”

齐眉杨说道：“告诉你也无妨，你们耶律重恩得罪了我家姑娘，她叫倩倩。”

萧余一叹，原来仇怨在这里。他低声说道：“那是个人恩怨，不必拿三万大军出气。”

齐眉杨说道：“不光你们三万大军，你们在高昌城外的那十几万大军，也会一齐被灭掉。你们的耶律重恩与红顶天也得齐死。那里有倩倩姑娘自己去动手。你们死定了，你懂不懂？”

萧余一叹，他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杀吧。”

须小仙看着齐眉杨杀死了萧余，说：“别的人不杀了？”

齐眉杨说道：“放过他们算了，我们去找那个李泯。”说着，忽听得有喊杀声，齐眉杨说道：“他们就是再活过来也做了西夏人的俘虏，我们走吧。”

眼看着他两人骑上了马，飞奔而去，那些躺在地上的兵士动也动不得，他们正被毒倒，心里熬煎着，哪里说得出话来？只能眼睁睁等着那西夏兵来杀他们。

× × ×

李泯看着两人，问道：“怎么会出事？”

齐眉杨说道：“不知道，只是知道他们都中了计，人家西夏早有防备，一待上城，人家一声呐喊，便砍伤杀死无数，再在城旁扑出两支队伍，把我们打乱了，我们是逃回来的。”

李泯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们退吧。”

正说着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别放过了西辽败兵！”

看远处飞奔而来的是西夏兵，齐眉杨叫道：“前军被消灭了，我们要被包围了，我们要被包围了！”

他们叫喊着，上马就逃，那李泯叫道：“别乱，乱军必败！”

哪里有人肯听他的，全都上了马，匆匆逃走，齐眉杨叫道：“跟我走，去找大王，只有大王与王妃有本事，能打胜仗啊！”

那些西辽勇士一听，也是有理，跟着齐眉杨，一齐奔向高昌城而去。

李泯本来想止住败兵，但一见兵败如山倒，他再呼吼，也是无用，只能跟着那败兵向回逃。到了伊州，守城的兵将看是自家队伍，忙开城迎入，齐眉杨叫道：“前军败了，萧将军阵亡了！我们要逃，敌人要赶来了！”

他卷着一股队伍扑向高昌，过城而走。

那守城的兵士人心惶惶，有的下城，也跟着逃走。

× × ×

一支队伍拼命向高昌城外扑奔。

那是齐眉杨带领的队伍，他到了高昌城外，对众人道：“你们听着，我们不可说是从伊州败出来的，只说是去打西夏兵败的，不然大王与王妃定不会放过我们！”

那些兵士答应，他们也知道红顶天军纪严明，怕她会重罚败兵。

围城的十万大军散成星状，围在高昌城外。

红顶天看到来了一股兵，无队无形，便派一将，冲出阵来，喝问道：“什么人，敢来冲阵？”

齐眉杨叫道：“我们是从西夏归来的大辽军，请王妃容我等禀报！”

红顶天命人叫他们进来，命他们派十个人来见。

齐眉杨说道：“我去，如是王妃军法，我自作自受，有哪几位兄弟敢与我同去？”

须小仙大声道：“有什么了不得，我也去！”

更有几人愿意，拍胸愿往。

× × ×

红顶天帐内坐着几个人，说道：“有什么军情要禀报我？”

齐眉杨说道：“报与王妃得知，萧余将军自作主张，带我们去攻西夏，结果西夏早有防备，我们一攻上城，人家从箭垛上一哄而起，当时杀伤我兄弟无数。再从城两侧扑

出两支军来，杀得我们败退。我们退回，路上遇上李泯将军，他也被那西夏的追兵所败。”

红顶天大吃一惊，问道：“伊州城怎么样了？”

齐眉杨说道：“李泯将军正在守城，我们急急赶来，便是要禀报王妃的，我们想，李泯将军不能作主，还得王妃与大王带领我们，才能打胜仗。”

红顶天心道：是啊，萧余无谋，便大败亏输。李泯更可能不行，我怎么办？

红顶天说道：“你们去营中歇息吧。”

齐眉杨与须小仙等人叩拜后，走出营帐。

× × ×

耶律重恩走过来，他问道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红顶天笑笑，说道：“左军被人击溃。”

她不愿意说出是左军首领萧余带兵去攻西夏，兵败被杀。是她主张用萧余的，耶律重恩没有说话。

耶律重恩看着她，看她言犹未尽的神色，知道她不愿意再说，便不再问。

× × ×

天仍是黑的，红顶天处理完军务，来到了大帐，她看到耶律重恩正在饮酒，他一杯接一杯地喝着，红顶天看看他，说道：“军中不宜多饮，你还是早些歇吧。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不忙。”

红顶天说道：“那好，我要睡了。”

她也实在是累了，便倒在床上，睡着了。

待得她睡醒了，听得夜梆二更，耶律重恩仍在喝酒，她睡意朦胧地问道：“怎么还喝？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不喝做什么？”

红顶天说道：“睡吧，明日有许多事要做。”

耶律重恩笑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有许多事要做，我没有什么。”

红顶天一听他说话不是心思，便起身道：“你有什么事，说好了。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我没有什么事，凡有大事，都有你替我操心，我还有什么事儿可做？”

红顶天一听，他真的不是味儿了，便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说我做错了？”

耶律重恩看着她，看她那瘦削的脸庞，蓦地心道：我是男人，怎么会如此浅见！？她做的一切，都是为我。她替我分忧，我决不能对她再薄情。

但他心内怒气，仍是不息。她不是女人，她不是一个很平常的女人，她不能给他女人应给他的一切。

他不吐声。

红顶天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左军萧余被杀，李泯带兵正在拢来。如果不出错，大约明天会到。”

耶律重恩想一想，问道：“萧余怎么会被杀？他被谁杀了？”

红顶天说道：“西夏人。”

耶律重恩问道：“西夏攻了伊州？”

“不是，萧余自作主张去攻瓜州，结果被人发觉，城下被困，人也被杀，李泯逃走，丢了伊州。”

耶律重恩不语，左军再败，给他再添烦忧，如果孤军再攻高昌，退也无路，大军会经不住折腾。

红顶天说道：“只有一计可安，就是再派人去守伊州，不能丢了伊州。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我去守伊州。”

他盼着红顶天说，他是西辽王，他来高昌城，敌人会更畏惧。但红顶天不语，她说

道：“只能派三万军，与你去守伊州。”

耶律重恩看着酒杯，说道：“好！”

他忽地欲语，想对红顶天一吐心里块垒，但恰在此时，红顶天打了一个哈欠，说道：“我累了，睡吧。”

她倒身再去睡。

× × ×

一阵风吹来，吹开了帐门，耶律重恩看看红顶天，她丝毫不注意那帐门是开着的，她是盖了被子的，他去关门，再回来时，一饮而尽那一杯酒。

忽地，他大声叫，叫道：“有毒！”

红顶天睡得太香了，竟没有惊醒。帐门开了，走进来了几个人，当先的是身着大辽青衣的齐眉杨与须小仙，后面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小兵，细细看，她原来是一个女人，看她走路的姿势，才看得出，她是倩倩，她是倩倩！

不知怎么回事，耶律重恩的精神反是一振，他不盼望红顶天醒来了。

他中了毒，身体在抖。

倩倩说道：“点了她的睡穴。”

齐眉杨去点了红顶天的睡穴。耶律重恩心一松，他看着倩倩，叫道：“倩倩姑娘！”

倩倩冷冷道：“倩倩姑娘也是你叫的吗？”

齐眉杨上去就给了他一个耳光，再问道：“要不要再打他了？”

这一个耳光打得他耳鸣不已，脸立时红肿起来。

倩倩说道：“好啊，再打他个耳光。”

齐眉杨乐得效命，他们为了这个耶律重恩，千里迢迢赶来，就是要杀他，好不辛苦，此时打他几个耳光，也是好的。

倩倩说道：“耶律重恩，你就要死在我手了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耶律重恩心道：如果是红顶天此时醒着，我自是无法对她陈情，可红顶天此时被点了睡穴，我对她说我的心里话，有什么不好？他大声道：“倩倩姑娘，你一走，我一直精神不振，我有话对你说，我说完了话，就是被你毒死，也心甘情愿。”

倩倩冷冷道：“你污辱了我，我要杀你，这是一还一报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我也知道，你与答罕只是忘年交的朋友，他与你在一起，也无夫妻之实。”

倩倩恨道：“我与他无夫妻之实，你就能乘虚而入吗？你与答罕份属君臣，你怎么能动我？！”

她几乎是吼出来的。

耶律重恩仍是轻声，他说道：“那一天的罪过在你，并不在我。”

倩倩冷笑：“怎么罪过在我？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我天天看着你，也知道你是一个天下绝色，我看你时，也垂涎三尺，但你是朋友的妻子，是我大臣的妻子，我是君王，怎么会戏弄你？是你不该到了我的婚帐，那一天喝多了酒，我才进了帐。你不是我的妻子，为什么要睡在我的床上？”

齐眉杨与须小仙不料得竟有如许曲折，只知道倩倩受了耶律重恩的污辱，她要报仇，不知有这许多的委曲。

倩倩说道：“那一天我与红姐姐在一起，我们聊天，聊得累了，她与我便睡在一起，她也该提醒你会来，她是你的妻子，我不是。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我在帐内摸到了你，我不知道我那时怎么想，我想你不会是红顶天，但我一摸到你，你那感觉……”

倩倩大喝道：“住口！”

听得帐外有人走近，问道：“大王，有什么事儿吩咐？”

倩倩看着耶律重恩，齐眉杨凑近了红顶天。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没事，我们正在议事，

你远些去，小心不要叫人打扰我们。”

那勇士听命去。

第三章 瓜田李下

耶律重恩大声道：“我就要说，你要毒死我了，我为什么不说？我告诉你，我最先爱上的是你的姐姐思思，我中了毒，她吮我的毒伤，救了我，我很感谢她。后来你来了，我爱上了你，我喜欢你，我不喜欢红顶天，我喜欢你。我那一天要是娶了你，我不会喝酒，我会在帐内老实地等着你，我要与你好好欢娱。”

倩倩看着齐眉杨，再看看须小仙，他们不觉惊奇，世上的男人，只要他是一个正常的人，便会喜欢倩倩。天生尤物，世上绝色，且人又善良，哪会不讨人喜欢？耶律重恩喜欢倩倩，也是常情。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说我不知道那就是你，我也不承认，我那时怎么竟是心内欢跳不已，急急扑至你身上？我知道是你，我也不悔，只惊喜，我怕，我怕你不愿，我怕你难堪，但你愿意，你的身体告诉我，你愿意，你的心也愿意，对不对！”

倩倩喝道：“胡说！我不愿意，我只是愿意与你的妻子红顶天在一起，与她闲扯，说得好愉快。后来睡着了，你才来的。你为什么要点灯？”

这一问，连齐眉杨与须小仙都皱眉了，她这一问问得没理，男人进了洞房，很少有人喜欢再明灯烛火的。

耶律重恩不屑于答她一问，他只是瞪眼看她，叹气道：“我已说完了，你愿意杀我，便杀好了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你既是不喜欢红顶天，为什么娶她？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婚姻有时只是利益，何必再追问我？”

两人再不言语。

× × ×

忽地有人说话了：“我真的不该醒着，我不醒着。”

原来那说话的是红顶天，她缓缓坐起来，说道：倩倩，我当时也有过心思，我想，耶律重恩是一个男人，好歹也是西辽王，就算他污了你，娶你也不为过。我没料得到有那么多的内中苦衷。”

她在轻轻穿衣服，对耶律重恩说道：“你从未对我说过一句知心话，原来你并不真心喜欢我，可你为什么要娶我？”

齐眉杨忽地失声道：“我忘了，我点好她的睡穴。”

究竟是他故意如此，还是他真的没点好穴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。

可糟糕的是，红顶天把耶律重恩的表白听得清清楚楚。

红顶天说道：“我要走了，我是西夏人，我该回到西夏去。我真糊涂，一生把心应许了一个老人，我再能为别的男人做什么？我真是犯贱啊！”

红顶天穿好了衣服，对倩倩说道：“你给他下了毒，但你不能杀他，你也不会杀他。为什么不杀，你自己也清楚。”

她再看着耶律重恩，说道：“多谢你说出了真心话，我要走了。”

眼看着红顶天要走出帐房，耶律重恩忽地大声叫道：“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！你走了，西辽大军怎么办？”

红顶天回头道：“你怕什么？你是西辽王。”

耶律重恩大叫道：“我早就不是了，你提拔军中战将，自作主张。你弄出了左军右军，我也不知。我只是一个饮酒消愁的大王。你的西夏王是不是也如此？你是不是到了哪里，都要自作主张？你把西辽兵士都弄得只知道王妃，不知道有西辽王了。”

红顶天冷冷说道：“你要是太阳，哪里怕月亮会掩你的光辉？你无能，才会怕老婆

更比自己强。我看你还是自己去弄西辽大军吧。”

红顶天拿起她的小枪，说：“我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这一杆枪是我自己的，我要走了。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拿走你的东西！”

红顶天说道：“你有了新女人，你送她好了。”

只剩下了帐内的一些人，听得那红顶天上了马，咯咯的马蹄声渐渐远去。

× × ×

齐眉杨问道：“倩倩，要不要杀了他？”

须小仙扯一扯他，看着倩倩那样子，似乎失去了魂魄。

倩倩好久方才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男人也有如许可怜，何必做什么西辽王？”

听她说话，似有无限感慨。她上前去，捏住了耶律重恩的嘴巴，给他塞上一包药，说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齐眉杨说道：“不杀他了？”

倩倩无语，只是独自一人走出帐外。

她是一个女人，装作一个小兵来投西辽军，与那些男人住在一间帐内，因为有齐眉杨的兄弟们护着，侥幸无事。但她女扮男装，也够若了。

可她的苦换来了什么？是杀了仇敌的欢欣？还是报复了耶律重恩的欢乐？

她让耶律重恩的几万大军没了，丢了伊州。她通知了西夏，告知西辽兵犯，偷袭瓜州，让西夏人痛击了西辽兵，杀了萧余，她还让红顶天离开了耶律重恩，把他弄成了孤家寡人。

她还有什么不满？还有什么不快乐的？

但她真的不满，不快乐。

她发觉报仇并不能使自己快乐。

她上马，说道：“我们走！”

齐眉杨与须小仙不知她心情复杂，只好跟着，他们呼唤营内的兄弟，一齐冲出去。

有将军来拦，那倩倩高声叫道：“没看到王妃出去了吗？我们是去追去保护王妃的，不怕误大事吗？”

那将军一听是保护王妃，忙是让开，随他们一股军马冲出营。

× × ×

齐骁与齐骏两人从酒店走出来，他们乘唐门被灾的机会，拿下了蜀江大酒楼，且把那酒楼的生意弄得红红火火。

如今他们兄弟两人齐心，竟是有取代唐门之势。

齐骏说道：“兄弟，你看那个女人，吊眼梢子，只是瞅你，看来她是看中了你。”

齐骁说道：“哥哥，我可是有妻子的人。”

齐骏说道：“你妻子在哪里？你说，她在哪里？你不必那么古板，大丈夫三妻四妾，有什么了不得？你再娶一个妻子，我看也好。”

正说话，忽地面前站了一个人，那是一个年轻人，他说道：“你们听说唐门被祸的事儿吗？”

齐骏喝道：“你是谁，挡着我的道了！”

那年轻人说道：“唐门的人天天看着你，你自不觉，齐骏，你以为蜀江大酒楼会是你的？”

齐骏指着他道：“你神气什么？当你是唐逸？你就是唐逸，他如今也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。你有什么了不得，要与我们兄弟动手吗？”

那年轻人笑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记着，我叫唐拴，拴门的拴。”

他拿出鹿皮手套，细心地戴好，齐骁忽地想到了什么，叫道：“小心！哥哥！”

他身子一翻，人翻出去了。

齐骏喝得多了，他拿出剑来，指着那人，喝道：“我杀了你！”

正说着，忽地看到了漫天的花雨。

那不是花雨，那是暗器在空中炸开！

很美很好看的暗器。

齐骏倒下了，他倒下时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唐逸，我杀……”

他杀什么，再也说不出来了。

齐骁逃走，他知道那个年轻人不会放过他，他要逃走。他走得很快，一直走到了巷口，但他看到了那个年轻人，他一拳击去，正打在那年轻人的前胸。年轻人挺一挺，受住了，但他伸出手来，慢慢给了齐骁一拳，说道：“一还一报！”

齐骁咬牙忍住，但他终是忍受不住，哇地吐一口血，喷了一天血花。

那年轻人说道：“你还是尝尝唐门的铁相思刺吧。”

年轻人拿出一枚铁相思刺来，拍在齐骁的背上，说道：“齐公子，多保重。”

齐骁躺在地上，他的背有些麻木，他看着天，想着杨洛儿，说道：“洛儿，我赶回来，和哥哥一齐死，我和哥哥一起死了，我要死了。”

他想着洛儿，说道：“洛儿，你别怨我……”

× × ×

钱匡坐在屋内，他忽地看到了一个人，一个女人。

说得确切些，她不算是一个女人，只是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子，有十五六岁，她一笑露出两只虎牙。

她说：“你想灭了唐门，有什么打算？”

钱匡有些惊讶，这么小的孩子，竟问他此事。他说道：“我没想灭了唐门……”

小姑娘有些不耐烦：“你想久了，你那以前就想，当唐逸劝你，用唐定替钱平做保四堂的主管时，你就想杀他了，而且你与吐蕃王卓书勾结，做他的爪牙，是不是？”

钱匡说道：“一个孩子，如果知道得太多，是不是不会长寿？”

他站起来，对着那小丫头说道：“你要是唐逸的人，还是回去的好。”

小丫头说道：“依我看，你与唐逸作对，特别来劲，是不是唐逸得罪了你？”

钱匡大声道：“不错，他管别的事，我还不生气，可他管来管去，竟管到我老婆的头上来了，我不杀他难消我怒气。”

但旋即他脸色一变，说道：“我杀不了他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”

小丫头拍手说道：“你暗算他啊，上一次你暗算他，派了几个人，那几个人没杀得了他，是有人救他，是不是？”

钱匡冷冷道：“我改了主意，虽说你年纪还小，但我还是要杀了你。”

他站起来，正欲用大摔碑手去击那女孩儿，忽地女孩子叹一口气，把他叹呆了：“钱公子，你输了，你根本就不是唐逸的对手，你听说过唐绳没有？”

钱匡的身子一震，唐门的人爱诅咒，那赌鬼都说：“要我说谎，让我出门碰上唐栓，不，就碰上唐绳！”

看来，就连唐门的弟子，也最怕唐绳。

钱匡也想知道那个唐绳是什么人，但他问不出，所有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叫唐绳的人，至于他是什么模样，是男是女，谁也不知。

钱匡说道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

“杀人。”

“杀谁？”

“杀你啊，你要死了，还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钱匡看着她，忽地一笑，说道：“好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你别动我妻子。”

小丫头笑了，说道：“就是在那院子里住的那个美人，是不是？好啊，我不动她。”

钱匡说：“拿来你的暗器，我用它毒死自己。”

在小丫头笑咪咪的眼睛注视下，钱匡把一粒铁菩提吞在肚里，说道：“一点儿都不

好吃，你吃过唐门的暗器吗？”

小丫头说道：“没有，唐门的暗器都是别人吃的，我没有吃过。”

钱匡说道：“不那么好吃，吃过了，有一些麻木……有一些苦，还有一点儿甜，只有那么一丁点甜……”

钱匡倒下了，小丫头说道：“这种人，我可不愿意碰他，他死就死了，由他自己家人收尸去吧。”

门忽地开了，从门外走进来了钱平，他说道：“你杀了公子？”

小丫头笑笑，说道：“我不杀你。”

钱平苦笑笑，说道：“唐门可以在一天间杀死无数人，你要杀我也行，我不会说什么。”

小丫头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不会杀你，我要回家玩去了。”

小丫头走了，钱平抱起钱匡，说道：“她不屑于杀我，她不屑于杀我，唐门还不想杀我呢。”他既是悲愤又是伤心，他抱着钱匡，泪水不止。出了门，走到了回廊，再到了佛堂，入了地下甬道，一直到了地下室内，他把钱匡放在床上，说道：“公子，你一赌赌得大了，不知道会不会输？”

× × ×

郭朝奉死了，他死在去年，家里只有他的妻子郭老夫人与儿女。

当他们正坐在餐桌上吃晚饭时，那个厨子胖子来了，他对老夫人说道：“老夫人，我要辞工了。”

郭老夫人皱眉，说道：“你干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辞工？”

胖子说道：“有人要我害你，我不愿意。”

郭老夫人心中一震，她失色道：“什么人要害我？”

胖子说道：“他说，你害过他们家，害得还不轻呢。”

郭老夫人想了想，说道：“他要你怎么害我？”

胖仔说道：“他告诉我，拿这个放在你家的菜里，便毒死了你一家人，可是，可是……”

郭朝奉的儿子是一个火暴性子，他厉声叫道：“可是什么？你说！”

胖仔说道：“可是我不愿意毒死你一家人，郭老夫人，只要你服毒自尽，此事便算了账。”

郭老夫人看着他，说道：“你是唐门的人？”

胖仔笑笑，说是。

郭老夫人问道：“你在我家做了几年了？”

胖仔说：“也没多久，我只在郭家呆了十年。”

郭朝奉的儿子叫道：“来人！”

来了两个护院，一向自诩很有本事的张氏兄弟，两人扑向胖仔，胖仔抽抽鼻子，说道：“没用的。”

不待两人扑到胖仔，他们的身子忽地软了，拳头没递上去，便软软地倒在地上。

胖仔说道：“他们早就中了毒，我算好了的，本来应是他们进门便倒下的，可没算准。”

郭老夫人着看她的儿子，再看看孙子，一家人都在，她说道：“胖仔，你说，你要怎么样？”

胖仔说道：“我家主人说，只要郭老夫人自尽，郭氏一家离开成都，便算此事完事。”

郭老夫人的儿子要大吼，但郭老夫人一叹，说道：“我不如唐门，他在十年前算计到了我，我怎么能胜得了他？不如我自尽，你们走好了。”

胖仔说道：“如果夫人自尽，我便不能再杀郭家一人。”

郭老夫人自尽了，她拿着唐门的暗器，对她一家三十五口人说道：“我活得太长了，再没有什么活头儿，你们好自为之，离唐门远一点儿，走吧。”她吞下了一粒铁菩提。

众儿孙都跪下，给老太太叩头。

儿孙都泪流满面，胖仔说道：“我走了，我等十五天，发丧后你们搬走，如果十五天后你们不搬，我来见一人杀一人。”

胖仔给老太太叩头，一连叩了三个头，说道：“老太太，我给你请安了。”

胖仔慢慢走出去，他再也没回头。

当胖仔一走出郭家，身后响起了雷吼般的叫骂声，响起了撕心裂肺的哭声。

胖仔得赶快走，他的眼泪也在眼眶里，他在郭家，郭老夫人对他最好，平时对儿孙那笑盈盈的样子，对厨子也很和气，胖仔在郭府是很得意的人，老太太对他好，孩子们对他好，一见了他面，都叫他“胖仔，胖仔！”全都面带笑意。

他微微叹息：“我是唐门的人，我叫唐胖儿，我不叫胖仔，我叫唐胖儿！”

第四章 四面楚歌

红顶天走出营帐，她心里很苦，像是含着黄连，不知什么滋味儿的苦涩。她明白，她再也不会是西辽王妃了，原来耶律重恩的心里有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是唐思思。他再就是爱了倩倩，根本就不曾爱上她，只是为了那个西辽，才娶了她的。

她何必那么苦心卖力，要为西辽拼死而战？

她要走，要找到一个真心爱她的男人。

但没有人真心爱她，那个真心爱她的老人早就死了，他扔下了她，扔下一个西夏王国走了。

她茫然向前走，不知不觉中，她仍是向着西夏走。

听得马蹄驰骤，冲来的是倩倩与齐眉杨、须小仙等人。

倩倩大声叫道：“红姐姐，红姐姐！”

红顶天站住了，她冷冷说道：“谁是你的红姐姐？”

倩倩说道：“红姐诨，你不该听见那些话。”

如果她不听见那些话，还会相信耶律重恩，也会做他的王妃，是胜是败，总会兴致勃勃，不会如此看破情关，一走了之吧。

红顶天看看倩倩，说道：“我自听见了那些话，也是你的人赐我的。”

红顶天看看齐眉杨，忽地说道：“我也听说过齐眉杨的大名，总不至于要点人家的昏睡穴，点错到点了哑穴吧？”

原来齐眉杨是点了红顶天的哑穴，使她不能动不能说话，但他没料到，红顶天的功力很深，不到半个时辰，竟是能再说话，能起身来，耶律重恩的真心话给她听了个明明白白。

倩倩看着红顶天，说道：“对不起。”

红顶天突地流泪，说道：“有什么对不起？你对耶律重恩也报复得够了，你要杀他，你能杀得了他吗？他也有情，你也有义，你两人怎么不凑在一起？你看不起他，是不是？你也看不起我，对不对？我真傻，当你是亲姐妹，让你躺在我的婚帐里，原来他一心看中的是你！”

倩倩说道：“红姐姐，你莫如跟我去唐门，唐门来日也有大事要做的。”

红顶天苦笑道：“你看我只是做大事的人？你以为我做一个女人不行，只能做大事吗？难道我怎么看也只是个男人婆？”

倩倩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不是，红姐姐，只是你比平常女人心宽广些，做人大气些，女孩子都愿意依傍着你。”

红顶天说道：“是我错了吗？”

她心道：原来倩倩也这样说，看来我像一个男人，不像女人了，我要做一个温柔的女人，大概是不能了。那个老人把我教成一个男人样儿，他是恨他的儿子不像儿子，所

以才称我是他的儿子，原来我只能做一个男人，莫非我的苦难都是我的性情所致？

倩倩说道：“红姐姐，你愿意不愿意跟我走？”

红顶天说道：“不，我是西夏人，我要回西夏去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萧余带兵去强攻瓜州，虽说败阵，但西夏一定恨及姐姐，你要去，不是自讨没趣？”

红顶天低头，好久才道：“我必回西夏，因我是一个西夏人。”

× × ×

分手了，再无一声道别，也不说一声珍重，两个女人因为一个男人而显得尴尬。

红顶天到了兴庆府，她不愿意再见到人，她深居简出，只是住在一条巷子里。

她白天只是躺在屋内，夜里才出去找一点吃的，她的银子花光了，日子过得很贫穷。

有一天，一个里巷无赖看到了她，惊为天人，于是告诉许多无赖，夜里来打她的门。

“开门！开门！”

红顶天不出声，她只握着她的小枪，那是一杆只有尺盈的小枪，但一抖过后，便可暴长七尺。

只要手里有枪，就不怕任何人来滋扰。

那些无赖叫道：“夜深了，花开得鲜，不让哥哥尝尝，你就睡得着？”

红顶天咬着牙，她恨不能冲出去，用她的枪把那些无赖挑得血肉模糊。

但她不能，她是一个隐居在此地的人，如果她出了事，就再也不能住在这里了。

“咚咚咚”，把门打得山响，“啪——”，一声巨响，原来是一只瓦罐在门上摔破了。

进来了人，共有七个人，他们嘿嘿笑着，当头的是一个癞秃头，他笑说道：“姐儿，你一个人在这里苦守着，不寂寞吗？”

红顶天说道：“我惯了。”

有一个无赖眼尖，看着红顶天，说道：“姐姐有本事，还有一杆枪呢，睡觉也搂着？”

那秃癞头说道：“莫如你搂着我这杆小枪，岂不是比你那一杆更好？”

几个都是哈哈大笑，说大哥说得有趣。

红顶天怒火攻心，她再也忍不住了，喝吼道：“滚出去！”

那秃癞头说道：“我管这几条巷子，还没有见过你这么靓的女人，你要跟大哥睡，便算罢了。你要不跟我睡，我就把你的房子扒了！”

红顶天说道：“我没有什么东西，你要扒房，我就走了。”

她起身来，拿起枪要走。

那秃癞头大叫道：“美人儿，房子有什么打紧，我有好房子给你住。你要答应，我把老婆撵出去也行啊！”

几人再哈哈大笑，说大哥要再娶嫂子了，正说笑间，那秃癞抓住了红顶天的手臂。

红顶天说道：“放开我！”

那秃癞不放，红顶天说道：“我再说一遍放开，你不放开，我要你好看！”

那秃癞说道：“好看就好看，有美人在，有什么不好看的？！”

正说着，忽地觉得手臂一阵钻心也似的疼，一看那一只手上的两根手指竟是没了，用那一杆枪一削，枪棍竟像刀，把他的手齐刷刷削断，落在地上。

那秃癞哭叫道：“杀了她，杀了她！快动手！”

六个人扑向红顶天，当先的是一个大蛮个子，他一拳打来，红顶天只拿枪一抵，一枪正扎在他的拳上，他一声惨叫，那拳头便流血。

再扑上来的两人，左边的使一根长尺余的棒子，砸向红顶天的头，那秃癞叫道：“别打坏了美人头！”

他棒子一缓，红顶天的枪挑在他的手腕上，当一声棒子落地。右边的双手来击红顶天的双耳，正要击中，红顶天回手一枪，正挑起了他的衣襟，连带着胸前的护身玉扣都被挑落，忙叫一声，退开去了。

红顶天再一枪挑落了一人的帽子，再一枪压在一人的肩头，那人顿觉有几百斤的力气都压在身上，直不起腰来。

红顶天叫道：“滚！”

几个人都滚走了。

再过有一个时辰，听得巷子里踢踢沓沓的脚步声，走来了几个人，当先的是那个秃癞头。他们一齐跪倒，说道：“我们几个见你好本事，莫如你做我们的大哥，好不好？”

红顶天噗哧一声笑了，她真是越混越不济了，竟要混到这里巷来做无赖混混儿的大哥？

她恨声道：“我不做你们的大哥，我做你们的大哥，也坏了我的名声！”

但忽地肚子咕咕地叫了，那秃癞叫道：“大哥，你看，你饿了，你就吃弟兄们带来的食物，吃上一点儿，好不好？”

× × ×

摆上了菜，都是好菜，有鸡有鱼，有牛羊肉。那秃癞说道：“我们有眼不识大哥，莫如大哥带着我们，要走正路便是正路，大哥说去抢劫，我们便去抢劫，大哥你一句话。”

红顶天看着他们七人，心道：他们都不是好人，我如约束他们，至少也能让兴庆府少一些祸害，想到此处，她笑笑，说道：“好啊，你们既是叫我大哥，我便做你们的大哥好了，只是你们要听我的。”

几个一听，都是大喜，跪下叩头，说道：“从今一切都听大哥的。”

从此时起，红顶天再也不必愁吃愁穿了，她坐在巷子里，就有吃有穿，而且那几个无赖有了红顶天，更是威风，但做事也稍稍收敛了些。

× × ×

这一日，忽地巷子里响起了锣声，原来是官府的卫队来了，排成了两队，一直走到

巷子深处，当头的却是西夏王的卫队将军，他喝叫道：“闲人闪开，西夏王的卫队来了！”

当头一排排卫兵，排满了巷子，早有一个无赖跑来，报与红顶天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不好了，来了西夏王的卫队，要抓什么人的！”

红顶天心一沉，看来她的好日子又不长了。

看看那卤薄、卫队十分威风，一声号令，全都静静等在门外。

西夏王下了轿，走至门前，说道：“朕的爱妃竟住这种地方，说来令人难以相信啊。”

他走进了门，弯着腰，捂着鼻子，直看着红顶天，说道：“啧啧，红妃原来还是那么风采逼人哪。”

红顶天说道：“大王屈尊来此，民女一拜！”

西夏王说道：“朕有些不明白，你原来是朕的爱妃，后来你不愿意跟我了，便去做了那个什么西辽王的爱妃，恩情转薄啊。可是你做了他的妃子，怎么又改了主意，不做了？”

红顶天说道：“不和便分，和气便在一起，这有什么奇怪？”

西夏王恨恨：“原来是这样？是你又把那个男人踹了？看来你一生中能踹好几个帝王呢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！”

西夏王满面揶揄，那神色不无得意。他冷冷看着红顶天，虽说红顶天仍是那么神采过人，但她还是露出穷困潦倒的窘迫，这使得西夏王很是开心。

他说道：“我早就想告诉你，一个女人，要的就是那种样子……来人哪，命我的心肝来！”

红顶天看着这个女人，这是一个姿色很平常的女人，但西夏王称她是心肝，想必有可疼爱之处。

西夏王说道：“心肝儿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我从前的爱妃，她叫红顶天。”

那女人媚笑着，说道：“大王可是惦念着你哩，你愿意不愿意再来服侍大王？如果

你愿意，你就做我的姐姐好了，你能让大王打心眼高兴，我便好好侍候你。”

西夏王很满意地看着她，她是百依百顺的女人。

那女人轻声说道：“你知道大王喜欢吃什么？你知道大王最舒服的享乐是做什么？你知道大王有什么心事，你知道大王心里最惦念的是什么？”

这一连串的问候，红顶天竟是一个也不知。

那女人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知道，大王最想求的是你，但不是真的你。他一醒时想到你，就恨。一在梦里想到了你，就喜欢。我愿意在夜里与大王说你，那时大王便会欲望大振，疯狂一般……”

她笑着，恶狠狠地看着红顶天，说道：“我乐意你再来，只是你被别的男人玩够了，大王怎么能甘心要一个破货？大王要一个破货，被西夏君臣知道了，人家都会看不起大王的。”

西夏王冷笑，说道：“她可是一个名人哪，她先嫁与朕，再嫁与那个西辽王，做他的妃子，是天下很有名的美人。”

那女人更笑了，说道：“有名的，就是人人用过的，譬如珍宝，只有藏珍，才是可贵，大街上人人可得的，有什么珍贵？大王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西夏王哼了一声，一挥手，那女人有满肚子话要说，但看西夏王不愿她再说话，便退至一旁，再不言语了。

西夏王满面是恨，他忽地对红顶天说道：“母后说，你能替西夏思虑，就是嫁到西辽，你也是一个西夏人。她说错了，你的兵来攻瓜州，若不是有人告密，瓜州必会失陷，你怎么说？”

红顶天说道：“各为其主。”

西夏王冷冷地看着她，哼一声道：“各为其主？你有主子了？如今怎么成了丧家犬？你的主子在哪里，他怎么不来梳一梳你的羽毛？你再傲起来啊，做什么西辽王的妃子？”

他算什么王？顶多算是个草寇，一个不折不扣的草寇，把她抓起来！游街！”

红顶天本来能与他们一拼，但看着那些卫士，忽地心酸，心道：我为什么要拼？我生时为李若非的红颜知己，死后也只是被他儿子所杀，岂不正合我意？

看她不动，那无赖泼皮癞秃叫道：“大哥，大哥，拿枪啊！”

他把那一杆枪丢过来，他知道，如是红顶天拿到了那杆枪，就是有许多勇士，也未必是她的对手。

但红顶天没接枪，枪当地掉在地上。

西夏王大声道：“把这个贱女人拿去游街！”

× × ×

天亮了，街上满是人，都来看一个漂亮的美人游街。

有人敲锣：“看哪，她是西夏的叛逆，她是原来的西夏人！她帮西辽人来抢西夏的瓜州，她来卧底，她是奸细！”

孩子们向她身上扔一些垃圾，红顶天的脸面污垢不堪。她艰难地走着，忽地想到了李若非，有一天，她依在李若非的怀里，李若非说道：“红儿，你其实不该做什么女人，如果你是一个男人，还会好过些。”

红顶天那时扯着李若非的胡子，一根一根地理，她说：“我要是男人，你哪会这么疼我？”

李若非一叹，说道：“自古红颜多薄命，你是女人，早晚也是薄命。”

她当时噗地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做不做女人，也得做一个西夏英雄，你怕什么？”

李若非当时便说：“做女人便做女人，做英雄便做英雄，既是做女人，怕没得英雄做了。要是真做成了英雄，哪里还能做得成女人？”

此时她的眼前升起了那个睿智老人的面容，她哭了。

有人叫道：“看哪，她哭了，她哭了！”

“有什么脸哭，西夏人做奸细，就是叛徒，打她，打她！”

身后跟着那几个兄弟，他们跟着叫道：“不要打女人，打女人算什么能耐！”

但没有人听他们的，反而也招来一阵阵的垃圾，直扔在他们的头上。

× × ×

太后到了，敲西夏王的门。

西夏王懒懒地说道：“门没关，进来好了。”

太后进来，慌得那个谓之“心肝”的女人忙叩头。

太后说道：“你把她抓起来了？你不怕有后患？”

西夏王说道：“有什么后患？没有人要她了，她只是一个被扔掉的废物！”

太前一叹，说道：“你也不应游街，人家会指着她的鼻子，说她曾做过你的王妃，你的女人游街，你颜面何存？”

西夏王恨恨地说道：“我的女人？她没拿我当她的女人就不错了！你看，这才是我的女人，过来！”

那女人乖乖地过来，跪在他的身旁，柔声说道：“大王息怒啊，怒气来了，坏了身子，可不得了。”

西夏王叭地打她一个耳光，叫道：“我与母后说话，你休插嘴！”

那女人更柔地跪地，说道：“臣妾不敢！”

西夏王挥着手臂，叫道：“她才是我的女人，我要她做什么，她就做什么，她叫我
知道我自己是男人！那个男人婆，她怎么会是我的女人，要她吃苦，要她后悔，要她再
丑得要命，再也不是一个好看的女人，我恨死她了！”

第五章 王妃之死

天很晚了，所有愤怒的人都回家了，历年来西夏无大战，人心都散了，也无甚大事可做。此时得一个奸细，打她，扔她，满足了许多人的快意，他们为西夏国做了大事，他们回家去了，如果明天红顶天不死，他们还会来扔她，打她，一直到把她折磨死。

她渴极了，也饿极了，没有人理睬她。

看守她的士兵不管她。

那是两个士兵，一个是老兵，一个是年青人。

到了夜深，她蜷在那里，几乎睡着了。

来了几个人，叫道：“红大哥，红大哥！”

她抬起了头，不是那几个无赖，是李霸，黑虎。

两人一个满面是泪，一个没了一条臂。

黑虎说道：“红大哥，你先喝一点儿水。”

那个年青的士兵想叫，老兵喝道：“别叫，你躲到一旁去，装看不到。”

那年轻士兵笑道：“我看到了。”

那老兵说道：“你看那个断臂的是黑虎将军，他是西夏勇士，还有那一个李霸将军，他是镇国将军。他们都来看红顶天，你知道为什么？”

年轻人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老兵说道：“她保住西夏一国人的性命，她是西夏的救命恩人。当年她去买粮，敌六国，保西夏，你懂什么？”

年轻士兵听呆了，问道：“那为什么要杀她？”

老兵轻声嘘他：“轻一点儿，我告诉你，她是女人，而且是漂亮女人，她不肯嫁与大王，去嫁了别人。”

年轻人点头，他明白了。

李霸跪地叩道：“红大哥，你原谅兄弟，我们不能白天来看你。”

红顶天闭眼喘，她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黑虎说道：“我们去求太后，但太后说，她去找圣上了，圣上不放你，他一心要杀你。”

李霸说道：“红大哥，不如你走吧，我们放你走。”

红顶天摇头，说道：“不可！我走不了。”

忽地从暗地里冲出来几个无赖，他们扑在地上，哭叫道：“大哥，你走吧，我们跟你走，我们拼了性命，也要保你走！”

这是秃癞头几个无赖，他们跪在地上，对着红顶天哭泣。

秃癞大声哭道：“大哥，我们不知道你就是红顶天啊，你是西夏的大功臣，大王怎么能害你？你走吧，你走，看谁敢拦你，我跟他拼了！”

黑虎说道：“大王不会放过你的，红大哥，你走吧。”

他们所有的人从前都叫红顶天红大哥，即使他们的年纪比红顶天更大。

红顶天说道：“我不走，我是西夏人，我去哪里？”

李霸与黑虎看劝不动她，只是哭泣，看来再不复是那一个踌躇满志的红顶天了。

红顶天看着那几个无赖，忽地说道：“弟兄，你们过来。”

几个人跪在她的身前，听她说。

红顶天说道：“大丈夫不能只做街头无赖，能做一点事儿，不论大小，也算不白活一回。黑虎，李霸，你两个把他们分头领回家去，严加教诲，要他们做一点儿好事。”

两人跪拜着答应，既是救不了红大哥，大哥吩咐下来的事儿，怎么能不做？

秃癞叫道：“不可，我们要跟着大哥，大哥做什么，我们也去！”

红顶天一笑，说道：“大哥要死了，你们跟着大哥，怎么能行？”

秃癞说道：“我们与大哥同生同死！”

红顶天怒斥道：“胡说！我活过了一回，做了西辽王妃，做过西夏王妃，一生征战多次，也算是出生入死，总算没白活。你做过什么？”

秃癞哭着，说不出话来。

红顶天说道：“李霸、黑虎都是我的好兄弟，他们会带着你们，你们好好学，做一点好事，也好让我放心。”

一旁早就哭成了泪人儿一般的年轻士兵对老兵说道：“她是好人，她是好人哪。怎么要处死她，怎么要那么折磨她啊？”

× × ×

天要大亮了，李霸说道：“大哥，吃一点儿，喝一点儿吧。”

红顶天展颜一笑，说道：“好啊，就吃，就喝。”

李黑跪着喂她，黑虎递上吃的，看她吃一口，再递一口。

一旁哭痛了那几个新拜的兄弟。

× × ×

再游街了，那年轻的士兵在前面挡着，叫道：“不许扔，不许扔！”

老兵在身后挡着，叫道：“人家是女人，你们欺负一个女人，有什么能耐？”

那些愤怒的人们更火了，往他们的身上扔垃圾，叫道：“敢护着叛逆，护着奸细，打死你们！”

拳头如雨，那年轻的士兵看着老兵，流泪说：“怎么办啊，怎么办啊？”

× × ×

太后听着街上的锣响，对西夏王说道：“事不过三，你游了她两日，你要拿她怎么办？”

西夏王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恨她。”

太后说道：“你要杀了她？”

西夏王吓了一跳：“我没想杀她，我不杀她。”

太后冷冷地看着他，说道：“你要杀了她，就绝了后患，如果你不杀她，一开始就应该对她和颜悦色，对她百般恭敬，让她体会到，在你的怀里，比起在那个什么西辽王的怀里要好上百倍，那样她才能被你所用。”

西夏王说道：“我不想用她，你也知道，我刚尝到了做西夏王的甜头，如果她再回来，我有什么好？”

太后叹口气，说道：“你沉迷酒色，真得有人管束你，你以为西夏安然无恙，只是你守国有功吗？那是西夏在诸国正中，谁也无暇管它，无暇图它！如果金人不与蒙古开战，如果蒙古胜过了金人，或是卓书得了回鹘，或是黑汗大定，或是大宋图强，西夏都首当其冲，必是被灭，那时你有一个红顶天，比有你那些唯唯诺诺的大臣不知顶多少用！你父王当年费尽千辛万苦，教出一个红顶天来，他也不染指那个女人，便是给你留着的，要你留下她，要你娶她，你娶了她，但你留不住她的心，让她去嫁了那个西辽王，你就败了一回，再让她回来，你折磨她，百姓不知，便打她骂她，但朝臣哪一个心里不明镜一般？你拿她游街，她白日里受辱多少回，你夜里便被人数落多少回，你不懂这个吗？”

西夏王再无得意，他看看母后，说道：“母后，我怎么办？”

太后来回走着，她想来想去，没有什么法子。

她说道：“她回来了，住在街上，住在破房里，便不打算与你再和好，也不打算做西夏的臣子了，你只有一个法子，杀了她！”

再无声音。

西夏王也呆住了，他想着，他杀了红顶天，杀了红顶天？忽地他大声叫道：“对啊，我杀了她，让她再也无法活下去！”

太后说道：“你不能派人杀他，只能暗暗杀死她，在游街时，你着人暗中下手，杀了她，那样便可以推诿于人了。”

西夏王想一想，说道：“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如果母后给我出一个主意，我一定办得好！我派李霸、黑虎去杀她。”

太后说道：“不行，他们都是当初红顶天带去蜀中买粮的勇士，他们都很敬佩她。”

西夏王说道：“不敬佩她的人，有多少？我宫中的女人不敬她，但我能派她们去杀她吗？”

太后说道：“有一个人，他最恨红顶天，你着人去请他来杀红顶天，而且去的那个人只要告诉他，红顶天如今正在游街，再过几日，就会做大王的近臣了，一告知他们，他们自会来行刺。”

西夏王说道：“他们是谁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太后说道：“当初行刺你父王的那个贺军司，你记得吗？”

西夏王拍手道：“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他呢，告诉他，不对啊，他早就死了……他死了，母后，你记错了，他死了。”

太后说道：“贺军司虽死，他的儿子还在，你派人去找到他，他会来的。”

西夏王说道：“母后怎么知道那个人是贺军司的儿子？”

太后喟叹道：“你要是不天天沉迷酒色，你也会知道的。”

太后走了，只剩下了西夏王，他想了一会儿，头脑里乱懵懵的，他失声而叹道：“我不想他了，太累，太累，让人去找他好了。”

× × ×

在兴庆府，有一条街，那是一条商街，里面有一间大大的珠宝店。

一个老人进了珠宝店，他要买珠宝。

那老伙计帮他选。他忽地说道：“我要见小掌柜。”

那老伙计看他那鬼祟样儿，说道：“你找小掌柜的做什么？”

老人说：“有一桩大买卖，要告诉他。”

他见到了后院的小掌柜，小掌柜的样子很深沉。

老人说道：“在兴庆府，正在游街。那个游街的人是西夏的名人，原先是大王李若非的爱臣，是西夏王的爱妃，后来不知为什么嫁与了西辽王，再回到西夏，她就什么都不是了。她如今被大王游街。”

小掌柜说：“为什么告诉我？”

老人说：“两夏王想除掉她，但他不愿意动手。”

小掌柜说道：“我也不愿意脏我的手。”

老人眯着眼说道：“她杀了你父亲。她和那个耶律重恩都是你的杀父仇人！”

老人再不说话了，他走了，只剩下了小掌柜，他仍在磨手里的铁胆，铁胆的声音太刺耳了，咯咯吱吱响。

× × ×

当第三天游街时，那些打红顶天的人再不打她了，他们跟着那游街的人，窃窃耳语，可能是他们家里的老人告诉过他们，那几年他们长大吃的都是红顶天带人从蜀中运回的米，也可能是他们的家人告诉过他们，红顶天不是一个淫妇，她只是一个被西夏王淡忘了的女人。

他们默默跟着红顶天，看着她。

红顶天的脸是洁净的，她看着街上的孩子，还笑了一笑，那老兵与年轻的士兵都流着泪，他们一边走，一边说：“罪过啊，罪过啊！”

游街的车过了长街，过了王宫，再到了一条小巷子前，老兵说道：“我们歇一歇吧，红姑娘？”

红顶天点点头，年轻士兵说道：“红大哥.....我能不能叫你红大哥？”

红顶天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叫好了，他们都叫我红大哥的。”

年轻士兵说道：“我们爷两个昨晚没睡什么觉，他告诉我你许多故事，你真有本事。”

红顶天说道：“你看我是一个女人，才有那么多的佩服吧？”

年轻士兵挠他的脑袋，说道：“我不会说，我只是佩服你！”

好久无声。年轻的士兵说道：“红大哥，我知道，你只要那一支枪在手，谁也拦不住你，你为什么不走？”

红顶天说道：“我做错了一回事，我不该嫁与西辽王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那年轻人不懂，只看着红顶天。

红顶天说道：“忠臣与贤妻是一样的，你得一直对一个人尽忠。我是西夏人，我得忠于西夏王，我从前是忠于西夏王的，老王爷待我很好，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。”

年轻士兵急得要命，红顶天看出来了，说道：“你想问我什么？”

年轻士兵长吁一口气，说道：“红大哥，我冒犯你了，我想问你，人家都说，都说……”

他真难于说出口。

红顶天愿意对他说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哀，何不把自己的苦衷都对他两人说一遍？

× × ×

坐在槛车里，红顶天心潮澎湃，她说起那个老人，他看中了她，那时他就中了毒，他不愿意让她也中毒，他便教她一身武艺。累了，她就躺在老人的怀里，撒一回娇。有心事了，就对着老人说。老人虽说是王爷，但他的妻子不愿理他，因为她怕中毒，怕染上毒。那时只有她与老人朝夕相伴，他很开心，她也开心。

红顶天说道：“那是我最快乐的日子。”

她闭上了眼睛，泪水太多，流不完的泪水哟。

年轻士兵再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要嫁与大王？”

红顶天说道：“老人安排我，要我嫁与他的儿子，因为他保不住西夏。”

年轻士兵不出声了，他知道了红顶天的苦衷。

老兵也不出声，他是老人，知道人生的苦楚更多。

蓦地，有一伙人冲出来，叫道：“杀死红顶天，杀死红顶天！她是西夏的叛逆！”

两个兵士推车要走，但那一伙人围住了他们，刀枪齐出，一直扎向红顶天！

红顶天不护不动，只是坐在那里，叫道：“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”

她的啸声震天，令那些人惧怕。但他们看着满身是血的红顶天居然不动，不由得大是开怀，道：“她是叛逆，她心里有愧，不敢动手！”

那些人拿着刀枪，都是一些破烂，老兵忽地叫道：“红大哥，他们不是百姓！”

红顶天的心里闪过一丝亮光，她也想明白了，他们不是百姓，他们是装作百姓来杀她的。莫非他们是西夏王的人？不对，她看得出西夏王的护卫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们的身手，她也清楚。

那年轻的士兵叫道：“红大哥，你的枪！”

他疾忙过来，拿那一支枪给红顶天。那是一支只有尺余长的枪，但如一抖，这就会长成七尺，是红顶天无坚不摧的枪啊。

她接枪在手，那些人怕了，他们退后了许多，但刀砍烂了那年轻士兵的后背，他说道：“红大哥，你不能死！”

老兵叫声也嘎然而止，他的头被砍没。

红顶天的怒气来了，他们可以杀死她一人，但他们为什么要杀老兵？她虎吼一声，人从槛车里跳出来，枪振成七尺，直逼向敌手！

唰一枪，杀死一人，挑得那人的身体直飞向天，再唰一枪，挑得一人直摔在墙上。

红顶天再复是红顶天，她再也不是一个囚徒了，她怒声而喝，杀了几人。

那后面的一个年轻人叫道：“杀了她，杀了她！”

红顶天喝道：“明人不做暗事，你是谁？”

那人嘿嘿冷笑，说道：“是我，我就是我，我是西夏百姓，我要杀你！”

红顶天立住枪，说道：“你走吧，我不杀人了。”

那年轻人吼道：“你杀死两人，还说不杀人？”

红顶天说道：“你杀了两人，我也杀你两人。”

× × ×

红顶天拄着枪向前走。

她走得很艰难，在前是一条长巷，在那巷里外，就是大街。

她要走上大街，走上大街做什么，她也不知道。

忽地闪亮了，大街上满是兵士，他们手执钢刀，站在那里看着，看红顶天出来。

远处是西夏王，他喊道：“我给你一个机会，饶你不死，你还杀我两个兵士，杀了她！”

红顶天冷笑，她站在那里，当千刀万枪刺向她时，她心里蓦地升起了一个男人，那心里好柔好柔的，那真的是女人的温柔，她知道她是一个温柔的女人了。

但奇怪的是，在最后临死前，她想到的人不是那个老人，不是耶律重恩，而是答罕，那个无能的男人。

第六章 残虐之苦

西夏王眼看着红顶天死在那槛车前，直到她死，也竟没再瞅他一眼。他忽地满腔怒火，喝道：“那些人要杀，一个也不留！”

禁卫冲过去，杀那贺军司的心腹，那贺军司的儿子叫道：“杀他西夏王，夺他西夏国！”

但他只有几百人，哪里挡得住越来越多的禁军？

眼见得一个个都死在巷子里。

忽地，那条巷子里的大墙倒了，从墙后冲出来七个人，他们是秃癞兄弟几人，那当

先的秃癞叫道：“背起大哥，走！”

两个兄弟冲上前去，扑向禁卫。那禁卫看他是来抢红顶天的，便迟疑了一下。西夏王看他们背起红顶天，忙叫道：“杀了他，杀了他！”

那个粗汉刚背起红顶天，忽地后背中了一箭。

他口吐血沫，叫道：“娘的，杀我行，杀我大哥，不行！”他一步一趔，一步一斜，竟走至墙角，叫道：“我不行了。”匍地倒地。另一个汉子来扯着红顶天的尸体，说道：“我来背大哥，怎么死不是死？”

他伸直臂，刚把红顶天架在身上，一支枪刺来，他狂吼一声，人再仆地。

秃癞看他们背不走红顶天，他狂叫道：“背大哥走，我来挡他们！”

他哇哇直叫，疯狂一般扑向禁军。那些禁军用刀一逼，他胸口忽地迸裂，像是布口袋开了缝，炸裂开来。他叫道：“我要你们都死！”

他死死抱住两个禁军，叫道：“狗娘养的，当初大哥救你们……”

秃癞也死在人丛中。

那贺军司的儿子把两枚铁胆掷向西夏王，叫道：“杀了你，给我爹爹报仇！”

那其中一枚铁胆正扔在西夏王的肩头，他噉一声叫，躲不及，跌坐在地。他急叫道：“杀了他，放箭，放箭！”

箭如雨下，立时将人射成箭蓬。

他怒骂道：“当初你老爹便是用计杀了我爹，如今你还是如此卑鄙！”

他立在墙角，不倒，眼睛怒睁，看着西夏王，死不瞑目。

只剩三个人，他们仍是扑奔红顶天的尸体，他们背起尸体，向那墙缺走。但到了墙缺，禁军赶到了，将他们三人一刀刀剁成血人，他们一声声惨吼着，不肯放下红顶天。他们背着红顶天，宁可让身体受那一刀刀砍剁，也不肯让她的尸体挨刀，那汉子最后一个倒下时，他说道：“大哥，我们做了好人了，我们做了好人了！”

西夏王看着满地的尸体，像是打了一场胜仗，他怒叫道：“把那个女人的尸体搬来！”
去了几个人，抬红顶天的尸体。

西夏王怒吼道：“小心些，不知道她是我的爱妃吗？”

人们不敢再玩忽，小心翼翼地抬起红顶天的尸体，把她抬上了槛车。

如今红顶天的尸体躺在槛车上了，她的姿势颇不雅观。如果红顶天活着，她是宁死也不肯这么平躺着的。

西夏王骂道：“混蛋，不能那么放着，把槛车门打开，好好放她进去。”

禁军听明白了大王的意思，便着一个兵士抱着红顶天的尸体，推那槛车回宫。

“咯唧唧——”，“咯唧唧——”，车轮在石地上滚，发出很扰人的响声。

× × ×

李泯站在耶律重恩面前，他说道：“萧将军要攻西夏，我没法子拦他，不知道是谁告密，竟使得西夏瓜州有防，我们大败。后来再回伊州，我也守不住了，请大王、王妃军法从事。”

耶律重恩看着李泯，他伤痕累累，如果是红顶天，她会怎么做？

他蓦地想起，没有红顶天，他似乎没了主心骨。

她走了，她听得那些伤情的话，义无反顾地走了。

她不会再回来了，他为什么说不爱她？要知道他与她的相爱，多半是在复国大业上，他为什么不对她说明？是因为有倩倩在场吗？还是因为她久久作主，西辽的大事都是她来作主，他心里暗暗生妒呢？

李泯说道：“我请大王三思，请回王妃，如果不能请回王妃，我们西辽军没有出路。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我派你去，你去请回王妃。”

李泯说道：“敢问大王，王妃为什么出走？”

耶律重恩一叹，把红顶天听到他对倩倩所说的话再说一遍，李泯说道：“那个女人

坏了我的队伍，听说那几个败下来的人都是她的人，我查一查，果真是实，怕那告密瓜州守军的事儿，也是她做下的。”

耶律重恩在心里早隐隐猜知那事实，只是不愿承认罢了，此时听说，只是一叹，不能再说，女人狠毒，竟至于非把那个男人碎尸万段，你有什么办法？

李泯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大王何不亲自去请王妃？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兵临城下，我走得了吗？”

李泯说道：“如果大王只去十日八日，我率军守寨，不进不退，愿以十日为期，再过了十日，我便做不到了。”

耶律重恩疑虑重重，他说道：“我非去不可吗？”

他心里也后悔，他也愿意去见红顶天，但如何见红顶天，心里也打怵。

李泯说道：“去吧，大王，没有她，我们缺将才。”

× × ×

西夏王坐在宫中，他命那个女人将死去的红顶天洗浴一番。他看着，看着那，女人洗。红顶天没有知觉，洗起来便十分难。那女人说道：“大王，能不能再叫两个人来？”

西夏王怒道：“没用的东西，你不知道我不愿意再让人看到她吗？！”

那女人见他盛怒，不敢再说，只是在水里拼命弄，直到一个时辰过去，她才弄得差不多了，红顶天再复是一个美艳的女人了。西夏王说道：“你把她背出来。”

那女人幸好身体不弱，背着红顶天，竟是累得气喘吁吁，放在床上，便瘫软在地。

西夏王喃喃自语：“红妃，你睡在床上，样子很像从前，只是你不让我碰你，你有什么了不起？你再了不起，还不是得躺在我床上？”

他再命那个女人掌灯，把灯点上，再看红顶天，脸就红扑扑的了，他大喜叫道：“她真像是一个活人！”

那女人看他如此痴迷，不由得生妒，说道：“她死了，早就死了。”

西王叭地打她一个耳光，叫道：“不许说她死了，不许说！”

西夏王命那女人细心给红顶天梳洗，再梳妆打扮一番，他叫女人用心给红顶天抹口红，狠狠地涂，他大笑道：“你生前最不喜做女人样儿，我偏要你做一个好好的女人。”

他看着红顶天，看她那华服美妆的样子，拍手大笑道：“好啊，好啊！”他指着红顶天，说道：“你是一个女人，偏要做什么男人婆？！你有什么好了？我看你还是好好做个安生女人的好！”

那女人盯着西夏王，恨恨不已，看他疯疯狂狂，似乎要与红顶天好好缠磨一番，她心内恨西夏王，他对红顶天痴情不已，只不过是爱生惧，由惧生恨，再由恨生痴。

西夏王拿来酒杯，放在桌上，斟满酒，对死去的红顶天说道：“爱妃，你来喝酒。你知道一个女人，男人叫她做什么，她就得做什么。你懂不懂？这就叫夫唱妇随，从来没有人说什么妇唱夫随的。你懂不懂？”

他醉了，醉得摇摇晃晃。

忽地有人进来了，那是两个王子，是西夏王的两个兄弟，他们两人指着西夏王，恨声骂道：“你弄死了她，你弄死了她！当初是她扶你做西夏王的，你有心肝没有？”

西夏王不吐声，只是看着两个兄弟。

两人指着他的鼻子，痛骂一顿，骂一顿，见他不出声，便不再骂了，他们伏在红顶天的身上痛哭，像两个失去娘亲的孩子。

那大兄弟狠命撕扯着红顶天的衣服，说道：“你给她穿这种衣服，她不会愿意的。她死了，你还欺负她？”

小兄弟扯着衣眼，硬生生扯下来了，命令那个女人：“去拿衣服来！”

那女人嗫嚅道：“拿什么衣服？”

小兄弟骂道：“混蛋，你有什么新衣，拿来就是。”

拿来一些衣服，两兄弟给红顶天再穿衣服，这一回红顶天又像是平时那样子了，像

是一个飒爽英姿的绰约美人。大兄弟用袖口擦去红顶天的口红，说道：“她不擦这么多的口红的。”

两兄弟给红顶天收拾完了，说道：“弄棺材，把她收殓了吧。”

说罢两人再哀哀地哭。

他们根本不理哥哥，当他是一块木头。

× × ×

夜很深了，西夏王睡不稳，他觉得有人进了红顶天的灵堂，在那里哀哀地哭。该不会是两兄弟吧？他告诉了母后，太后将两兄弟叫去，着实地骂了一顿，说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是王子，她是你哥哥的妃子，再嫁了别人，是他人妇了，你们去哭去闹，成何体统？”

骂得两兄弟垂头丧气，从太后屋里走出未，忽地两兄弟互看一眼，哇哇大哭起来。

× × ×

灵堂里，确实是有一人，他垂头站在那里，不知怎么才好。

他是耶律重恩，他是来找红顶天的，他觉得西辽军离不开红顶天，如果红顶天在，就有人帮他支撑半边天，可是他来晚了，红顶天死了，她死在众人群殴之手。他也听说了，如果不是她情愿一死，谁能杀死她？她那一身本事，冲出众人重围，当无问题。

她是伤心已极，世上再无她存身处，她才在那里巷存身的，她宁可一死，也不愿再找他耶律重恩。

他错了，他总是出错。

风起处，是红顶天的灵魂在飘荡吧？

耶律重恩跪下，对着红顶天的灵柩，低声说道：“我心眼很窄，做不成大事。你看透了我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看透了我，为什么不死心塌地帮我？我说那话，是一个男人的混帐话，你怎么也信啊？我不是爱情情，我是爱你，我真心爱你啊。”

耶律重恩觉得他晦气透了，那一天怎么能对倩倩说那种话呢？倩倩算什么？她只是一个乱上男人床的女人，他哭声悲哽，说道：“我不喜欢倩倩，是她上了我的床，我那一天是糊涂了，你相信我。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我爱你，我愿意你帮我振兴大辽！”

“我相信你。”

声音若有若无，耶律重恩一吓，跳起来。

他叫道：“是谁？”

有人应声，说道：“你不喜欢的人。”

耶律重恩大是惶恐，怎么了，他怎么这样倒霉？他平生注定要败在女人手下么？怎么他在与红顶天在一起时碰上倩倩，他与倩倩一起时偏让红顶天听见心曲，此时他对死去的红顶天诉说衷情，也有一个活着的倩倩走来？

倩倩不理他，顾自跪下，对着红顶天的灵柩叩头，她说道：“红姐姐，你英灵不远，我本来要回蜀中的，但我一看你那样子，知道你不会活很久了。我想劝你，我来了，我来西夏，我有预感，你会死的，你会死于一个口是心非的败家男人手里。”

耶律重恩如骨鲠在喉，他想骂倩倩，但话到了嘴边，他骂不出。

他看着倩倩身后的两个男人，那两人一个是齐眉杨，一个是须小仙，这种人他耶律重恩一向不屑于一顾的，但此时他看了这两个人，心里恨恨，真恨不能给他们两人一人一掌！

倩倩在哭诉：“红姐姐，你当时在床上那么快乐，那么自信，你说，你找到了一个男人，他会理解你，让你展翅而飞，不管你飞多远，都有男人相伴。你是作梦了，你哪里有那么好的男人，世上的男人都是薄情人，没有什么好东西！他信你，只因为你能替他做事，你不能替他做事了，他便扔掉你，像扔掉一只破烂的鞋子一般！你何苦轻生，要是你走自己的路，岂不是给这种男人一个打击，让他再也不能臭美，让他也知道他狗屁不是！？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倩倩，当着红妃的面儿，今天我要问你。”

倩倩昂头道：“你有什么话，直说好了。当着红姐姐的面儿，我也会告诉你实话。”

耶律重恩问道：“倩倩，是不是你告诉了瓜州的守军，让他们有所防备，我军才败北的？”

倩倩说道：“不错，我的兄弟帮我做了此事。”

耶律重恩再问道：“你杀了萧余？”

倩倩说道：“是，我的兄弟们杀的。”

耶律重恩长吁了一口气，他的眼里露出了杀机。忽地那齐眉杨说道：“别看你是什么西辽王，我根本不拿你当什么菜！你要我服你，那是难了。你做下的那点儿狗杂碎儿事，我看不惯！”

须小仙也摇头晃脑，说道：“人在世上，立足难也，人心不立，便立足不稳。”

耶律重恩说道：“够了，我听够了。”他回头对倩倩说道：“你毒倒了我的大军，让他们败得惨烈？”

倩倩说道：“不错，我要你惨败，要你西辽大业只成一场梦。”

耶律重恩的眼里闪着怒火：“倩倩，你做得过份了！”

倩倩说道：“你把我也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，我要你也做人不成，做鬼不能，那样才公平！”

耶律重恩哼一声，说道：“就凭你？”

倩倩说道：“就凭我，就凭我蜀中唐门！我告诉你，我已传信告诉我哥哥，如果我死了，就是耶律重恩杀的，他会来找你的，他会把你的十几万大军全都消灭，让你再无梦可做。”

耶律重恩仰头向天，在红顶天的灵堂里，本来他痛定思痛，想着他自己的错失，就是对一些人太过宽厚了，但此时他看着倩倩，忽地心恨道：是不是我杀了她，我就能再

做一个叱咤风云的西辽王了？我要杀她，还是容易的。

他凑近倩倩，齐眉杨与须小仙一见，忙要上来。

倩倩叫道：“站住，你们别动，我看他敢杀我！杨大哥，你我交情莫逆，你只要将他杀我的情景告诉我哥哥，我便感激不尽了。”

须小仙说：“他敢杀你不成？”

耶律重恩大怒，他叫道：“倩倩，你是一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，你自己来我的帐内，你被我所奸，都是我一人的过失吗？”

倩倩说道：“你自己说过的，你当时也知是错，但你借酒掩脸，将错就错，你便害苦了我！”

耶律重恩看看齐眉杨，再看看须小仙，说道：“我一看你那一身轻贱骨头，便知道你是人尽可夫的臭货。你怎么能与红妃相比，她是我的心上人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！”

他心里知道他错了，但他对谁说去？红顶天已死，他无复亲人可言！

第七章 诛魔大会

饶风岭是答罕的福地，他在此处追杀了蒙古的两股大军，扬名天下。

但在八月十五日，正当有圆月时，饶风岭却是天下武林人的大会集址。

在饶风岭的坡下有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人们呼五吆六，召朋唤友，大着嗓门，呼唤叫喊，好不惬意。

在坡上，搭着一个台子，台上点着百十盏风灯，把一个饶风岭照得如同白昼。

天下门派没有上千，也有几百，此时集会，竟是大有赶庙会一般的热闹。吵嚷的，叫喊的，久未欢聚的，亲朋好友碰头的，一时声喧似浪，听也听不清。

突地，听得台上嘭嘭嘭敲起鼓来，那是天门派的几个大弟子在敲鼓，咚咚鼓声先是

压住了众人的话声，再继续下去，便敲得与人心律一齐，咚咚直跳。

再敲，便敲得千余人都是鸦雀无声，瞪眼看着台上，心声千人一律。

嘎然鼓止。

从台下一跃，跳上去一个人，那人便是江湖上的顶尖高手忘世道人。

再有人身子一斜，便也掠到台上，那人是疯士，披头散发的疯士。

再看他身后，随着上去的是一个白眉老僧，有人识得，他是少林寺的达摩堂首座白眉。最后有人抬着一副架子，那架子上担着一个人，他坐在那担架上，被抬上了台。

众人看得清楚，那人正是武当的掌门无为道长。

× × ×

忘世道人说道：“大家不远千里，到这里来，便是要讨一个公道。武林近来腥风血雨，江湖人纷纷被诛杀灭门，那个恶魔便是蜀中唐门的唐逸！”

忘世道人看一眼下面，只见众人皆注目于他，他朗声道：“那个唐逸无恶不作，甚有本事，我们十大门派，都对付不了他！”

有人高声问道：“他是什么来路？说是你十大门派的徒弟，对不对？”

再有人说道：“你们十大门派的人，干我们何事？”

忘世道人厉声道：“要不干你们事，便不必千里迢迢把你们请来此地了。唐逸不会放过十大门派，同样也不会放过你们！”

再有人问道：“你们十大门派有一个大计，好大的大计啊，叫什么安天大计，怎么不能安天了？连你们的命也安不了，狗屁安天大计！”

人们哄笑。

忘世道人说道：“唐逸先是杀了武当派的掌门无名道长，再借比武之名，杀了他另一师父双修夫妻。当武当派问罪于他时，他再诛杀武当道友，且把武当景阳宫的一众师兄弟皆杀死了，只留下了掌门无为道长，但他把无为道长的武功废了，无为道长如今只

是一个废人，他也来到了台上。”

众人哗然，难道那个唐逸真的有如此功力，能一人独挑武当一派？

无为道长坐在担架上，他轻声说：“我是一个废人了，但江湖上无信不立，无行不威，怎么能让一个屑小横行？我来此，就是要请江湖同仁给我一个公道！”

一旁的疯士把他的的话大声复诵一遍，无为道长说道：“请大家说吧。”便结束了他的话。

疯士待得他说完，再说道：“请少林寺达摩堂座白眉大师说话。”

白眉说道：“老僧来此，也是为那恶魔。他来少林寺，逼死了方丈澄净大师，再逼死了寺僧可色，少林寺也被灭了。”

人皆大哗，唐逸独身挑两大门派，诛杀黑道白道几位师父，若非丧心病狂，怎么能做下此等恶事？

白眉大师说道：“原来方丈赞同山中活佛主意，十大门派共同联手，教出一个人来，要用他制夷，但此人丧心病狂，得十大门派再联手，一齐杀他，可恐十大门派不齐心，且力量单薄，便请天下武林，不管黑道白道，只要能出手诛杀唐逸的，便算是立了大功。”

忽地有人叫道：“恶魔还有恶行，我来说说。”

便冲上来了钱平，他是蜀中四大家的钱家总管，他说道：“我是蜀中四大家的钱家总管，唐逸霸蜀中，已非一日，他杀了郭老夫人，再诛杀了我家钱公子，后来更杀了齐家兄弟齐骏齐骠，他罪不容诛！”

众人再吼一声：“齐心诛杀恶魔，人人共愤！”

白眉大师说道：“当初，是活佛说动素女心心与澄净方丈，两家齐集十大门派的人，共同教那个恶魔的。此时十大门派的人当在，素女心心何在？只有你素女认得活佛，方丈已死，你说出来，那个活佛他是谁？他自己也说过他要杀了那个唐逸，他说话算不算

数？素女心心在不在？”

众人一齐传话：“素女心心在哪里，素女心心，素女心心！”

千人同音，一齐叫着素女心心的名字。

听得有人咯咯笑，那笑声清脆，分明是一个年青女人所发，再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十分粗犷：“素女，你有好日子过了，你下去吧。”

那女郎的笑声很脆，一会儿飘至台下，她说道：“我来了！”

登时人们眼睛一亮，台上现出了一个年青貌美的女子，看她年纪，只有二十岁左右，那神采、风度俱是上乘。

她就是名闻天下的邪道人物素女心心。

素女心心说道：“我是知道那个山中活佛是谁。”

众人一惊，他们也知道武林中有一个人叫山中活佛，他活人无数，且在冥冥中主宰武林命运，但他是谁？今天素女说出来，会不会令人大吃一惊？

素女心心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只能告诉你们，我不会说！”

人都大哗，一开始她跳上台，令人对她生出无限好感，看她那神态，那风度，都令人沉醉。可她一说出话来，人们便恨她了，她当人是什么？他们都是玩物不成？他们大老远地来饶风岭，就是听她说一句“我不会说”？

有人喝令道：“快说，不然要你好看！”

素女心心说道：“当初是活佛找我，我去找少林方丈澄净大师的，大师也知谁是活佛。当唐逸追问澄净大师，谁是山中活佛时，大师宁死也不说出哪一个人是活佛，我怎么说？”

人皆惊讶莫名，看来此中必有蹊跷，她与那个澄净大师一样，不肯说出活佛是谁。为什么不说？是她不愿意说，还是她怕说出来？

素女说道：“当初活佛教那唐逸时，有人提出，如是他得了十派精髓，怕来日无人

制服得他，活佛答应了，届时她会杀唐逸。”

人皆拍手，喝彩。

素女说道：“活佛既是说她要杀唐逸，她一定会杀唐逸的。”

对她的回答，人们不满意。千里迢迢来到饶风岭，就是要知道此事的个中原委，你不要我知道，岂不是大大没趣？

有人喝道：“十大门派站出来，你们说，你们能不能杀了那个唐逸？不然我们江湖上的人就共诛讨他，把他蜀中唐门削平！”

少林白眉大师说道：“少林对那恶魔无能为力。”

武当派的无为道长也摇头，他更知道唐逸的厉害，忘世道人说道：“魔刀也来了，怎么不上台来说话？”

魔刀上了台，他笑微微。有人看到了魔刀，拍手叫道：“魔刀一出，天下无敌！”

魔刀笑笑，说道：“我不知道说什么，我只知道我的魔刀没有了，我再也不是魔刀了。”

魔刀一站在台上，那种亦魔亦霸的神采仍令众人倾倒不已，有人大声喝彩。

忘世道人说道：“魔刀，唐逸也是你的徒弟，你说，杀不杀他？”

魔刀大笑，说道：“他是我徒弟，做事颇像我，如果你能杀了他，何苦还在这里喋喋不休，你去杀他好了！”

忘世道人冷笑，说道：“我杀不了他，天下武林共诛之，怕他不死？”他再环顾道：“还有大欢喜佛与快乐门主、大悲禅宗，你们都出来！”

果然一声叫，叫出了三个人，三个人一个懒懒洋洋的是大欢喜佛，一个风度从容的是大悲禅宗，一个毫不在乎的是快乐门主。

三人站在台上，忘世道人看着三人，说道：“你们也是十大门派中人，你们说，杀不杀唐逸？”

大欢喜佛说道：“我看你忙坏了，你要去杀，便去好了，何必牵扯上我？”

忘世道人大声道：“他不是你的徒弟？我告诉你，他杀了我的家人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妻子，还有儿子，三个孙子！”

众人皆惊，忘世道人说道：“你们不杀他，我也要杀他，我必杀他！！”

忘世道人狂呼大叫，恨恨不已。

连大欢喜佛也惊愤莫名，他问道：“忘世，你的亲人在哪里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他怎么会知道？”

忘世道人大呼道：“你们养来的毒蛇，他怎么会不咬人？！你们早晚也必死在他手！你，你，你，还有你，早晚必会死在他手！”

他——指着大悲禅宗，大欢喜佛，快乐门主，再指着素女心心，说道：“当着全天下武林同道的份儿，你说出来那个山中活佛是谁，我们便放过你，不然你今夜休想走出饶风岭！”

天门派的鼓声再响，那响声撕心裂肺，白眉大师说道：“素女，你说出来，便没你的事儿了，不然你难免同党之嫌！”

素女心心对着众人一笑，说道：“天下武林同道当知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我素女就是死在台上，也不会说出来。只是我答应你们，要是一个月内唐逸不死，我当受报！”

忘世道人厉声喝道：“唐逸一月内不死，你怎么样？！”

素女轻声俏笑，说道：“我怎么样？我死给你看！”

忘世道人指着台上的人，说道：“场上就有那么多的人是他的仇敌，我怕他不死？我只是要告诫武林同道，给他一个公道！如果有谁袒护唐逸，就是与恶魔同党！如果有谁跟他通气，便是与天下武林为敌！”

大悲禅宗对着大欢喜佛、快乐门主一笑，说道：“忘世老道这样子蛮认真，哪里像

是要忘世啊。”

忘世道人回头，冲着他们吼道：“你们再莫要嬉皮，要是唐逸杀到了你们眼前，看你们怎么办？”

大悲禅宗想一想，说道：“我要与他动手一拼。看他能不能胜得我。听说他与卓书的人对阵，用我的‘大喜大悲’胜了他们，使得他们弃械而降。好徒弟咧！”

大欢喜佛乐孜孜道：“果然有些门道，好，好！”

忘世道人恨他们几人，大悲禅宗轻声说道：“忘世，我也知道你投了秦桧，做奸人爪牙，大家心照不宣，你要再说，我便揭你此疤！”

忘世道人怅恨不已，但他知道，如是给大悲禅宗说出自己曾是在秦桧那里作恶，天下武林必是会对自己十分鄙视，那时再说什么，任谁肯听？

疯士叫道：“大家听着，如何处置素女，大家说说！”

有人厉声叫道：“邪魔外道，有什么好说？我来逼她，看她说不说！”

冲上来一人，那是大力鹰爪王，他喝道：“素女，你说，你说出那个活佛是谁，我饶你不死！”

他把那鹰爪伸向素女，看他青筋暴突的鹰爪，要真抓实在素女的身上，还不是一抓一个洞？

素女心心媚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可怕你。”

她这么一笑，便荡走了大力鹰爪王的心神，他心一动：她不恨我，她不恨我……竟再也伸不下爪去。

忘世道人心恨那大力鹰爪王好色，恨不能让他马上一爪抓下去，抓伤素女，便也逼她吐口。

大悲禅宗说道：“大力鹰爪有什么了不起吗？你要动她一爪，我抓你三爪！”

那大力鹰爪王怕大悲禅宗，他绝不是大悲禅宗的对手，他说道：“你要护她，也护

不过一个理字！”

大欢喜佛摇手，说道：“你们听我说，你们听我说！我说，如果过一个月，没人杀得了唐逸，素女便任你们处置，我几个也放手不管了。如果活佛真的杀了唐逸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！”

忘世道人大声吼道：“什么狗屁安天大计，你们弄的那假瞎子，谁也不会相信！我早晚必杀了那个恶魔，替所有的人报仇！”

白眉大师一揖，说道：“少林自有本寺的规矩，我们少林寺僧的事儿，一向不必别人来理，我们少林派自今便与唐逸决战，即是全派玉石俱焚，也与他血战到底！”

武当派的俗家弟子不少，有人叫道：“武当派也去围剿那个唐逸，不杀了他，誓不为人！”

白眉大师说道：“为今之计，着少林十八罗汉僧看守着素女，如果她要逃走，也是不能。”

素女冷笑，说道：“我要看看，你们是如何杀死唐逸的，我怎么会逃走？”

白眉大师不理睬她，说道：“拿下她来。”

大悲禅宗说道：“慢，我与素女一齐，呆在你少林寺里，看你如何决断，好不好？”

大悲禅宗虽说是亦正亦邪的人物，但在武林中甚有威望，当下人人赞成，白眉大师也不反对了，他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就这么办好了。”

忘世道人大声说道：“召开一次武林大会，是要大家别忘了，有一个恶魔在世，他会杀你亲人，断你性命。你要小心，如是不团结一心，你等决不是他的对手！”

白眉大师喝道：“下面的少林弟子听着，回去安顿好家人，你们在下月十五月圆时，到蜀中唐家堡子门前会齐，那时我们少林派与他唐门决一死战！”

底下多有少林派的弟子，应声响应。

武当派的一位道长说道：“武当派的众弟子听着，我们武当派与唐逸血仇更深，我

们也去!”

都是响应，一时也有不少人应声。

更有一些门派跟着叫道：“莫非天下只有少林、武当？我们也去！记着，下月月圆时，我们去灭蜀中唐门！”

× × ×

人都走光了，只剩下了少林白眉大师与几大掌门人，忘世道人恨恨道：“唐逸，这一次你死定了！”

大悲禅宗说道：“我们十大掌门的徒弟，不那么容易死，你着那些人去攻唐门，说不定会死伤更众，你的罪孽更大！”

忘世道人大怒，叫道：“你护着那个恶魔，莫非你也想当恶魔吗？！”

大欢喜佛说道：“忘世，你休像疯狗一般乱咬，你再乱咬，我与你一战！”

忘世道人自不想与他们动手，他冷冷狞笑，说道：“一群护犊子的老糊涂，不死在恶魔手下，你们不会后悔！”

快乐门主叹息道：“只有我不知道活佛有多大的本事，她真的能杀了唐逸吗？只怕再出差错啊。”

一时人皆担忧。

素女被人押走了，如她不走，快乐门主真的想再问一问她，活佛究竟有什么本事，她怎么能杀得了唐逸？

第八章 逼杀素女

只剩下大悲禅宗、大欢喜佛与快乐门主，他们面面相觑，知此事甚是难办。

他们造就了一个唐逸，此时再想杀他，非得花费一点心思不可。

大欢喜佛说道：“我们去与他赌。”

快乐门主摇头，说道：“论动手，我不是他对手，论动心眼，你们两人不是他的对手，论性子柔婉，大悲你也不是他的对手。”

三人无奈，只是互相看着。

忽地大悲禅宗说道：“我想人活在世，总得做一点儿什么，我去，就是杀不死他，死在他手里，也算对得起无名与澄净。”

大欢喜佛说道：“好，要去都去。”

快乐门主说道：“你们一人落单，我不放心，我也跟着你们去，三个人总有一些照应。”

大悲禅宗说道：“我们去找唐逸，素女会不会出事？”

大欢喜佛说道：“我去与白眉老和尚说。”

再过一会儿，大欢喜佛乐孜孜回来了，他说道：“好啊，我都说好了，他带素女回去，去少林寺后山，待得我们弄完唐逸的事儿，他们怎么也得放了素女。”

× × ×

十八罗汉带着素女回少林，他们得白眉主持一令，无论如何也不放过素女，务必把她带回少林后山。

从饶风岭回中都，要走很长的路，他们带着素女，多有不便，十八罗汉一商议，便抬一乘轿，把素女放在轿内，他们抬着素女疾速而行。

忽地有人唢哨，叫道：“放下素女，饶你们不死！”

原来围上来的是几百豪客，这都是饶风岭的各派人物，他们一计议，还是拿住素女，方才能知道那活佛是哪一个，如果他们得知了哪一个活佛，告诉少林派与武当派，岂不是大大有功？

他们围住了十八罗汉，十八罗汉紧紧护住素女，金罗汉说道：“诸位武林同道，还

请让开。主持戒令，决不可改！”

那上百人围住十八罗汉，见此时也没了大悲禅宗等人，心里不怕他们了，便叫道：“放下素女，让你们走！”

金罗汉笑笑，说道：“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我不能放人。”

那为首的叫道：“你不走，我们也会逼你们走！”

冲上来上百人，对着十八罗汉出拳出刀。要知道这上百人心狠手辣，人人心思自不相同，虽说是要帮少林武当，但他心里有何主意，你怎么知道？看他们冲上来，十八罗汉暗暗着急，他们不能与那些人死拼，按说他们要夺素女，全都是为少林、武当着想，要伤到他们，说不定哪一个便是少林的亲人，武当的门徒！

他们且打且退，慢慢把素女让与那上百人。

上百人夺得那轿，抬轿便跑。

十八罗汉跟着去追，但追得急了，有三十几人挡住，叫道：“少林的师兄们，快回去报与主持知道，就说让武林中人劫去了素女，她在我们手里，只要说出谁是活佛，便没她的事儿了，诸位师兄何必着急？”

金罗汉一听，也是无奈，说道：“也好，我们便去报与主持，说素女被劫。”

× × ×

上百人停在一个山坳里，他们在夜间点上了火把，把被点了穴的素女扯出来。

灯火通明。

那为首的是武当的俗家弟子，他是无为道长的内弟，叫胜奇。胜奇喝道：“素女，你看看，我们都是饶风岭的武林人，你说，究竟哪一个是活佛？”

素女睁一睁眼，说道：“我懒得说。”

胜奇扯住她，怒道：“你当我是谁？我根本就不把你看在眼里，你不说，我要你好瞧！”

胜奇哗地一下扯开了素女的衣衫，他喝令道：“我要脱光你的衣服，让你难堪！”

素女一笑，说：“我这几日很难堪了几回，再怎么难堪，也无所谓了。”

胜奇大怒，扯下她的衣衫，叫道：“你是天下有名的魔女，一生必不少作恶，我要杀你，也算是替天行道！”

素女噗哧一笑，说道：“名门正派都是这德性，一要杀人，先说他如何有理，不像那个唐逸，就是报仇，就要杀人，反是干净了许多。”

胜奇再恨道：“你再对我说唐逸，我要你说出来，那个活佛是什么人？你要告诉我，我便放了你，不然我要你受尽苦楚！”

暗夜里，点着无数火把，就近处，都是亮堂堂的，稍远些，是无尽的黑暗。

素女笑一笑，说道：“你问我也是白问，我告诉你，如果唐逸被杀，必是被活佛所杀，活佛杀了他，你们也不会知道哪一个人是活佛，你们是白费心思。”

胜奇叫道：“剥了她的衣服，打她！”

这些气极的狂人，竟把素女的上衣全都剥掉，把她捆在树上，用枝条抽她，一边抽一边问：“说不说？说出来，便没你的事儿了。唐逸是恶魔，你护着恶魔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”

素女心心此时已是几次昏厥，她再醒来时，只是一句：“我知道谁是活佛，但我不会说的，我不会说。”

胜奇吼道：“打她，打她！”

枝条叭叭地抽，抽得素女再昏死过去。

× × ×

上百人集在一起，胜奇道：“我们打她，她不承认，不肯说出谁是活佛，我们便劳而无功。”

有人嚷道：“要不放了她？”

胜奇大声道：“不！如果我们问出了谁是活佛，便是一功，如果我们问不出，再拷打了素女，大悲禅宗他们几人不会放过我们！”

上百人都心里一凜，他们惧怕大悲禅宗，惧怕魔刀，如果他们知道有人拷打过素女，他们谁也别想活命。

胜奇说道：“如今只有一个法子，便是好好拷打她，要她说出来。”

有人噤声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只是拷问，怕不能成功。要是.....”

众人看那人，原来他是在江湖上亦正亦邪的人物莫林。他是莫松的弟弟，他哥哥嫂子也死于唐逸事，此时他恨唐逸，比别人更甚。

胜奇喝道：“有什么事，你直说好了。”

莫林说道：“有种迷药，可以让她以为对方是那个要找的人，她会对对方说出她心里的秘密，我有这种药，给她服下，再着一个人装作是活佛，她必中计.....”

胜奇大喜，说道：“好，我们便给她服下此药。”

× × ×

他们来到了素女身旁，胜奇对素女说道：“素女，你虽说年青，但也是我们的前辈，我们敬你，刚才打你，是我们不对了，请你喝水，服下一粒少林的小还丹。”

素女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们再用什么诡计，都是无用，不必劳而无功了。”

胜奇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你是护着活佛的，我们等着活佛杀死唐逸好了。”

素女轻声说道：“那样最好。”

他们扶着素女，放她在树下，喂她吃那粒药，看看入了肚，胜奇忽地点她的穴道，说道：“要她吞下去，不能再吐。”

他们盯着素女，看着她，有的竟是再不忍看，被打得遍体鳞伤，竟是惨不忍睹。

再过一会儿，看看月亮更圆了，遥遥挂在天上。

忽地素女说胡话了，她说：“你不该那么做，你会不会沉迷其中？”

再过一会儿，她笑了，说道：“你有无上禅心，怎么会？我信你，只是别人会不会信？”

素女自己自顾说话，胜奇等人听得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，全都伏在地上，眼瞅着她的嘴唇，等她吐出那一个人的名字来。

素女说道：“你是活佛，当然，你当然是活佛。”

面前来了一个和尚，那是上百人里一人。

他一揖道：“阿弥陀佛，素女，你受苦了。”

素女忽地一惊，现实与幻相在眼前重叠，她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和尚说道：“我是活佛。”

素女说道：“活佛，什么活佛？”

她不沉迷，只因为他们弄错了，原来那活佛只有素女知道，也曾告诉一人，就是活佛是一个女性，而这些人根本不知道，硬拿和尚来充活佛，还不知道错在哪里。

素女笑一笑，说道：“你不是，你不知道，活佛是一个女人，你是一个男人，你不是活佛。”

素女昏睡了，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

他们总算是探出一个很重要的线索：活佛是女人！

× × ×

他们在等待，等待着素女醒来，当素女再睁开眼时，她看到了如狼似虎的几双眼睛正盯着她。

胜奇说道：“素女，你说出来了，你说出了那个人是谁。”

素女一惊，但她是聪明人，一看他们那神情，便长吁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们用药迷住我，也不能让我说出活佛是谁的。”

胜奇说道：“你说出了活佛是女人，而且说出了她是谁。”

素女一惊，她真的说了活佛是女人？

胜奇说道：“你说出活佛是谁来，我放了你。”

素女大笑，说道：“你再折磨我，有什么用，我不会对你说什么的。”

胜奇对那些入说道：“我们要她说，她要不说不，我们便勒死她，她要说出来，我们便放过她，如不说出来，我们再对武林同道也难交代。”

人都聚在素女身旁，胜奇说道：“素女，你是前辈高人，你要死在这活佛的手里了，只要你说出她的名字，我们便放过你。她是峨嵋的妙手师太？还是怪魔沙行先生？”

素女摇头，说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胜奇说道：“不让你受苦，你怎么知道厉害？”

他拿出长针来，共是十一支长针，都钉在素女的要穴上，素女哇一声吐血。

胜奇道：“你再不说，便会死了。”

素女说道：“你们杀了我，也不得好死！”

胜奇厉声叫道：“再扎她！”

忽地一个莽汉子拿起一根针，直插在素女的心窝上，叫道：“你说不说？！”

素女身子拼力向前一挺，那汉子躲不及，素女一声轻哼，便再无声了。

上百人都哑口无言，他们不料得素女会自尽，不想她会如此性烈，没问出那活佛是谁，他们如何是好？

× × ×

正在吵嚷，忽听得有人厉声叫道：“素女，素女，你怎么了？”

原来魔刀来到那树下，他捧着素女的头，大声呼叫，素女已死，自不能答他。

魔刀冷笑，说道：“你们杀了她，天下再也没有谁能认出那个活佛来了，你们是帮了谁的忙？”

胜奇此时见了魔刀，心内惧怕，如果魔刀魔性大发，他们上百人也不会是他的对手。

但他陪笑道：“我们只想问出那个活佛来，不料得她性子刚烈，一逼问，她便自尽了。”

魔刀大声喝问：“谁插在她身上这么些针？”

众人看着胜奇，胜奇说道：“不是我，我只是插她身上针，那根要命的……”

魔刀哪里肯再听他，忽地一长身，手伸了一伸。

胜奇的话咽在肚里了，他瞪眼看着魔刀，说道：“你杀我，你……你……”

他仆地而毙。

那上百人都是围着魔刀，他们想要与魔刀一拼。

据说魔刀曾一夜间杀三十六人，他们这上百人也不够他杀。

他们想同仇敌忾，如果他们一拼，或许能杀死魔刀。

魔刀看着他的手，他手中无刀，他慢慢说道：“我一次能杀九个人，那么说，跑得最快的三十多人还能活命。”

一句话刚落，便有人兔起鹘落，飞奔出去！

魔刀一声长笑，身子一扑，直落那人身前，一伸一缩，便完了一刀。

那人身后还跑走两人，他们奔到几丈远，抬头一看，魔刀竟在眼前，一伸手便能够得到，他们想止住脚步，却哪里能够？只能身子扑在魔刀身上，忽地骨节全都软了，原来魔刀只一挥手，那无坚不摧的刀气便把他们的骨头摧软，待得魔刀出手，他们已不能招架了。

魔刀扑上来，不待他们动手，便杀了几人。

胜奇一死，众人便有逃散之心，但魔刀不由你跑，你只要一跑，必先毙命。逼得这几十人都是围上来，与魔刀拼杀。

魔刀一心一意杀人。

他此时大开杀戒，恨那些人杀了素女。素女这些年来是魔刀最要好的朋友，她一死，魔刀仇恨大炽，不由得大开杀戒。

人倒地上，嘶吼声一断，便再扑来两人，魔刀手一分，一手正抓在那人咽喉上，那人咯咯瞪眼，喉咙里有声，却吐不出一字来，眼看着喉管被魔刀捏碎，人跌地上。

有几个人围着树转，他们妄图对魔刀偷袭，待魔刀一出手，身后扑出三人，三人一齐出刀，砍魔刀的后背！

魔刀如同后背生了眼，他一旋身，拍着一人的臂，让他的刀砍在另一个的手上，那人哎哟声弃刀而退，他的手被砍断，但还连着筋，血肉模糊。这第三人一愣，魔刀一出手，夺来了刀，插在他的后背上，说道：“是想要我这么挨一刀？”

有人高声叫道：“魔刀，我们只是要知道那个活佛的名字，我们去找她，她让那个唐逸害了我们，你何苦杀我们？”

魔刀说道：“你要不杀素女，我便放过你们，如今你们谁想活命，除非有人能使素女复活！”

众人知道素女是死定了，怎么能让她的再活，众人恨声道：“魔刀，我们与你拼了！”

魔刀笑笑，说道：“你们一百人都得为素女陪葬，少一人也不可！”

那些人恨魔刀狂妄，但无人能制得了他，看着一个个死在他手里，心里悚惧，越来越怕。

魔刀越杀越勇，他夺来一刀，使得那刀转得快，那些人看着刀转，对那刀使招，忽地刀不转了，刀碎了，碎成十几片，片片飞出，直插在一些人的脑袋上，插在一些人的胸前，插在一些人的小腹。

十几个人都捂着他们的伤处，叫道：“魔刀，你好狠！”

人全都倒地。

剩下的人再无斗志了，魔刀不是人，他只是一个恶魔，他只要一出手，处处皆刀，他们怎么避得开去？

有三个扑到了马前，跳上了马，他们急急鞭马，但那马转着圈子，跑不出去，一看

原来马缰未解，人想离开，怎么能够？

砍了马缰，便见魔刀早就赶至眼前，手里正拿着几支树枝。他们赶马飞奔，要逃出树林。但忽觉得后脑一凉，一摸，是树枝正插在后脑上！

怎么不觉得疼？疼痛正巧赶来，他们想叫一声，不及叫出，人便栽在马下。

第九章 寻找活佛

唐逸决定动员他唐门所有力量寻找活佛。

有一个人在暗中觊觎他，想杀他，但他还不知那个人是谁，不知他是男还是女，不知他是熟人还是陌生人。

他很佩服答罕，答罕说活佛可能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，他心里悚惕，他会是谁？是男是女？

他身边除唐门的亲人外，只有梓州张铁胆，“忘忧屋”主阎可怜等几人是他的近友，会不会是那四大公子中的一人？卓书，不像。或是耶律重恩，决无可能。就是段誓，只有段誓有可能，但他不在，时常不住中原，看来段誓也不可能是活佛。

在他身边的两人，一个是梓州张铁胆，一个是阎可怜。他们两人哪个是活佛？

× × ×

他用信鸽召来梓州的唐九。

唐九告诉他一个秘密：阎惜情大多不在庵内，她时常神龙不见首尾。

看来她并不是真心遁入空门，她自毒倒唐逸后，再无心留恋尘世，只在庵内修真，看来这说法值得怀疑。

唐九说道：“庵内时常只有几个小尼，看来那庵也像是有古怪。”

唐逸问道：“有没有女人时常出入庵中？”

唐九惊道：“怎么没有？出入庵中的大都是女人。”

唐逸的心头亮了：“是什么样的女人，是年轻的，还是老年的？”

唐九恍悟：“都是年轻人出入庵中，是一些美貌年青的女人时常出入庵中。我看过的，她们都是三三两两出入庵内的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她们必是‘忘忧屋’的人。”

原来阎惜情是屋主，说是换了阎可怜，但阎惜情并不曾洗手，她在暗中也约束着“忘忧屋”的行动。

唐逸说道：“你去，带几人看守住尼姑庵，看阎可怜与阎惜情的行动。如果有‘忘忧屋’的姐妹们来来往往，你务必要小心。”

唐九听令去了。

× × ×

还有一个张铁胆，他帮唐逸不少，是唐门从未见外的“外人”。

唐逸约来了张铁胆，摆上了酒，他说道：“张大哥，我有一事要对你说。”

张铁胆说道：“兄弟，你说好了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唐门如今是天下武林的公敌，我的十位师父死了三四人，我怎么能洗得清嫌疑？如今据说他们在饶风岭开了大会，天下武林以我为敌，估计早晚会来找我唐门，到那时，唐门会玉石俱焚的，我对大哥说知此事，要大哥离开我。”

张铁胆说道：“兄弟，你做事我一向佩服。你救了大宋，抑制了秦桧那老贼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有功于社稷，功不可没。我张铁胆服你！”

唐逸笑笑，说道：“大哥，如今不是说理的时候了，你要走，就早些走。”

张铁胆说道：“你没来找我时，我在梓州聚赌，玩得好不高兴，你一来，我玩不成了，可我跟你做大事，也做得轰轰烈烈，人一生有多少好时光？我跟你，也不枉活一回！兄弟，你看好了，我已把家里的人安顿好，我要跟你闹腾，是输是赢，我认了！”

唐逸看着张铁胆，看他那义愤填膺的样子，心道：看来他不像是那个活佛，他要是那活佛，决不会对我如此有情，他会在暗中杀了我。但也不一定，直到他出手时，我才能看得出他是不是那个活佛。

两人喝得烂醉。

唐逸躺下了，他睡得呼呼直响。

张铁胆看着他，忽地笑了，说道：“这小子真是能放得下，人家要杀要砍他，他也不在乎，不知道这样的人算不算是大英雄？”

张铁胆看着他，兀自在喝，直到喝得更醉，走路也歪歪斜斜，方才走了。

看来张铁胆不是那个活佛，如果他是那活佛，他决不会放弃杀死唐逸的机会。

× × ×

唐逸的心很乱，他回到了屋内。

如今，他有几个美妙佳人陪他，有俏生，有笑靥，有须眉，有侍剑。

几个美人笑着对他说话，女人一多，便听得叽里哇啦地响，也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。

侍剑看得出他醉得厉害，说道：“让公子睡一会儿吧，我们出去。”

她们把唐逸放在床上，弄好了他的衣服鞋子，掩上帐子，都出去了。

× × ×

唐逸在醉里，在睡梦中。

他看到了阎可怜，也看到了阎惜情，他看到她站在他的床前。

他蓦地醒了。

他地看到了几个人。

是须眉，侍剑，笑靥，俏生。

她们把他捆得结结实实。

用的是一条铁索，那是一条浑铁索，挣也挣不开的。

俏生对他说道：“公子，你得知道，我们是迫不得已。”

笑靥低头说道：“我们对你有情，但‘忘忧屋’有严令，我们不能不从。”

侍剑只是哭着，过来给他跪下，叩了几个头，说道：“公子，我们得带你走。”

唐逸身着铁索，叹气道：“想不到最后害我的是自己的亲人。”

须眉怒骂道：“你以为你是谁？你是天王不成？‘忘忧屋’要你的活命，我不能杀你，不然我就亲手杀了你！”

唐逸叹道：“须眉，你何必虚张声势？不如你与她们几个一样，只是悲悲凄凄，让我面子上好过一点儿！”

果然须眉不出声了。

她们如何把他一个大活人弄出庄去？总不能大摇大摆地用铁索捆着他出庄吧？

须眉看来并不担心这点，她喝令道：“来，把他抬到车上去。”

她重手击穴，把唐逸的哑穴点中，说道：“公子，你安静会儿，到了地方，自去与屋主说。”

她们把他装入一个大大的袋子里，将那袋子扛至院内，如今院里正是无人时，夜深人静，几个女人把他扔在车上。

他只能轻轻地哼一声，须眉轻声骂道：“天天侍候你，连猪叫的声音都得听。”

就听得张铁胆说道：“姑娘们，走吧？”

车便咕咕碌碌上路了，听得有人轻声问道：“张大哥，你去哪里？”

张铁胆笑说道：“弄吃的，总不能让别人去，我不放心。”

听得那是唐门的弟子，在议论：“有张大哥帮逸哥，逸哥真结交了好朋友。”

听得那议论声远了，唐逸忽地想到答罕，要是答罕在这里，他一定早有办法不被人捆起来，可唐逸如今怎么办呢？

他虽说是被装在袋子里，但眼睛仍是看得清清楚楚。

须眉看着车前，不吐声。那个侍剑正在流泪，她哭得很伤心。

再有俏生在看着车后的地，她的眼睛也是红的。

笑靥不笑了，只是瞠目而视，不知道看什么。车在走，人在哭，都在流眼泪。

忽地须眉大声道：“我们快要到了，到了地方，我们交了令，再也没有我们的事儿了。”

× × ×

车走得很急，看看拐过一道弯，进了一家大院。那院里堆了许多的米，那是米房。看看车能过去，只有一条窄窄的小径，过去了车，再来到后院的一条街上，再向前走，走得紧了，看看是一条小巷，后面是湖。那是巷里湖，由湖里能划船出去，一直沿护城河走的。

便上了船，车扔掉不要了，几人都上了船，听得张铁胆说道：“几位姑娘保重，你们见到屋主，替张铁胆问安！”

几人答应，待铁胆下了船，便把唐逸抬放在船上，喝道：“开船吧。”

便听得一声声桨响，水声细细，人声也变得飘忽。那几个撑船的都是大汉，看去都有一身好武功。一篙撑去，便撑到底，船走得急，却无一点儿声响。看看弯过了城角，再出了城，顺着大河走去，漂向一道绿洲。看到了那绿洲，有汉子问道：“得手了吗？”

须眉说道：“有了。”

几个姑娘也不吭声，都是抬着唐逸，唐逸能看到侍剑哭得最凶，眼睛都是肿的了。那个俏生也哭得很厉害，她的眼睛低着，说道：“我们不能见屋主，这样子，怎么见人？”

须眉说道：“这样子有什么不好？去见屋主好了。”

几人抬着唐逸进了小院，在草亭里，坐下等人，这会儿，她们一人也不吭声，极有规矩。

× × ×

听得有脚步声，再听得有人喝道：“屋主来了。”

唐逸也能斜着头看，他透过袋子看到夜色深沉中，走来两排人，当先的一排是身着白衣的高手，他们有高有矮，都是难得一见的傲容。他们一声不响，站在一旁，再过来的是唐逸熟悉的女人了，她们正是“忘忧屋”的姑娘们，一个个神色肃然，也立在一旁。

最后走来的便是阎惜情了，唐逸看着她，忽地明白了，她不会因杀了唐逸而惭愧出家，她原就是一个披发尼姑，看她一身法衣，神色肃穆，坐在亭上，对须眉问道：“拿来了人么？”

须眉说道：“拿来了，只是……”

看须眉那神色，分明很是为难，她想替唐逸说几句好话，但阎惜情说道：“听着，我有一令，如有谁愿替恶魔唐逸说上一句好话，我便重重罚她！”

须眉只好退下去，站在一旁。

阎惜情说道：“把他放出来。”

拿着袋子，把唐逸从那袋子里放出，他才吐了一口气。

他坐在地上，看着那些人。

他们都是从未见过的老人，如果唐逸从前是武林中人，他会听见他们的名字，他们的名字在武林中极为响亮，一直在侠少的口中相传，他们都活在人们的心里。

那些“忘忧屋”的姐妹们是他的熟人，他知道她们的名字，甚至在他的心里，曾一次次想着，她们早晚会是他的禁脔，如果他不幸死去了一个女人，“忘忧屋”便会再送他一个，甚至一次送他三个女人。

从琴心开始，他几乎忘了他从忘忧屋得到了几多美人。原来美人并不是白白陪伴他的，最后的代价便是他身陷囹圄，处于困境。

× × ×

阎惜情说道：“唐逸，我答应过人，要是你滥杀，我必杀你。”

唐逸笑一笑，说道：“原来你就是那混蛋！”

阎惜情不以为恶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你早就在我彀中，何必再讨苦吃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要怎么样？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武林中人提起山中活佛，谁不敬仰万分？怎么能因你一个小小人物，便坏了活佛的清誉？我要拿你去饶风岭，交与那武林大会，要他们止戈，从此武林天下，再得安定和平。你就要死在武林大会上，你懂不懂得？”

唐逸笑一笑，说道：“你与我是夫妻，你杀了我，也是应该。只是你做什么狗屁活佛，从来缩头缩脑，哪里有一丝正气？怪的是素女心心那些人，怎么会相信你？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天下大势，皆在我掌中。我就是武林至尊。就算是你，也逃不出我手掌！”

唐逸此时忽地思如泉涌，他说道：“你弄一个狗屁安天大计，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。你做什么武林至尊，你做了什么大事？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武林天下，决不可能因有一人而至大定，你只能顺其自然，让它不致酿成大祸，便是福气了。”

唐逸恨道：“像你这种人，只能在暗中使一点诡计，从来上不得台面，怪不得死去那么多人，你害死了我的老爹，你也害死了无名道长，害死了双修夫妻，害死了那些死在我手下的人，我要替他们报仇！”

阎惜情笑笑，说道：“就凭你那一点本事？”

唐逸叫道：“我要用十位师父教我的本事与你一斗！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唐逸，你这一点儿本事，能与我斗，岂不是大笑话？他们是我的十大护法，你看看他们的手段吧。”

上来第一位护法，他用手指扯着一根头发，拔下它，用这根头发一舞，竟是舞发成直，那头发发出噼啪如刀声，便见那亭角巨石被那头发一削，便唰唰掉下几块来。

第二个护法上来，用手指一按，再一提，那一块巨石便如一粒粟米般粘在她的手心，提起来，离地几尺，再咚一声扔下，砸地一个大坑。

阎惜情说道：“活佛度世，只为救人，至于那救者牺牲，必是不免。你看佛祖也割肉饲鹰，那肉是自己的，疼不疼？疼也得割，不然怎么能是佛祖？唐逸，你就是佛祖身上的肉，此番也割让出去了。”

唐逸放声大笑，说道：“真是一番屁话！你怎么不自尽以谢天下？如果你割肉以谢天下，天下人便知道，活佛只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！”

阎惜情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怎么说我是反复无常的小人？”

唐逸怒从中来，说道：“你答应我，保住我三个妹妹平安，她们一个比一个更惨。你要保证我父亲不出事，但他也死在人手，说不定就是你手下的这些人杀的，我要找你报仇！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，我一心护天下，怎么能有时间去只顾你父亲？他在与人赌时失手，被人杀死，我怎么能令他复生？你的妹妹根本就不听人劝，我着‘忘忧屋’的姐妹在你家，她们不与我姐妹相聚，只是一心出去。一个个都是欲心极大，你怎么能安定得下她们？一个要宿青楼，一个要寻知己，一个要做英雄。你的三个妹妹都是难缠的人，我怎么能保得住她们？”

唐逸怒道：“你管不了她们，何必答应我？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我要答应你，我只答应照顾她们，她们不听我的，我没有法子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为什么要嫁我？就只是要毒倒我？你谎说是卓书、索雅两人毒计，其实是你布的大阵，你要我做你的毒人，做你的杀手，去杀天下群雄。你做到了，你成功了，可你害苦了我一家，我唐门败在你手里！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唐门早先不曾做武林中人，便没有这般威风，你在江湖上也威风十年！”

唐逸叹息道：“我看清了你的面目，你说，你不是出家了吗？可怜她在哪里？”

阎惜情一叹，说道：“可怜啊可怜，我以为她心内属意于你，谁知道你却把她扔出唐门？我把她监禁在牢内，要她反省，你再也不到她了。”

唐逸恨声道：“为了可怜，我放了你，不再与你寻仇。你却要杀我，你只是一个小人，什么活佛，真是自称自！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天下武林，每逢六十年盛世，便选一德高望重之人，推其为救世活佛，五十年前选我，我是做到如令，还有十年。你看我不够活佛，我看也不够，只是勉为其难罢了。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我要你受熬狱之苦，然后在饶风岭大会上，为我正名，再当众杀你。这样可好？”

第十章 可怜陈情

在一间黑暗的牢里，唐逸带着浑铁索，当当响，拖来拖去。

他在想着阎可怜，她毕竟是活佛的妹妹，她怎么也会放她一马，怎么竟把她也关在黑牢里？她在哪里？他思念阎可怜，不由长吟：“可怜，可怜！”

就听得有人轻声地嚶嚶哭泣，那哭泣声轻微而伤心，一丝丝地抽泣着哭。

唐逸如被鞭答，叫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！”

就听得有人轻声答应：“公子，你还记着可怜吗？”

在对面的监牢内，有一个美女被锁在槛上，她就是阎可怜，是唐逸魂牵梦绕的阎可怜。

她蜷缩在那里，像风中的行枝一般颤抖，唐逸见了，心内生怜，叫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！”

他拖着浑铁索到了槛旁，说道：“可怜，能不能与我说一会儿话？”

阎可怜不回头，但唐逸能看得到，她在背后流泪，泪水哗哗流。

她说道：“公子，你我形同路人，再无什么情义可言了。”

唐逸大叫道：“胡说！你喜欢我，你拿那些美丽的女孩子给我，你自己却睡在我的书房，你也不知道，我一醒来，看着那睡在身旁的美女，便想着你。我一想你，便想去书房看你。你睡在那里，睡态一定比她们都美。但我不能，我有时走了几步，走了十几步，我不能进书房。你是一个女孩子，我怎么能随便进那书房？我不敢去，我只要再走十几步，就能看到你，我不敢去。我体味到了咫尺天涯的味道。”

阎可怜仍在流泪，她哭着说：“公子，我对不起你，姐姐要我接任那‘忘忧屋’，帮你，就是要你做好那杀手。我也顾不了你的亲人，我无法管她们，姐姐答应我，要管她，但她没管。”

唐逸大声说道：“我明白，我明白，我明白了为什么‘忘忧屋’有时做下许多好事，有时又做恶事，我明白为什么卓书那么喜欢你的姐姐，她是邪魔，她才是邪魔！”

唐逸泪流满面，他自被毒后，头一次在大悲时不用大悲禅宗的那功夫，真心的痛痛快地哭上一回。

可怜不看他，说道：“公子，你把我忘了吧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怎么能忘，我其实把你的身体都看过了一遍，我熟知你的一切，我熟得要发疯！”

可怜悲泣道：“我能怎么样？我得听‘忘忧屋’主的命令，我要把那些我并不喜欢给你的女孩子送与你，我先是送琴心两人给你，那一夜我没睡着，我在夜里用力地掐着自己，把我自己的臂都掐得出血，我不愿意她们与你在一起。我想她与你的初夜，就觉得那是我的，我要与你在一起，那是最好！琴心死了，我再送女孩子与你，两个，再两个，再是三个，最后再是侍剑与须眉，我不想再送与你了，我也不是愿意住在你的书房，

我在那里，是能看到你。你在白天就坐在那里，我便在你坐着的那一张椅子上睡，我睡的时候，告诉我自己，这里是他的手臂，这里是他的腿，这里是他的心.....”

阎可怜哇地哭起来，她说道：“姐姐知道了我的秘密，她才让我回来.....我.....我.....”

她哭着，说不下去了。

唐逸心想：真是奇怪，一开始我是娶了阎惜情，可那时我并不知道她的一切。我那时并没生一双能看透一切的眼睛。后来我被她毒倒了，我成了一个毒人，我才知道了女人，我能看得透女人的一切。我在惜情的身上看到的那乳、那痣、那胸都与可怜一模一样。但我知道，她们是孪生姐妹，长得一模一样，根本就没有任何不同，可是阎惜情是那么狠毒，她一心杀我，而阎可怜那么柔弱，她一心想帮我。姐妹两人多么不同啊？

唐逸说道：“可怜，你过来，我抱一抱你。”

阎可怜扯扯那栏，苦笑道：“从前能抱的时候你不抱，你现今怎么抱？”

她扯不动那槛栏，只有那铁索套在槛栏上，她扯不动，唐逸叹气，说道：“我不是不想，只是我想，你根本就看不起我，我是玩弄女孩子的人，我从前只有玩弄女孩子才能活下来，死在我身上的女孩子不知有多少，我怕你看不起我.....”

阎可怜说道：“你是英雄，你是男人中的英雄，你能与岳飞结拜，是岳飞看得起你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要死了，我要死在你姐姐的手里了。”

阎可怜说道：“你杀了那么多的人，都是你的师父。”

唐逸大声道：“我没杀师父，双修师父不是我杀的，无名道长也不是我杀的，我没杀他们！后来的少林寺方丈也不是我杀的，他愿意自尽，在佛门人看来叫做圆寂，我有什么法子？我只是废了无为道长的武功，我杀了他的门下弟子！”

可怜一叹，说道：“如今说什么都没用了，你为什么不承认你杀了人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没杀，我便不承认。”

可怜轻声说道：“你便承认了，天下武林也对你一样，死与不死，都是缘份。你承

认了，才是蜀中唐门的唐逸。如今他们只缠在你认不认账上，你杀一人也是杀，你杀十人百人也是杀，何苦不认？”

唐逸看着她，她仍是背对着他，那神气很是凄苦，泪流满面的脸上有无限悲苦的神色。

他心道：可怜为我操尽了心，莫如我就认了吧，那样他们要杀我便杀，有什么了不起？

他说道：“好啊，我便认了，他们要杀我便杀好了，反正我在他们眼里，也是一个无用的人了。”

可怜说道：“你在我眼里，永远是那么好可爱的唐逸。”

两人越说越是热情，恨不能抱在一起，相互抚慰。

他们心知，如果两人能搂抱在一起，他们会忘了天大的灾难，会忘了世上的一切。

阎可怜扯着那槛栏，扯得她的手臂都出血了，可还是够不到唐逸的手。

她苦笑着说道：“唐逸，这像你那书房的门，我不敢过那道门，怕听见你与那些女孩子的淫浪的笑声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与她们在一起时，不敢大声，我怕，我怕你听见。你像是在旁看着我，我怎么敢出声？我不是一个勇猛的人，不是一个勇猛的男人，有些心不在焉。她们也看出来，说我是你的情人，你知道吗？她们对你说过吗？”

阎可怜说道：“她们人人心里有鬼，得了便宜，还来卖乖。有的说，我们为了‘忘忧屋’，侍奉唐公子，听屋主吩咐，我心里知道她们是卖乖，她们的脸上，那神气，那光彩……嘻嘻……”

阎可怜无限可悲地叹一口气。

唐逸大声道：“可怜，我答应她，她要我做什么，我都答应她。”

× × ×

唐逸再被带上亭前，看到了阎惜情，她身着艳丽衣服，坐在亭前，笑吟吟看着唐逸，说道：“唐公子，你我有一夜夫妻之恩，我请你喝酒。”

唐逸冷笑，说道：“这杯酒不是毒酒么？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就是毒酒，公子也承受得起。如今的公子身赋异禀，是天下少有的高人，我怎么敢再毒公子？”

她一身香气，那异香飘拂，是她衣服上的香气，唐逸心道：她与可怜真是判若两人，一个是天生恶魔，一个是人间尤物。两人性情也不一样，阎惜情杀人如麻，她取唐逸的性命，在眨眼之间。可怜却是绵软柔弱的一个女子，她一心牵挂唐逸，在唐逸的书房里徘徊不去，久久心惦念着他，对他一片温情却无一丝表示。

阎惜情说道：“我知道公子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，我请公子宽谅。”

她自己斟一杯酒，说道：“我先喝了，以敬公子。”

她一饮而尽。

唐逸蓦地想到，那一夜里，她也是那样含情脉脉地请他饮酒，一杯交杯酒，便把他的命险些送没。

阎惜情说道：“我修真百年，只是守真。不像可怜，她可以入俗，我不可入俗。”

她一声悲叹，唐逸却听不进去，心道：你再说什么，我也不会信你。何必再假惺惺？

阎惜情伸出玉腕，去抚摸唐逸，说道：“君情深，有深恩，问君几许思念真。含情多，夜露浓，郎情忙妾情。公子，记着这一阙词吗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不记着。”

他正在玩味阎惜情的心境，如果她就是阎可怜，那有多好？

忽地他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要锁住她？”

阎惜情一愣，再明白他的问话，脸上有些愠怒，但那愠怒一闪而逝。她说道：“她不听我的，应处以大刑，只是‘忘忧屋’的姐妹们求情，方才免了她的死罪，

唐逸大笑，说道：“她何罪之有？你要她来杀我，她没杀，还是你要她做什么，她没有做？”

阎惜情轻声说：“她什么错处都没有，只有一个错处，她可以把自己的身体送与你，但她不能爱上你。她心系于你，这就错了。你看！”

唐逸再回头，他看到了自己的女人，那日日夜夜陪伴过自己的女人，对自己百依百顺，甚至有些宠惯的女人侍剑，她低着头，从面前匆匆而过，那个对自己嬉笑怒骂皆是情爱的须眉，她看看自己，那恶狠狠的样儿像是装出来的。再看那个俏生，她一身淡装，脸上有愁，看去很开心。她匆匆过时，只留惊鸿一瞥。再后面是笑靥，她的脸很是严肃，只是盯着唐逸看，看他手里的酒杯，她是不是还担心他喝多了？

后面的那些女孩子都是他未曾爱过的，他也曾在梦里想过，那些“忘忧屋”里的女孩子，都早晚会自荐枕席，做他的妻妾的。他没料到，她们会捆起来他，把他运出唐门，交与阎惜情。

阎惜情说道：“我毒倒了你，可怜救了你。我要杀你，可怜却帮你，你当然心念可怜了。你是不是恨死了惜情，爱煞了可怜？”

唐逸微醺，他怒骂道：“你算什么？你休拿可怜来对我说话！你这贼婆，你就是死一百次，也抵不上你的罪恶！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我与你也有夫妻之实，莫非你一点儿也不念想吗？”

唐逸恨道：“我念想着要杀了你！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从可怜那里，你也得念想着我，我是你们的牵线人，没有我，可怜会救你吗？没有我，你会成为天下第一毒宗吗？没有我，你能如此春风得意吗，你会有那么多爱过你的女人吗？你只会是一串骷髅，死在荒郊野外，还有什么好的？”

唐逸不料得她会如此激怒，他看着阎惜情，还是悲叹，上天造人，如此不公，一个阎惜情与阎可怜，两人如此相像，但性情又那么不同，真是天上地下！

阎惜情说道：“我告诉你，可怜就是与你心心相印，我也不许她与你相近。我只要你从前有过的女人，她们如果愿意来侍候你，我要她们再来。”

× × ×

上来了侍剑，阎惜情问道：“侍剑，你愿意侍候唐公子最后几天吗？”

侍剑跪下，低头说道：“愿意。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好，你下去吧。”

再上来了须眉，她看着唐逸，那样子很不友善。

阎惜情问道：“须眉，你愿意再侍候唐公子几日吗？”

须眉说道：“臭男人，我看不上他.....”

阎惜情叹道：“这么说，总有一个你从前的女人不愿意再见你的。”

须眉说道：“不是啊，活佛，屋主，我说我去侍候他这个臭男人，但我不稀罕他！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你愿意不愿意去侍候唐公子，他只有那么几日了？”

须眉低头，说道：“我去，我去。”

再上来了俏生，她那愁眉紧锁的样儿，令唐逸生怜。

阎惜情问：“俏生，你愿意不愿意再陪唐公子几天？他很快就要被处死了。”

看来“忘忧屋”的女人都知道他早晚得一死，她低头说道：“我愿意。”

最后被叫来的是笑靥，她看着唐逸，说道：“我愿意。”

× × ×

她们都下去了，阎惜情说道：“看来我‘忘忧屋’的女孩子都有情有义，就是你要死了，也会陪你到死，你真是好生幸运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怎么不说唐公子有情有义，感动得那些宁可害死他的女孩子也心里有悔，如是害死了唐公子，她们一生都心内快快？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我嫁与你，也未尝到一日快乐滋味，不如她们呢。”

那样子像她对唐逸也满是情意。唐逸心道：你休再耍弄我了，我已知道了你是人面兽心，怎么会上你的当？只是你让这些女孩子与我在一起，我怎么能有心？就是她们再来，也决不会像以前那样，她们能在可怜面前与我亲热吗？看来不会，她们会很惧怕可怜，就是我也不会在可怜面前与她们亲热，那样似乎太残酷了一些。我要她把可怜放了，那样才好。

唐逸说道：“惜情，我与你仇怨很深，自是不死不解。但可怜是你的姐妹，你何不放了她们？”

惜情说：“放了她们？不可，对了，是不是她们在你的牢旁，对你风流有碍？如果是，我要她们把她押到旁的牢去，让她看不到你，这样可好？”

唐逸心里想念着可怜，但也念着那些女孩子，他没有女人，一夜不欢。如是真的没有女孩子们，他怎么能度过漫漫长夜？

他进退两难，忽听得阎惜情说道：“你旧情不断，心思终还是在肉欲上，可怜就是真心爱你，也得不到回报。”

唐逸大怒，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如果我不爱可怜，我怎么会对她如此忠心？你说，我不敢对她说话，不敢对她直说我的心情，我是不是爱她？”

阎惜情说道：“你至多是喜欢她比喜欢别的女孩子多一点儿，有什么了不得？有了别的女孩子，你就忘了可怜了。我要她看看你在狱里的样子，她便明白了，衷情于你这样的负情汉子，她有多傻！”

阎惜情对着身后的女孩子说道：“告诉她们，每一夜去两人陪着唐逸，如果她们对唐逸不好，拿不出她们的情感来，我要重重地处罚她们！”

× × ×

唐逸回到了狱里，他远远看到了可怜，可怜的监牢也正好正要锁上，那狱卒看着他，在嘻嘻地笑。

她也提去可怜，要她做什么了吗？他看着可怜，对她喊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！你怎么样了？”

这一次可怜没有被锁在那槛栏上，她一听得唐逸叫她，忙是回身，她满面是泪，让他明白了，她是在担心他，怕他出事！

毒中之毒

第一章 做狗更难

青青带着卓书进了一家酒楼，这家酒楼看样子很壮观，生意不会差。她坐下来，牵扯着一条绳子，绳子另一头系着卓书，卓书的脖子上套着那条绳，两只手趴地，后屁股抬得老高，还四外环顾，他对青青道：“青青，你看我这样子像不像一只狗？”

青青斥他道：“卓书，你老实些，不然我再给你吃药！”

卓书吐一下舌头，他怕，前几天青青给他吃一包热药，他热得抓耳挠腮，竟是把身上的衣服都脱来了，只剩下一条犊鼻短裤，可心、可怜劝他道：“公了，不要再脱了，你再脱，不成体统！”他怒喝道：“一条狗有什么体统？你们滚开！”他要再扯下短裤，可青青怒喝道：“别再脱了！”卓书只汪汪地叫，表示不满，但青青不再理他，卓书只好像一条真狗那样吐舌头。

如今再说给他吃热药，吓得卓书不再出声。

青青叫了几个菜，请可心、可怜坐下来吃饭，可心、可怜一边吃，一边听着卓书狺狺地叫，卓书一叫，可心、可怜全挟菜喂他。

全酒楼的客人都看是稀罕，忘了吃饭喝酒，只是注目看她们。奇怪一个女子，带着三个女人，竟拿一个大男人当狗，而且看那男人的样子，分明很是凶恶，人言汹汹，窃

窃私语，都觉得这女人特怪。

青青不顾卓书，自顾吃饭，还与秀早说笑。

看可心、可怜那一脸不忍，青青说道：“你们看男人，做人时那飞扬跋扈，眼眶都张到天上去了，你叫他做狗，他便摇尾乞怜了，这种人，你养他何用？不如宰了，也好吃他的狗肉！”

青青边说，边踢了卓书一脚，卓书汪汪叫了两声，表示很疼。

那边的男人看着乐了，看这个很是好玩，但见青青张眼一瞪，便低下头，不敢搭茬。要知道，能制服一个凶恶男人的女人，只会比男人更凶恶，你要惹她，那还了得？

青青吃过了饭，说道：“我们走吧？”

正要走，迎面来了一人，那是店家，他一揖道：“我家主人请姑娘说话。”

青青笑笑，说道：“我吃饭付钱，并不曾短银两，你家主人有什么事找我？”

那店家陪笑，说道：“姑娘请去一次吧，我家主人立待姑娘。”

× × ×

走至后楼，再步入后院，看到那院景幽深，十分优雅，青青心道：我唐门算是好看的了，但那花园也不及此人的好看，看到花园的奇石，青青站住了，只见那正中间有块石头，显是乳色，中间竟像是点染一层层的乳晕，向上冲天竖着三只乳头，那石头很像是女人的双乳，唬得她们几人都不由得去摸自己的乳。

只有青青不曾有过这个动作。

有人高声笑道：“唐青青，你已经不是女人了。”

青青闻声，一昂头，看到在高高石山上，立着一位公子，那是钱匡，是蜀中四大家之一的钱匡。

青青自不知道唐逸已把钱匡毒死一次，此时见他带着钱平从那石山上下来，满有风度，心内想道：他是我唐门的仇敌，对我满面堆笑，必无好心，要防他一些才好。

钱匡走下山来，对青青说道：“青青姑娘，我看你扯着一个大男人，四处游走，定是有些不便吧？”

青青惕然道：“钱匡，你要耍什么花招？小心我不客气。”

钱匡大笑说道：“如今唐门已是天下万众之的，我怕你什么？只是我要告诉你，你不要四处乱走，少林、武当与天下各大门派早就齐集一家，要杀绝唐门的人了。”

青青大惊，但她不动声色，说道：“钱匡，你与我哥哥有仇，何必胡说？！”

钱匡大笑，说道：“我为什么要胡说？我告诉你，青青，你是一个女人，就得做女人，何苦去做什么男人的事儿？你牵着卓书公子做什么？”

青青自不知卓书原与钱匡就有牵连，卓书曾多次飞鸽传书与钱匡，命他杀唐逸，只是不曾得手就是了，此时她带着卓书遇到了钱匡，很是危险。

但青青不怕钱匡，以她此时用暗器的功力，要拿下钱匡，很是容易，她何必要怕个钱匡？就是再加上那个钱平，她也不在乎。

青青的手去抓暗器，那身旁的可心、可怜很是焦急，她们盼着有人能救下卓书，让从来都是专横跋扈的卓书做狗，她们心下最是不忍。

青青问卓书道：“你是吐蕃人吗？”

卓书说道：“我不是，我是一个吐蕃老人拣来的婴儿，他收养了我。”

青青说道：“幸好你不是吐蕃人，可你骗了忠厚老诚的吐蕃人，你做了他们的大王。”

卓书不语，青青再说道：“像你这种人，只能做一条狗，一条属于青青姑娘的狗。”

钱匡远远看着卓书受苦，心中不忍，他忽地说道：“青青姑娘，你怕没有机会出手暗器了，你就是有什么漫天花雨的手段，你也要倒下了。”

青青忽地觉得头晕，她立时抓住卓书，说道：“在我死前，卓书，你必死！”

那可心、可怜要来救卓书，但被秀早扯住，晚了一步。

青青早就喂了卓书一口暗器，她笑道：“我不用暗器打人，不等于不用暗器杀狗！”

卓书倒下了，青青也倒下了。

× × ×

待得青青再醒过来时，月亮正挂在天空上。

卓书俨然一富家公子，再也不像是一个沦落成为人家牵扯着的狗那狼狈样子，他正举着酒杯，对着青青说道：“青青姑娘，你要不要再喝一杯？”

钱匡与钱平都站在他的身后。

卓书说道：“我告诉你一声也无妨，原来他们都是我的兄弟，我在中原驰骋，靠的就是他们的帮助。如今你又落在我的手里，我也不稀罕再拿你当狗了，我要杀死你！”

青青的脸上有一丝微笑，卓书的手要扼在她的咽喉上了，忽地停住。

他说道：“我不能这么杀了你，不能便宜了你！”

他再扯着青青，来到了那巨石前，说道：“你看，人类早就明白，她的乳汁如何能血一样滴在男人的嘴里，男人贪吃，把女人的乳汁榨干，女人变得干瘪、苍老，再就一钱不值了，你懂不懂？”

青青瞪眼看他：“你娘生你养你，也一钱不值吗？”

卓书狞笑道：“我娘生我时，我也不知道，生下了我，她去了哪里，我更不知了。我只知道我是中原人，我生在中原，长大在中原，后来在十二岁后去了吐蕃，我成了一个吐蕃人了。其实我什么人都不是，我既不是吐蕃人也不是中原人。”

青青恨恨地看着卓书，卓书忽地笑道：“那个莫奴生根本就不知道你变了，变成了一个男人，我要杀你，岂不是让他高兴？他再轻松轻松，又可以寻女孩子了，听说他身旁有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原来就是我的，她就是我的！他抢去了我的女人，我也抢了他的女人！我要把你再变成女人，尽情地玩弄你！如果他把那个乌鸦给我，我就把你还给他！”

× × ×

钱匡看着卓书，他头一次看到有人有如此高明的手术法，他能把青青的身体切开，从她的体内拿出一些器官来，那是些什么东西？

卓书身着大衣，手也戴上一种皮套，他说道：“能摘人器官，我是从一个中原人那里学来的，他的本事，据说是学自毕佗神医的，我向他学了这件本事，要的就是救人，可我先拿它来杀人，杀死这个青青。如今我再要她做一个女人，她就再是一个很柔婉的女人了，莫奴生见了她，也会怦然心动。”

卓书的手很巧，他很快就摘下了的一个器官，说道：“人身上有许多东西是无用的，这东西就无用，你看这东西，放在她的腹中，她就时常肚子疼痛，如果我摘去了它，她就不再疼了。”

钱匡怕得要命，惴惴地问道：“那她少了一些器官，岂不是要死？”

卓书恶狠狠道：“青青，你死不了，只是你能成为一个淫妇，你愿意与人结交，你能成为天下最有名的荡妇。让白居易再世，他也不能不悲叹你的无耻，让小杜复出，他也乐于在你的怀里吟诗，你会成一个乐于与男人交接的女人。”

卓书放声大笑，他说道：“你看你自己好生有本事，你学会了什么漫天花雨，拿去对付男人去吧。”

他手里持着一把锋利无比的刀，对青青说道：“你怕不怕？”

青青说道：“你杀死我吧，我不怕。”

卓书冷冷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自习艺以来，便知道了人最不怕的就是一死，你要死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可怕的是不死不活。你如今经我手术，再复为女人，只是你再也没了那矜持，你只要见到了男人，便想与男人亲热，你要丢尽唐门的脸，你会成为一个人尽可夫的荡妇。”

× × ×

经过多久时，青青便再醒来，她看到钱匡与钱平，两人呆呆地看她，他们两人也有

些不忍，但他们一直听命于卓书，卓书那么残暴，他们不敢吐出一声。

钱匡说道：“青青，你哥哥杀了齐骏、齐骁，还杀了郭老夫人，再杀了我。”

青青说道：“你没死。”

钱匡说道：“我在你们唐门有人，他替我偷到了解药，你们唐门的毒才没毒死我，我恨你哥哥，我决心报仇。”

青青一叹，说道：“都说要报仇，怨怨相报，无尽无休。我看你那本事也有限，你碰不了我哥哥，你要见了他，他先就杀了你！”

钱匡说道：“我知道你哥哥不好惹，他能看得清室内室外的一切，他还不怕毒。有这两种本领，怕要杀他，没那么容易，但我也想好了一个法子，我要杀他，必得成功。”

钱平说道：“他最先夺我的位置，把我从保四堂赶出来了，我此恨必报！”

× × ×

卓书来了，他对着青青说道：“青青，你的病要发作了，你要男人，如果没有男人，你便只能渴死！而你不愿意死，你一定不愿意死！”

他扯着青青的手，来到了巨石前，让她的手摸着那石状的女人乳房，说道：“乳晕似血，乳头如山，看那一层层的浪像是血水，像是乳水，你能分得清哪是水哪是血吗？”

青青看着那乳石，手抚在那乳石上，有一种很是异样的感觉，她轻声说道：“我分不清。”

卓书说道：“男人其实是火，女人才是水，你是女人，为什么不用你的水去浇熄男人的欲火？你征眼了一个男人，你便成了一个比他更坚强的女人，你信不信？”

青青此时觉得她的肚腹里有一股火在窜，那火像是有形的，像是有一种气，在身内突来奔去，她呻吟着，那呻吟是男人能听得懂的呼唤。

钱匡与钱平都眼看她，看她那淫贱样子，心里很是惊异。看来卓书的手术实是不凡，他能将一个守身如玉的女人变成一个荡妇。

青青扯着卓书，两眼眦斜，说道：“你从前是我的男人，你为什么不要我了？”

卓书狠狠一推，把她推倒在地，骂道：“贱货，你去哄别的男人吧！”

青青看着钱匡，说道：“你是钱匡，你是男人，是不是？”

钱匡吓得倒退，他是无能的男人，他不敢惹着青青。

青青撩起了她的腿，说道：“动情的，才是真男人，你不动情？”

钱平在一旁看得呆了，青青忽地扯住了他，说道：“钱平，你跟我，你跟我！”

钱平大惧，想逃走，已来不及，他叫道：“公子救我！”

钱匡说道：“你帮帮唐逸，也算是帮我。”

× × ×

钱匡与卓书笑着跑了，他不再看了，他们把青青弄成了一个淫妇，再也不必为她想什么了，她自己就会把自己弄得声名狼藉，那时就有人要收拾她了。

卓书笑说道：“唐逸啊，唐逸，你要看一看我把你的妹妹手术后的样子，你就会很开心了，是不是？你说，我这么做，这样可好？”

忽地他噤声了，他怎么也学阎惜情的声音，学她的模样？莫非她真的在卓书的眼前萦绕不去吗？

× × ×

巨石是他的象征，他们两人像山一般倒下去了，青青是一个狂暴的男人，而那钱平反像是一个受屈的女人了，他躺在地上，看着青青的眼珠子都是红的，她盯着钱平，扼着他的咽喉，迫不及待地要他行媾。

钱平恨道：“我恨你们唐门，我不会与你在一起的！”

青青娇声娇声地说：“是么？你恨，你就折磨我好了，我让你出气！”

钱平无奈，真的与她嬉戏，但他心里也惧，卓书真个可怕，他拿出青青的器官，像是一个屠夫拿掉猪的肝脏，真够可怕的了。

巨石在看着她，也看着钱平。

钱平来了劲头，他扑在青青的身上，他说道：“你要作恶，那还不容易？只要你做几次，你便习惯了。”

× × ×

雨过天晴，钱平走了，他满面羞色地走了，他看到青青的眼光，那是纯真无邪的眼光，那眼光像是一泓静静的湖水，钱平有些羞愧，他走了。

青青的身上有血痕，有污垢，她不动，风暴之后的平静，使她很累，术后用吐蕃药，她的伤未全好呢。

× × ×

青青知道她受了苦，她进了屋子，看着卓书，说道：“我的暗器在哪里？我要带着秀早走。”

钱匡问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

卓书止住了他，说道：“不必再问了，让青青姑娘走。”

青青看着他，心里恨他，但不知怎么，竟是一看到了卓书，心就慌慌的，她说道：“我要走了，我要去找莫奴生，我要看看他为什么要和那个乌鸦在一起。”

卓书笑了，说道：“好啊，你去找好了，我愿意你去。”

× × ×

青青走了，她从那酒楼的后院走出来，她听得见楼上的说笑声，忽地她醒悟了，从今她得过一种像她哥哥从前那样的生活，情不得已，身不由己。她哭了，流出了泪。

秀早问道：“小姐，你哭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哭？”

青青说道：“别说话，跟着我，我要去找莫奴生，找到了莫奴生，我会告诉他一切的。”

秀早欣然道：“小姐早就该找他了，他那么自大，那么自以为是，小姐何必怕他？”

但一说到了莫奴生，青青的心还是跳得厉害，她心道：我怕他，是不是我心里还有他？

第二章 长舌妇人

珠珠觉得好生无聊，刚开始时还可，但后来便觉得无聊了，她与答罕作戏时，总是很卖力，而答罕总是力不从心，他只是应付着珠珠，要她抱着，睡在她的怀里，一个男人，那么沉的身子，睡在女人的怀里，有什么好玩？再说他撩起了珠珠的欲火，拿她当一个他从不喜欢的女人，她心里好不生气。

但她不能说，她怕说出来，答罕会收拾她，那样她就再也没有地位了。

可她是狼主丢出来的肉，丢与答罕的，答罕这条狗不会吃肉，只知道用舌头舔着玩，他只是一条不中用的狗。

她好寂寞，一个经过男人狂暴爱抚的女人才知道什么是好滋味儿。

她无聊至极，这一日去王宫拜访她过去的姐妹荷生。

× × ×

荷生是一个娇小姐，她第一次与狼主在一起时，总是那么娇声娇气地喘息，闭着眼睛，像待宰的羔羊，狼主笑了，说道：“你不必那么紧张，我不会怎么样你的。”她说：

“那怎么可能，我眼看着老爹把老娘捉弄成一个半老的夫人，还说她长得比年青时好看，那是骗她呢，再好的女人，就像一朵鲜花，让男人一揉搓，还有什么好了？”

狼主觉得好笑，说道：“既是男人都如狼似虎，你就不必嫁人了，何苦再进宫来，做我的妃子？”

荷生无奈，说道：“人家都嫁人，你不嫁，像嫁不出去似的，只好胡乱嫁了！”

狼主大笑，当时对她倍加怜惜，举止轻柔，对她柔声轻说：“你看，男人不尽是恶

狼，我就不是。”

她抿嘴一笑，说道：“人都叫你是狼主，你就是大狼，怎么不是？”

这荷生比起众妃来，更有不同，她的身体特软，一摸上去，竟是无肉似的，软软的，但看身材竟是苗条可爱，十分婉变，合刺十分喜爱她，每一同她调笑，便是精神百倍，平时也特别宠她，自去了那珠珠，这个荷生便成了狼主的心头肉了。

× × ×

珠珠平时与荷生就要好，这天便来宫中看她。

荷生轻声说道：“做了主子了，心里好畅快是不是？”

珠珠说道：“畅快也不如你啊，你是王妃，你做什么，自是大大得意。你把狼主弄迷忽了，你就是天下第一的美人了。”

荷生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近来我觉得十分倦怠，我总是应付不了大王，怕以后他会嫌我，再不喜欢我了。”

珠珠微启双唇，轻声说道：“告诉我，你我情同姐妹，有什么事不可说？你告诉我，我给你出一个主意。”

原来这年青的狼主有本事，他一向夜来欢娱，只嫌夜短，平时的精神，总不如夜里更多。从前有珠珠时，她是来者不拒，无论何时，只要狼主一把她弄醒，她便精神百倍，像是久蓄精锐，等待发泄。珠珠总是把那年青的狼主弄得疲惫，昏昏而睡。

可到了这荷生，她喜欢温柔，喜欢狼主对她悄声说些情话，说些软绵绵的情话，说得心也热了，身体也湿润了，方才能渐入佳境。但狼主年青，哪里懂得怜香惜玉，只是扑来便做狼虎状，弄得荷生不来兴致，便多了一份淡薄。若不是因他是狼主，早就生了怠心，哪里肯对他再有一丝好颜色？她悄声对珠珠说道：“他与你在一起时，也是……那样么？”

珠珠被她一提，弄得心痒痒的，问道：“他怎么样了，你说呀。”

荷生越发脸色绯红，说道：“还是人家姐妹呢，不跟你说。”

珠珠扯起荷生，说道：“你知道，他是狼主，就是群狼里的头狼，他得最狠，最自信，你是他的女人，要服从他，要他舒服，再做什么，只听他的，他就是一个硬棒棒的男人。”

荷生吃吃轻笑，说道：“硬棒棒的男人有什么好？你喜欢那样的男人？我不喜欢。”

珠珠心道：你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，你看珠珠此时，得了那个答罕，只能蹭蹭摸摸，看看想想，说说聊聊，有什么劲头儿？要是遇上了你，怕那样就尽可以解渴了。可惜遇上的是珠珠，是一心淫欲的珠珠，他答罕可就惨了，想那几夜里，我恨不能掐着他的脖子，把他掐出一个硬汉子来，可那没用，他就是无用，你有什么法子？你得的汉子原本是我的，我有他如鱼得水，你有他不当回事。看来人心真是不足啊。

那荷生看她沉思神色，以为她不高兴，便说道：“你嫁与答罕王子，做的是王妃，一样荣华富贵啊。”

荷生看着珠珠，突地说道：“我有一件事不明白，我想问问你，有一天夜里，他不理我，独自一人背过去睡，他睡着了，叫着你的名字，我听着他是真念想着你，但白天他绝不提起你来，看来他夜里真想你.....”

珠珠呆了，想不到狼主年青，竟是那么贪欲，一心与她交媾，就是在梦里也有与她缠绵的情景。她心道：我要与他在一起，保他夜夜新欢，时时贪淫，有什么事儿不快活？可这个荷生却是差了，她是那么害羞，那么温柔，怎么能对如狼似虎的狼主的心思？

荷生说道：“他不愿意再理我了，有时一连几天不来，我知道他去宫中紫竹轩去与那几个小太监玩乐，夜里也与他们快活，我要再不得宠，岂不就只是一个冰宫美人了吗？你教教我，好不好？”

珠珠心里有数了，她笑说道：“我没有什么新鲜招数，只知道他是喜欢淫乐，一个年青人，巴在美人的下颏上，不吊死不算完，你这小模样，我看了也动心，他怎么会

不动心？莫非是你弄错了，你没在他身上下功夫吧？”

荷生说道：“还是人家姐妹呢，你教教我，如何在他身上下功夫？我也得宠，你看着也高兴。”

珠珠心道：“傻瓜，你得宠，我看着怎么会高兴？我高兴的是我得那个狼主，让他舒服，我也愉悦，你要得宠，我哪里得快乐去？她表面上不动声色，说道：“我没什么功夫，怎么教你？再说谁听说过媚男人的功夫啊？”

荷生突地跪下了，说道：“姐姐，你教教我，我年轻，姐姐若教我，我使得救了。”说罢泪水长流。

原来荷生得狼主百般呵护，那热乎劲儿直像是海誓山盟的新婚夫妻，后来再一冷淡，便如隔着床板的生疏陌路人，她怎么不伤心？可她伤心也无法，不知道用什么法子哄狼主，不知道如何邀宠，便只能一日日受冷落了。

蓦地珠珠想出了一计，她说道：“有些夫妻的事儿，我无法说，我只能告诉你，要会做。你明白吗？”

荷生可怜巴巴地看着她，说道：“不明白。”

她真也不明白。

珠珠状极亲热地说道：“你不明白，我告诉你，我与狼主在一起时，那样子是不同的，他离不开我。那时他一定得依偎着我，就是睡着了，他也得枕着我的一条臂，不然他睡不着觉。”

荷生说道：“你怎么弄的？你说呀！”

珠珠说道：“你能说明白吗？你与狼主在一起时怎么样，你能说吗？”

荷生真的说不明白，她低头，那一截雪颈白似雪团，但一双眼睛乌漆似地黑，她盯住了珠珠，说道：“我不比你丑，他怎么会不理我？”

珠珠说道：“在床上，得有许多功夫，你得让他舒服，让男人那一身贱骨头一想起

了你，便轻了好多。他盼着天黑，盼着到你身旁，盼着听你说话，盼着跟你叠股绞缠，盼着为你梳头，盼着为你打扇，盼着跟在你屁股后头看你扭屁股，盼着看你的一切……”

荷生的脸再绯红，绞着手帕说道：“哎呀，说得人家都心乱了。”

珠珠正色道：“乱？乱什么乱？你不能乱！他心能乱，你心不乱。你要乱了，再怎么迷住他？你虽心也要乱，但你得记着，笑得要美，举止要稳，上床要狂，宫中要贤。哎呀，反正不对你细说了，你明白了吧？”

无奈，荷生还是不明白。

珠珠说道：“其实啊，我那时与圣上在一起时，你要能看回一，也就明白个八九不离十了。”

荷生脸红了，她沉着脸，说道：“姐姐，姐姐，你帮我一回，你帮我，好不好？”

珠珠似笑不笑地问：“我怎么帮你？”

荷生此时再是羞涩，也只得直说：“你与圣上，你与圣上，我把圣上请来，你与他在一起，我看……”

珠珠说道：“那也是，只是那怎么好，那怎么好？”

突地她扯住荷生，咯咯地笑弯了腰，她说：“那不行，你能得到好处，我有什么好处？再说，我再也与圣上没什么瓜葛了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荷生见说破了，索性直说：“好姐姐，听说有一族俗，新婚的妹子都得嫂子传那本事，当场与哥哥做那种事，让令妹看，方才能有本事，能把一族最精华的本事学到手，到男人家，不受欺负。你可怜妹妹些个，帮我一把，好不好？”

珠珠说道：“我也听说了，只是你怎么也愿意做这种事？不行，不行！”

正说着，忽听得有人朗声问道：“有什么不行？”

× × ×

原来是狼主来了，他身着一件新衣，满面是笑，走进来问，一见到是珠珠，心里诧异

异，左看右看，也不是滋味儿，原来看俗了的，如今怎么看怎么是好，看珠珠不像荷生，左鬓垂髦，右鬓插花，满面是笑，那笑意矜持可爱，风流如昔。狼主好一个男人，竟是没来由地心跳起来，他大声问道：“珠珠，三叔可好？”

珠珠斜睨他一眼，说道：“狼主情薄，看来是真，不怨荷生担忧，你真个见了女人面，不问候一句女人，只知道有三叔吗？”

珠珠伶牙俐齿这么一说，令狼主一怔，心里暗叫怪也，原来得这个女人一句话，心里好生舒坦，他笑说道：“三叔是长辈，要先问候的。后问候你，不该有怪。”

珠珠心头一酸，说道：“谁敢怪你？”只吐一句，便玉声碎碎，心颤微微了。

狼主也知道她为什么心酸，心里颇不是滋味儿，他坐在那里，脸通红的，手不知往哪里放好。

× × ×

忽地荷生去小步蹑走，关好了门，栓上了，说道：“我嫌冷，不知道怎么做才好。”

她去关门，两人都垂头，知道下一步有什么危险，但谁也不动。

荷生再说道：“我得关好窗子，省得有人能看到我。我是时常在白天睡懒觉的，我还是要睡一觉。”

两人还是垂着头，不再说话。

荷生此时胆子大了，说道：“我去铺床，你来不来？”

她问的是珠珠，珠珠如何好答，只是轻轻推她，那一推，显出十二分的温柔来。

荷生把被子放好，把垂绦解下，说道：“明明是心里有你，偏装是没事人儿一般，明明是心里抓耳挠腮，偏偏故作镇定，这种人不是傻瓜，便是混蛋！”

此时荷生装作明白，心里也扑通扑通地跳，心怕出事，但她是王妃，狼主不怕，她怕什么？可她就是怕，她的声音颤抖，更使行止添几分神秘。

狼主且惊且喜地看她，心里好生爱慕她那行止。但他也心里害怕，怕珠珠不给他脸

面，当着荷生的面儿，如果珠珠真的一抛脸子走了，他一个狼主的脸再往哪里放？但珠珠不动，给他更添了几分贼胆，他忽地抬头说道：“莫非珠珠也要白天睡？”

珠珠噗哧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从前睡觉是不分白天黑夜的，只要有一个男人，我就睡他不误。”

狼主大着胆子，说道：“好啊，你再睡与我看。”

荷生看得出来，两人是你有情，我有意，何不做下这一件好事？她扯着珠珠，把她扯到了床前，扯下她的长衣，说道：“睡就睡，莫非还要穿长衣睡不成？”

珠珠不动，任她撕扯，那荷生扯过了，招呼狼主说道：“你来啊，来啊，你愿意不愿意来？”

狼主心里恨她，此时问他愿意不愿意，分明是出他的丑。他看着荷生，荷生说道：“你要是一头狼，你就莫嫌样丑，你过来好了。”

她扯着狼主，把合刺也扯到了床前，说道：“不是冤家不聚头，你们两个碰碰头。”

真的不小心，两人当地撞了头，撞得好疼，男人去用手摸女人的头，女人用手去摸男人的头。两人都放声大笑。

荷生趁上来，把两人扯到了床上，她也到了床上，说道：“别学那坏人，新人上了床，媒人扔过墙。”

珠珠扯着她，说道：“你个骚媒婆子，今天教你好好学坏！”

三人在那帐内，就放浪形骸，那珠珠真个拿出那憋了许久的本事，放浪与狼主拼命，她再教与荷生，荷生真个不知，原来做女人要学野兽，那兽形兽作都是她从未体验过的。珠珠告诉她，她再一学，便真个再也不是那个脸羞得红红的女子，一个像是野兽的家伙，怎么能脸红？

×

×

×

再到了黄昏，三人躺在床上，酣然入梦。再一觉醒来，全都懒懒的，像是有病的人，

不厌床。

荷生说道：“狼主，你抽掉了我的骨头，只剩下了肉。”

珠珠说道：“没抽掉你的筋，算你幸运。”

荷生抱着狼主的头，说道：“我好生疼你。”

珠珠说道：“别酸酸的，弄得像是酸醋。不必再疼了，只是再不让他翻身去睡就行了。”

狼主左搂珠珠，右抱荷生，说道：“朕好久没这么快活了，是你们两人给我的快乐。”

趁着狼主高兴，荷生说道：“狼主，我不明白，你怎么把珠珠这么一头好兽给人了？”

“

狼主满脸都是悔意，他说道：“把她给了三叔，我也好生后悔，不知当时是怎么想的，我心想拢着三叔，要他为大金出力，便把珠珠赐与了他。”

荷生说道：“我实话对你说，狼主，她心里不痛快，但来时竟是一句也没怨你，我看她好生可怜。”

荷生对珠珠使一眼色，说道：“她是你的禁脔，你舍得拿出去给人，将来早晚你把我也得给人。”

她流下了泪，珠珠更是玉泪潜垂。

狼主好生后悔，他说道：“我后悔了，我从前便知道，不爱江山爱美人，是三叔的毛病，我还嗤笑他，此时真个知道了，有了美人，才是最好，江山什么的都是次要的。”

珠珠流泪，抱着他的头，哭着说道：“你知道这个，那就好了，来日荷生不会被你负心扔掉。”

其实那个狼主合刺也不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人，他只是看着无法将答罕拢住，便拿出自己的妃子，送与答罕，以示那一句“君舍良袍，赐与爱将”的古意，这比那绝缨大会上把爱将的浪行放过不究更是令人觉得大度。但他忘了，他也离不了珠珠，此时再得珠

珠一施本事，他更是骨软筋松，一个好好的汉子，竟疲软得成了一团泥。他心道：我一生得一个美姬便足够了，珠珠是一个天生尤物，绝不是平常可得的，我放弃了她，岂不是放弃了最大的享受？我要怎么才能使得她再回到我怀里？我得好好想一想。

第三章 夺艳舍帅

答罕看珠珠哼唱着曲子，她脸上神采过人，光彩奕奕，答罕不动声色，只是看着她。

珠珠说道：“我来侍候你，好不好？”

答罕心里很恨，恨倩倩不来找他，如果倩倩来找他，他岂不是变了一个人？他与倩倩再度和好，只有倩倩在眼前，他才能鼓起做男人的信心，他才是一个正常的男人。

珠珠时常令他想起，她只是陪他，但对他那无能，她就只能不动声色，无奈地看着了。

只有倩倩，才在他无能时抱着他，告诉他，她不需要那个，她不是那种人，她厌恶那种事。她天天听那艳姿楼上男男女女的狎浪欢笑，她怕。那时他知道他是一个大男人，他抱住倩倩，让倩倩不生惧怕。

可倩倩在哪里？

珠珠夜里更是推开他，从与狼主再续旧欢，她更不能容忍答罕，动不动就甩脸子给他看。答罕一看，便知道底里，他心内不动声色，但心里想着狼主，心生憎恨：我不要女人，你硬塞给我一个，我如今要她了，你又要她朝三暮四，莫不是欺我人弱？

思前想后，越想越恨。

他忽地对珠珠说道：“我睡不着。”

珠珠也说：“睡不着，我也不着。”

如在过去，他一说睡不着，珠珠会哄他，此时珠珠说道：“你睡不着，多想想那个

倩倩，你就睡得着了。”

答罕一听不是话，叭地一耳光便打在她的脸上。

珠珠不让了，她吼起来：“答罕，你要是一只食肉的狼，你叫我趴在地上叫，跪着在地上走三圈，我也不怕，我也认了！可你算是什么？你只是一个没用的摆设，你是一个没用的假货，我要你做什么？你逞什么威风？你再打我，我杀了你，我不用杀，我只阉了你，你那玩艺再小也没有了，得人前人后装模作样！”

答罕一生最恨的就是人说他不是男人，虽说他真的不是男人，但偏偏不能说，尤其不能让女人来说。这个狼主赐他的女人，她怎么能污辱他？

他拿起鞭子，抽她，越抽她的眼睛越亮，叫道：“答罕，答罕，你是一个假男人，你是一个假货！”

府内的人都出来看，都知道的事，谁也不敢明说，但这个女人敢大声叫出来，她不要命了？

答罕忘了她是狼主赏赐的女人，一直抽她。有人来劝，答罕吼道：“谁来劝，我就抽他！”

答罕越抽，珠珠越吼，但她毕竟是嫩生生的女人，一顿鞭子，她怎么受得了？她再叫时，声音便很微弱，终至倒地，再爬不起来了，她就是倒在地上，也嘴不服软，说道：

“对不起了，答罕，我叫出来了人人都知道的事儿，比谁也不叫破也好过些，是不是？”

答罕心里嫉恨她，也恨合刺，他大声叫道：“看什么！？你们都过来，把她给我弄到床上去，我不信治不服她！”

下人都怕答罕，他们从未看到过答罕如此暴怒，他一暴怒，那神色可怕，十分吓人。

他们把珠珠抱到了床上，答罕说道：“饿着她，我看她服不服我？”

× × ×

到了晚上，答罕喝得烂醉，他来到了珠珠的房间，看着她，说道：“珠珠，你不是

人，你要给我一点儿脸面，我也不会打你。”

珠珠流泪，她知道，她与答罕的那一点儿假仁假义再也没有了，一旦撕开了面纱，两人面前赤裸裸的都是仇恨，她轻声说道：“答罕，你过来一点儿。”

答罕以为她流泪了，是后悔了，此时想听她说，她后悔，愿意再好好陪答罕，便凑过来听。不料得珠珠骂道：“你个假货，狗，阉狗！”

答罕愣住了，他知道珠珠与他再也无缘，他恨恨地看着珠珠，说道：“你敢骂我？”

他跳上去，对珠珠施暴。

珠珠乐了，她笑道：“答罕，你要是一个有本事的男人，拿出你的男人本色来，把珠珠弄得叫饶，弄得珠珠一想到你，心都醉了，你那时才算是汉子！如今你是什么？一条假狗，一条样子货的阉狗！”

答罕气急了，他跳在珠珠的身上，骑着她。珠珠反乐：“你能怎么样？你会骑女人吗？你会骑马吗？你这种人，只能让马骑你，你要骑马，这一子休想了！再不你就只骑公马，那样更好。”

珠珠口吐恶言，令答罕一阵阵恨她，他心里全没了平时的机智，他也不知，人到了此时，只有野性才能制服这种淫荡的女人，他只能认输。

但答罕不想认输，他叫道：“来人！”

来了一个人，那是答罕的侍童。

没有人知道，从前答罕在夜里寂寞时，他曾令自己的侍童做那种男人的游戏，而此时侍童来了，答罕气得咻咻喘。

答罕说道：“你是我的人，你看，她污辱我，你替我消遣她！”

侍童惊慌道：“三王子，你饶了小人吧，小人不敢！”

那珠珠气骂道：“都是这种没卵子的货色，你也不敢，是不是你也像答罕一样，也是假货？”

答罕抽出了剑，命令道：“你替我消遣这个臭货，不然我宰了你！”

× × ×

倩倩与齐眉杨、须小仙到了答罕的府外，她看着答罕的新府，心道：原来他惦念的是这种钟鼎玉食的美日子，才不顾我，一心要回来的。看来他到成都，安贫乐道，那都是假的。但他到了此时，是不是还是那个答罕，是那个有雄心大志，但仍有些郁郁不乐的答罕？他那一夜看到耶律重恩在红顶天的洞房里与我挣扎，他该问我一声，不该起身就走的，可如今我来了，他会对我说什么呢？要是他对我说一声：“倩倩，我对不住你。”我就会再带他走，再带他去成都，再就是去各处，四海为家，那时我与答罕间就再也没有那个耶律重恩了。我要对答罕说明一切。

须小仙与齐眉杨都无奈地看着倩倩，看来她再是气恨，也终是不能忘情答罕，她心系答罕。

× × ×

倩倩来到了答罕的府第，她心里不惊，答罕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，他定会高第大府，这是一定的。就像她是艳姿楼里的红妓一样，答罕在男人里也是最好的。

她要对答罕说清楚那一夜的事儿，想必答罕会再把她抱在怀里，对她温情款语，说上无数的疯话，傻话。

齐眉杨说道：“倩倩姑娘，我们进去吧。”

他一纵身，进了院子。有护院的卫兵，早到后院喝酒去了，在大都，根本就无贼可防，何况是京都人人敬畏的三王子？所以齐眉杨打开了门，倩倩与须小仙溜进去，进了院子，看看院落真大。当先一进，却是一个门廊，原来这是正锁着的，待得金主来时方才能打开，请圣上由正中进院。再进一进，是那文书师爷的住房，两厢无灯，看来夜里无人办事。再进第一进府第，却原来是答罕的办公地点，大厅很大，两旁有圣上封赐的牌匾旌旗，书写着答罕的文治武功，两旁壁上有画，画的是答罕三攻中原与两定蒙古。

大堂上亮着灯，却是一人也没有。

齐眉杨说道：“真是排场，就是我的聚义厅，也没这么大。”

须小仙说道：“一代功臣，自是不一样。”

三人再进了第二进正房，原来这府是答罕的书房与休歇室，那里原是他与师爷打棋的地方，古玩珍奇，摆了无数。历代狼主都对答罕十分优渥，特赏他许多东西，就是别国劫掠所得，也尽有答罕一份。答罕拥有的珍宝珠玉，都是价值连城，全都放在这里。一来显他的地位尊贵，二来示他对于这些根本就不看重。

须小仙说道：“大哥，不如我们抢他一些东西，回去过日子好了。”说罢低声而笑。

齐眉杨也知他是说笑，但他是贼子出身，见财心喜，说道：“我们要不是陪着倩倩姑娘来，抢他的算好了，我要全都拿走，还放他一把火。”

三人再过了第二进，到了第三进房间，这里正是答罕的住所了，原来答罕正与那珠珠、侍童在这里，这里是后房不敢轻易过来的地方，前面的看守也轻易不敢进来，这两厢都是答罕的用房，正中间的正堂却是答罕所居。

倩倩一看那房间正有灯光，她心扑扑地跳，心道：“答罕，我来了，我不远千里来找你，便是要对你说我的心里话，你要听我说，我便是你的倩倩，我会永远是你的倩倩。”

她看看齐眉杨，齐眉杨一看里面，断定有人，看一看，便知端的。他心猛地一落：原来答罕好意的是看。他看那侍童正在奸淫一个女人，那女人撕扯，大骂，看样子是一个烈妇，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来的，竟能如此作贱她！齐眉杨恨意顿起，恨不能立时杀了答罕。

他回头，捂住了倩倩的眼睛，说道：“倩倩姑娘，你看不得的，我们走吧。”

须小仙也看明白了，他也说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两人一说，更使得倩倩怀疑，莫非答罕不在？她轻声问道：“他不在？”

齐眉杨说道：“他在。”

透过屋内的灯光，倩倩看出须小仙与齐眉杨的神色都是怪怪的，她说道：“我要去看他。”

倩倩就是倩倩，她一推门，猛地进去了。

× × ×

正是难堪时。

答罕正在看，他装作很得意，也很漫不经心，便自斟酒，自供自饮。

面前的，正是一幅春宫行乐图。那个侍童一旦得了手，哪里像是刚来时那不安，他此时忘了不安，只是奋力而战，使得那珠珠更恨，她骂道：“答罕，你个没卵子的狗贼，我恨不能杀了你！”

答罕说道：“你杀我，还是我的狗杀你吧！童儿，你说，你是谁的狗？！”

侍童哪管得那些，如今正在得意，说道：“我是三王子的狗，你正被狗制服哩。”

恰在此时，倩倩冲进来了。

答罕头也没回，他喝道：“滚出去，没看到正在做事吗？！”

他以为是他的奴仆，哪料得来人不声不响，再一看，进来的竟是倩倩，他日思夜想的倩倩。

他呆住了，全身心都嗡地一声，再也不知如何说话，如何动作了。

倩倩看到的情形，令她一生再也不敢想，再也不敢看，原来他好意的是这个？那可真容易，只要做一个艳姿楼的捞毛的，看菜的，打扫的，看院的，都可以做这种事儿，这是下九流都不齿的下贱行止。可答罕乐意，他津津乐道此事，还强迫一个女人做。

齐眉杨在身后，把住了门。须小仙也半笑不笑，看着答罕。

再糟糕不过了，答罕此时要对倩倩说什么？他忽地想到，当初倩倩是不是也如此心境？她被人强迫，耶律重恩强迫了她，她心里正苦，自己不愿听她说话，起身就走，那

真是天地造化弄人，如今他也轮上了一回。他得看着倩倩，看倩倩如何说话。

倩倩也不说话，她的唇哆嗦着，她说道：“我们走错了门。杨大哥，须小仙，我们走！”

侍童看来人，他兀自不愿停住，更糟的是，此时的珠珠来了兴头，她笑了，叫道：“别走啊，我们天天玩这玩艺的，你是不是没见过？”

她这一叫，倩倩更是恶心了，她哇地吐了。

她弯下了腰，吐了一地。

她再走时，说了一句：“走吧。”

三个人走了，远远地听到了脚步声，赶来了一些兵士，站在窗外，问道：“三王爷，是什么人来了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不干你们事，放他们走好了。”

他说话时，声音如死人一般。

倩倩走了，她走得很急，但她不回头，只是看着地，到了府门外，向前再走，走出里许，方才见到齐眉杨的兄弟在那里等候，那兄弟一见他们出来了，顿时很高兴，说道：“我还担心呢，答罕可是很机灵的，要被他发现了，可不同一般。”

几个人都上了马，向前纵奔，那个兄弟也看出事情不对，便不敢吭声，一直向蜀中方向进发！

× × ×

答罕低下了头，那个侍童得了兴趣，还不愿意罢手，他兀自在体味着快乐，此时答罕忽地悟出，他是要体味他自己的快乐，并不给答罕带来报复的快感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最重要的是，他真的失去了倩倩，如果说他先走了，倩倩有负于他，此时倩倩看到的，根本就不是平时的他，他只是想报复一下珠珠，让这个人再休小瞧他。可是不对了，看侍童与她都那么滋润，他是不是弄错了？

他忽地叫道：“好了，停下！”

那侍童还是恋恋不舍地看着珠珠。他从来没有尝过女人，头一次体味到了除了答罕以外的性。

答罕抽出了剑，在珠珠的惨叫声中，他一剑剑地砍，砍得他满面都是血，砍得那童子的身子成了几段！

童子的身子没了，头扔到了墙角，那里溅得满墙都是血。他的一段身子飞上了桌子，那一截身体只是一段，答罕用的是宝剑，这剑削剑如泥，何况削一具血肉之躯？

他再削几剑，只剩下了一段腿在那珠珠的身上，她惨叫声声，眼睛身上都是血，她连眼睛都睁不开了，她以为答罕会杀了她，但她再一睁眼，又看到了答罕，她看到了答罕的冷漠。

答罕说道：“你要走，你走吧，你这里没什么事儿做了，你不能替狼主再看着我了，你走好了。”

珠珠说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上哪里去？”

她忽地觉得不妙，她哪里也去不成。

答罕手里持剑，神色十分可怖，他说道：“你走，你走！”

珠珠拿起衣服，想出去再穿。答罕说道：“你要穿上衣服，才能走出去。此时房外站满了人，你要出去，给人看尽了春光！”

珠珠哆嗦，穿了好久，方才把衣服穿好，她说道：“我走了，我走了。”

答罕叫住了她，说道：“回去告诉合刺，说我不愿意见你这个骚货，你懂不懂？你只是个骚货，是一个没人要的骚货！”

他吼叫着，挥着剑，此时珠珠根本不敢违他，要是吐一个不字，他挥剑下来，她必是身截两段！

×

×

×

珠珠走了，满身是血地走出去了，只剩下了答罕，他在屋内喃喃地说道：“我做什么好，我做什么好呢？我是答罕，答罕是什么，没卵子的贱货，假货吗？”

他看着剑，在出神。

屋外站满了兵士，都是齐集起来的王府的兵丁，他们知道答罕王子的军令是十分严厉的，如是他们不小心，必会受军法惩处，他们站得笔直，看着屋内灯光下挥剑来去的答罕，他们派出一个人去请四王子兀朱，但愿四王子早到，只有四王子能与三王子说上话。

第四章 死于女色

答罕去前房看，房内后壁边摆满了他文治武功的匾额、旌旗，这里有老狼主他的父王完颜阿骨打赐与他的，有他的叔父做了狼主再赐与他的。他看到了一块玉玺，那玉玺是叔父做了狼主赐与他的。

那一天叔父把他叫去了，说道：“答罕，这是大宋皇帝的玉玺，你拿去吧。”

答罕当时惊得跪下，说道：“狼主，这东西不是臣子应拿的。”

叔父那时放声大笑，说道：“答罕，我知道你，你也知道我，我拿这一块玉玺给你，是要你知道，传国玉玺是可以轻易送与人的。”

答罕拿了，那时兀朱不懂，便问他：“三哥，为什么要那块玉玺，叔父送你一块玉玺，是何用意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把大宋的玉玺送与我，有两层用意。一是这是一块在大金永远也用不上的玉玺，暗示我答罕在大金永远做不狼主了。再有一层用意，就是说，这是大宋的玉玺，如果答罕知道卖气力，便会去夺大宋，叔父会把大宋的皇位让我去坐。”

兀朱当时半信半疑，再过几日，他再问叔父：“狼主，为什么将那一块大宋的传国

玉玺拿与三哥？”

狼主说道：“我送他玉玺有两层用意……”

兀朱出来时，看到答罕在丹墀下，他说道：“三哥，我服你了。”

答罕看着这块大宋的玉玺，突地有一种今是昨非的感觉，是不是他答罕本来就没有什么本事，只是看去像他很有本事而已？大宋本来就要垮台，他去攻大宋，恰恰在风雨飘摇，摇摇欲坠时推了他一把，人们就把账都算在他的头上了？

他听到一声浑厚的叹息：“三哥，我看到你了，就放心了。”

答罕忽地回头，他看到了兀朱，他知道又是下人把兀朱请来了，自己从来没有一个贴心的夫人，凡事只有去请兀朱来劝，方能消气。下人早就知道此事，便去请来了兀朱。

兀朱说道：“三哥，你怎么生气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没事，没事。”

他看看兀朱，兀朱也老了，只是十几年，兀朱怎么就老成了这样子？暮年悲凉的心境突地浸染了他全身心。

兀朱不知他在想什么，说道：“三哥，我们喝一点儿酒，好不好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好，好。”

他坐下来，与兀朱喝酒。

兀朱说道：“我们当年，兄弟五人一齐去骑射，那时我们年纪还小，遇上了别的部族的人，我们说，我们有兄弟五人，你们也出五个，只是要好的，别丢人！那时我们胜了他们，一路上采了些野花，给我们自己的马佩上，我们对父王说，天下是我们兄弟的！父王大笑，那一天，他喝醉了。”

答罕想到了死去的粘罕，再想到死在捕鱼儿海的刺罕，他是合刺的父亲，他死在捕鱼儿海，他的眼睛被吃掉了，只有空空的两个黑洞向天。再就是泽利，他死在攻宋的大战中，他被那唐逸毒死，他是死在唐逸的手里。可他与唐逸的妹妹居然还有情义。

他不知怎么说才好。

如果泽利还活着，一定会向他吼，向他叫，但泽利是他的亲兄弟，他不会害答罕。

只剩下了他与兀朱。

答罕说道：“兀朱，你是攻打大宋的统帅，你说，大宋会灭不会灭？”

兀朱说道：“不会，不会，你不知道，我想来想去，我去了大宋那么久，后来我回来，也学了许多大宋的玩艺儿，我会喝茶，也会坐下听戏，这都是大宋的玩艺，我们就是占了大宋，早晚也只能是大宋国，而不是我们大金国！”

答罕大笑，拍兀朱的背，说道：“对啊，你明白了。你明白就好。当初我们怪父王叫我们早归，其实我们再不归来，大军就完了。”

两人再复大笑，他们看着那些牌匾，忽地笑了，兀朱说道：“我那里也有一些，我看着怪别扭，我想早晚会烧了它！”

答罕大笑，说道：“合刺那小崽子会拿你当反贼的！”

兀朱大笑，说道：“是啊，他一让人念圣旨，那挺胸凸肚的样儿，我看了就想笑。”

答罕说道：“他很正经。”

兀朱说道：“三哥，你把那个臭婆娘宰了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没有，我不宰她，让她去陪合刺睡了。”

兀朱大笑，说道：“对，对，要她去陪合刺睡。”

× × ×

珠珠跑着，到了街上，她叫道：“我是大王的妃子，我有事要报与大王！”

金兵不敢怠慢，把她扶上马，带她进宫。

合刺正与荷生亲热，荷生再怎么怎么做也是不行，她的身体荏弱，怎么能受得住如狼似虎的狼主？正在煞煎，忽见珠珠来了，狼主叫道：“好啊，你来得正好，快来快活！”

珠珠哭泣道：“狼主，不好了，答罕杀人了！”

合刺说道：“他杀了谁？你慢慢说！”

珠珠便坐下来，把那事情一五一十地说出来，再最后说道：“答罕一句一骂，骂狼主是条狗，说我是狼主派去的母狗。他骂时，那狠劲儿，我不敢看他。”

合刺说道：“三叔骂你时，身旁有人没人？”

珠珠说道：“有啊，有许多王府的人，他们都看着，不敢出声。”

合刺再说道：“他.....答罕还做了什么？”

珠珠跪下，说道：“狼主啊，不是臣妾不出力，实在是他欺人太甚了。他让他的侍童来奸我，我不服。他要看，他在一旁喝着茶看，我挣扎，眼看就挣得不行了，他忽地拿起了剑，对那爬在我身上的侍童一剑一剑，砍得那侍童的身体成了一截一截，他再拿剑来要杀我。幸亏他手下的人拦住，他骂我道：‘你滚回去，去合刺那里，侍候那个小崽子去吧！’”

珠珠哭泣道：“我就只好回来了。圣上，我说完了，我身体已是不洁，我要自尽！”

她拿起一条绫子，扑向那横梁，要自尽。

合刺呆呆地看着她，荷生叫道：“珠珠姐姐，珠珠姐姐，你不能自尽，你不能自尽！”

珠珠哪里想真自尽，要自尽早就在答罕那里死了，何苦再回来？但她装样子，也得装到底，要是合刺不说话，她只能一死。

合刺不说话，他惊于答罕的态度，答罕的不臣之心早就露出来了，如今怎么办？要杀了他吗？那样朝内诸臣会不安的，他们会问狼主，为什么要杀答罕？就说他是去了大宋，出卖了大金的利益，做了大宋的奸细，那样不行，人们不会信，既是奸细，怎么早不处置，如今才处置呢？

那就说他想谋反，那样便可以轻松杀死他了，但也不行，他谋反得有据，哪里去找证据？

看狼主脸色一会儿阴一会儿晴，珠珠当他是恨自己失身于那个侍童，她叫道：“圣

上啊，你替我雪冤啊。”

她去上吊，那荷生是真心实意地劝的，但她的身子单薄，便夺不过她。荷生叫道：“圣上啊，你快说话吧。”

狼主说道：“珠珠，你歇一歇吧。”

珠珠马上不吊了，她流着泪说道：“圣上啊，屈死珠珠了。”她仍在哭，一边哭一边看狼主的眼神。

她是最善于揣摩狼主心思的人，她看透了狼主的心思，她说：“狼主，你不能动他，你不能啊，他根基太大，你不能动他。”

狼主经她一说，反是更来了劲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动他？他是狼主，还是我是狼主？”

珠珠看狼主那狠劲，突地泪流满面，跪地说道：“狼主，好歹我也是你赏他的，他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总不至于把我这般毒打啊，你看！”

狼主看着珠珠满身的伤痕，心疼不已，心道：我真是瞎了眼，把这么好的一个女人送与他去享用，他是一个假货，怎么能知道享用女人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！

他突地说道：“来人哪，把答罕给我叫来！”

狼主再命人拿来几杯毒酒，在桌上放好。他心道：我不必你对我说什么，我只要你饮酒，你一饮便死，我就不必再对你罗嗦什么鬼话了。如是再说一通那什么“议而不和”一类的鬼话，我岂不是还得大费脑筋？

狼主自即位以来，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，臣子说什么话，你只不听就是，你要注意听，岂不是大大劳神费力？你只不听，你一说话，他们必得听从，这样你就大大便宜了。

× × ×

兀朱与答罕喝得醉了，他见答罕的心情也渐渐平静下来了，便说道：“三哥，要不要我去狼主那里替你求一个情？”

答罕大笑，拍拍兀朱的背，说道：“好兄弟，你我都是四十几岁的人了，何必再为一点儿狗屁事折腰？你不必去，我去见狼主。”

兀朱再三叮嘱，要他对狼主好好说。答罕笑道：“三哥做事，莫非你不信吗？”

兀朱走了，答罕笑笑，看着那新府，吟道：“君宠三日重，府第七重深。我得了一座七重府第，自大金建国以来，除君王，再也无人受此恩宠了。”

他再抚摸着那枚玉玺，说道：“叔父，你赐我玉玺，我可是体会更深，谁说答罕不能做狼主，谁说答罕不能做君王？”

他再想到那一夜，风急雨急，他带着毒王与三弟子，从中原赶回上京，急着看病危的狼主，如果他来得及，便能即位做大金的狼主。但他没有来得及，他错过了一次机会……

人生如此，一失机会，从此不再。

答罕拿着那柄宝剑，他对自己说：“答罕啊，你从未如此丧魂落魄过，你是见了倩倩，见到她看你正在弄鬼，方才气走了，你知道她再也不会回来了，才那么暴怒吗？”

答罕给自己准备了一杯毒酒。

他看看时辰，大约是夜二更了。

狼主会听着那个淫荡女人的话，听她讲答罕是如何毒打她的，她会说，答罕毒打她，就是因为她是狼主的人，她要求狼主惩治答罕。狼主会答应的，如果她一激怒狼主，狼主更会迫不及待，要她看看狼主的威风。狼主会喝令禁卫，去请答罕王子，自己到了宫中，会在那个贱人的面前受狼主的盘问。

答罕受不住这个，要他受那个贱人的污辱，莫不如死。

一想到了死，答罕微微一笑，他笑着看那些牌匾，说道：“功高盖主，功高盖主啊。”

他坐下来，找过来一粒药来。当初哈迷蚩天天带着这一粒药，答罕不解，哈迷蚩告诉他说：“大臣在君主面前，如伴虎身侧，早晚会有一天，你会觉得生不如死，那时你

千万别叫君王宰了你，你自尽而死，可以身后殊荣。”

如今拿着这一粒药，答罕笑了，哈迷蚩死时把那粒药交与他，叹气说道：“答罕，我自忖必得服它，如今没用上，我算是善终了。你拿着它，记着，服下去，一个时辰后血流不止，如死昏睡，你会死得很安详。”

但哈迷蚩死时也说了一句：“答罕，但愿你也像我一样，只是病死，不必服下它。依中原人的说法，总不是善终啊。”

答罕服下了那粒药，他对自己说：“倩倩，你报应了我，我也报应了你。”

他的胸内如火在烧，他飞身起来，拔剑而击，把那些御赐的牌匾都刺碎打烂，他大笑道：“好了，答罕疯了，大金的答罕也疯了！”

× × ×

终于有人敲门了。

是他的府中人，问道：“三王子，圣上有请，三王子去不去？”

答罕大声道：“去，为什么不去？”

他坐上了马车，摇摇晃晃上了车，直奔宫中。

他有些昏迷，嗜睡。但他知道不能睡，他得去宫中，见到了狼主，得说话，得请安，然后再睡，那时就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了。

× × ×

答罕进了宫，他跪下，叩头，狼主的声音很冷淡：“起来吧，三叔，你在家做什么？”

答罕嗤嗤笑：“我劈木头，天要冷了，我劈木头烧火。”

狼主惊异，问道：“三叔劈什么木头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把那些御赐的牌匾都劈了，拿来烧火。”

狼主怒道：“答罕，你疯了，你是大金历代的功臣，都是先皇与太祖赐你的，你怎

么能劈？”

答罕大笑，说道：“怎么不能？我就拿它烧火！”

狼主看着他，说道：“答罕，你为什么要鞭打珠珠？”

答罕一叹，说道：“你是大金的主子，是圣上，你赐与我一个女人，便是给我了，你不能给人的东西再向回要吧？”

狼主愕然：“我怎么向回要了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谢狼主恩，既是狼主不往回要，那女人便是答罕的，答罕得主子的恩，要怎么样，便怎么样，是狼主赐与臣子的，臣子便有权要她生，要她死。”

狼主说道：“答罕，你说些对我不敬的话，是不是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传自女人口，是非自然多。如果你信，便多了许多的烦恼，你信吗？”

狼主看着答罕，说道：“我不信她，我知道你看不起我，你只看我是一个孩子。”

答罕仰头大笑，说道：“其实你本来就只是个孩子，你是二哥的孩子，二哥死在捕鱼儿海，你能聪明到哪里去？只不过大金无人再能胜过你，你只好做狼主了。”

答罕能一抒胸臆，大是快乐，他大笑道：“说得好痛快。”

但他睁不开眼睛了，直欲昏睡。

狼主看出来了，说道：“你在朕的面前，还要睡着？”

答罕说道：“好困啊，我要睡了。”

他昏坐在地上。

两个女人走出来了，荷生说道：“他看不起狼主，根本就不把狼主看在眼里，在狼主面前失态。”

珠珠说：“他在家里更甚，就像他是大金的主子。有许多公务他一个人便办了，从不请示狼主。他说，狼主只是一个孩子。如今他当着狼主的面儿，也敢说这种混帐话，狼主，此人留不得。”

狼主看着答罕，说道：“三叔，我请你喝一杯酒。”

狼主端着那一杯毒酒，因为事关重大，狼主的脸色也不好看。

答罕说道：“不必了，不必了。”

他一拨，那一杯酒都泼在地上。

炸开了一地的粉尘。

答罕说道：“不必你出手毒死我，我自己便毒死了我自己，你要让那两个臭货看我如何被你毒死，你还是算不过答罕！哈哈哈哈！”

忽地答罕的鼻孔、眼睛，嘴角，耳眼都流血，答罕说道：“答罕完了，大金也完了！”

他颓然倒地，再无一点儿气息。

珠珠跳上去，要打答罕，她恨声道：“你死也活该，你死也活该！这一回狼主能喘一口气了！”

她看看狼主，狼主惊讶她如此聪明，能看得透他的心思，他很威严地命令道：“来人，把三叔的尸体放在偏殿，去请四叔来！”

他回头厉声对两个女人说道：“去，去后宫等我！”

第五章 疯狂女人

青青再看到了莫奴生，她的脸上堆满了笑。

莫奴生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一是青青不可能对他满脸堆笑，二是青青已是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人了，怎么再复是个美貌可人的美女，而且比从前更妖娆？

如今的青青，怕是天下少有的绝色了，比倩倩更美、比乌娜更放浪，比思思更多一层男人似的刚气，真个是天下少有的奇女子。

她对着莫奴生笑，再看着乌雅，说道：“你辛苦了。”

乌鸦不知道她想做什么，便笑着说：“青青姐姐，你来了？那最好。”

秀早说道：“我家小姐再逼着卓书替她施了手术，她如今又是一个漂亮的美人了。”

乌鸦吁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好了，莫奴生也会高兴，他一直郁郁不欢。”

青青说道：“我叫你去蜀中唐门，找你的两个孩子，你怎么不去？”

莫奴生仍是看着天，他的心里仍是不快活，自须跋死后，他从来未快乐过。他说：“我想来想去，知道他们不会跟我，我也不愿他们跟我。”

青青依偎在他的身旁，斜眼看着他，说道：“自从你在我的屋里住过，我便喜欢上了你，只是我不能说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说？”

说罢她咯咯笑，笑得淫荡已极，再凑在莫奴生的耳旁悄声说道：“我当时便喜欢上你了，只是我不敢出声，真傻，是不是？”

莫奴生不喜欢她这样子，但他也说不出什么来。他只是隐隐觉得不对，一向文静的青青怎么会如此放肆？他不习惯。

青青勾着他的衣角，说道：“莫奴生，过去呢，你欠我的，你想不想回报一下？”

莫奴生确是欠青青的，但他看着青青，心里好生不是滋味儿。

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

青青大声叫道：“秀早，你陪乌鸦出去，我与莫奴生好好一叙！”

乌鸦也看出来，青青有什么不对，但她只是惊诧地张大了嘴，不知如何办。莫奴生说道：“青青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能那样与我在一起，我要与你成亲！”

这话从莫奴生的嘴里吐出，令青青觉得好笑，也令乌鸦心内一阵子难受：他真的要娶青青，他一直心系青青，如今他终于可以如愿了。

莫奴生的脸上露出憨厚的微笑：“青青，我真的一直想娶你，当我从黑汗带着两个孩子风尘仆仆来找你，我不知道那时我便想娶你了。”

莫奴生的话语很爽直，很亲切，无一丝做作。

但青青媚笑着，说道：“是啊，你娶了我，要她有什么用？”

她指着乌雅，乌雅低下了头，一阵子屈辱从她的心底浮出。

青青再刺伤她：“她是卓书的禁脔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她名叫乌雅，是卓书用来睡觉时的用具。到了卓书想入睡时，就得用她来摸啊摸啊，摸摸索索的，你懂不懂？”

莫奴生看着她，突地厉声叫道：“乌雅救了我，她是我的救命恩人！你不能污辱她！”

青青咯咯地笑，用她的一条长长的腿压在乌雅肩上，她媚声说道：“救过莫奴生的命？是不是在床上啊？用你的那个小巧功夫，在床上把贪欲如火的莫奴生给救了？然后你两人便明铺暗盖，睡到一起去了？”

乌雅忍受不住了，她叫道：“莫大哥，找走了。”

她正要起身走开，青青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

青青说道：“自今天起，你便是我与你莫大哥的丫头，我两人说什么，你便听什么。你要走开，我也离开你莫大哥。”

她凑在乌雅的身旁，说道：“乌雅，你也知道，你莫大哥身子强壮，我一个人还对付不了他呢。”

乌雅的泪水要涌出来了，但她知道，如果她离开了莫奴生，这个性情乖戾的青青也许真会离开莫大哥，那样莫大哥不又是成了一个背着沉重包袱的人？她轻声说道：“我走，我到外面去，我等着，加果青姑娘有事，请你叫我。”

乌雅走了，莫奴生一直在心里压着块石头。他想对青青吼，但吼不出，从前的青青不是这样子的，她是怎么了？

青青看着莫奴生，说道：“秀早，你也出去吧。”

秀早也悄笑着走了，只剩下了青青与莫奴生。

青青说：“莫奴生，你千里迢迢，来成都府找我，只把两个孩干丢与我，你就没有一句话要对我说吗？你走了几年，如今再说，不算晚。”

莫奴生笑了，他的脸上有一丝迷惘，有一丝憨厚：“我想与你成亲。”

不待他说完，青青“嚶哼”一声便扑到了他怀里，没头没脸地亲吻他一顿，说道：“好啊，我的宝贝，我的宝贝，我亲吻你，我喜欢死你了！”

她扯着莫奴生，直扯他向着那一张床。

莫奴生忽地一吼：“不行，不行！”

青青一吓，跳了一跳，再问道：“什么不行？”

莫奴生说道：“我不能与你这么草率。”

青青摇头，说：“得了吧，莫奴生，你与别的女人在一起时，也没吹吹打打上花轿，我也等不及了。”

莫奴生想说，不对，不是这样，他要娶的是个温文尔雅，文静娴淑的姑娘，不是疯疯张张的青青，但他吐不出口，他被青青扯到了床上。

他心痛加绞：青青对那行媾的行止很是熟稔，她铺着被子，用一只手，另一只手扯着莫奴生，生怕他跑了。

一边扯着他，一边问他：“你与乌雅在一起，一天要……”

她未问完话，便咯咯地荡笑起来。

莫奴生不理她，自顾自躺下来，他对自己说：莫奴生啊莫奴生，你上一辈子欠女人的，差不多要在这女人的身上还了，你要受苦，要受苦，要受苦……

青青很满意，莫奴生是强壮的，他的强壮不是表面的，强劲的筋腱扯起健美的肌肉，把他的绷紧显示出有力的冲撞，青青很快意地呻吟，她知道她的快乐从哪里来的，她再不会傻到丢了这个强劲的男人，她要把他紧紧地握在手里。

× × ×

秀早与乌雅在外面坐着，看着天，星空灿烂。

秀早说道：“乌雅，你怎么跟了他？”

乌雅眼里的泪水使得秀早的话语变得轻轻。

乌雅说道：“我在大漠里，被人救起，那个救我的人是乌尔忽，他就是杀了天祚帝，拎他的人头去献与金邦狼主的大将军。”

秀早对乌尔忽没有兴趣，她只是想知道乌雅怎么跟莫奴生。

乌雅讲了，她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。

秀早哭了，她知道了，莫奴生与乌雅的爱是真心实意的，但乌雅得不到莫奴生。

她悄声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走？”

按她看，只要离开了莫奴生，乌雅会快乐的。

乌雅说道：“我喜欢他，他是我认识的唯一好人！”

好人，好人哪。只有好人，才会给人带来无穷无尽的痛。

× × ×

像是喝足了茶，像是吃饱肉，像是吸足了养料，青青放肆地长长地吐一口气。她说道：“我果然没有看错，你真有本事，你还没尽兴吧？”

莫奴生不语，他看着青青，怎么看怎么别扭。从前的青青是他梦中的女人，那温婉，那亲切都令他想往。他有过女人，多是疯狂的，像乌娜那样的疯狂的，疯狂对他已不那么新鲜，而一切发生在青青的身上，令他反感，她本来不是这样子的啊。

× × ×

青青叫道：“乌雅，乌雅！”

乌雅来了，她不料得会看到此种情形，她低下头，心头滴血。

青青大声道：“没见过什么吗？抬起头来！”

乌雅说道：“姑娘有什么吩咐，请说好了！”

青青看看莫奴生，再看看乌雅，忽地说道：“我怎么看他那样子是有些紧张，有些不那么舒服？真的看了我与你在一起，他就不舒服吗？那可了不得！要么我走，要么你

走。”

莫奴生说道：“你别逼乌雅了，我很舒服，我很舒服。”

乌雅看看他，他的眼里有一种愤怒，那是为她啊，她心里好受一些了，莫奴生知她心，这比什么都强。

青青说道：“乌雅，你与莫奴生在一起，我怎么也猜不出那情景是怎么样的，你在这里与他在一起，我看一看，好不好？”

乌雅要哭了，她的泪水在流，她的心里在呼唤：走，走啊，你走出去，再别回来了。她只是污辱你，你怎么能听她的？但她的脚迈不动，她不愿意离开莫奴生。

她看到了莫奴生哀恳的眼光。

男人啊，一到了情感关头，怎么那样脆弱？

乌雅说道：“好，我听姑娘的就是。”

在别的女人面前，在男人也亲近过的女人面前，乌雅的感受人大是难受，她忽地知道，情与爱并不是一味的享受，有时是一种折磨。

她的动作很慢，青青说道：“是啊，她比我老练。”

乌雅要流泪，青青微笑着说：“她比我动情，她来真的。”

莫奴生忽地叫道：“好了，我听够了！”

他站起身来，穿上衣服，要起身出去。

青青不失时机地说：“好啊，莫奴生，你要走出去，就不要再回来，你也不必再要你的孩子了。”

乌雅说道：“莫奴生，你不是说，你一直很想青青姑娘吗？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啊。”

莫奴生看着她，眼里有泪的乌雅很是懂事，她知道莫奴生的心里会惦念着青青，他会在梦里想着青青，叫着她的名字。她在梦里萦绕不去，一直会缠着他。乌雅不愿意他走开，再在梦里呼唤青青的名字。

青青冷笑了：“啊，他叫什么，你都听见了？你是不是一直在抱着他，抱着他做什么？是他使你舒服，你才那么动情的，对不对？”

乌雅像没听见她的话，只是倔倔地站在那里。

× × ×

倩倩流泪，她是唐门的小女，爹娘一直疼爱的老姑娘，怎么会听任自己，去找什么答罕？看吧，答罕是一个只能看男女鸳鸯戏的看客，一个看客！她钟情的是一个看客！？

她自己看了还不要紧，还扯着齐眉杨与须小仙两个大看客，她是傻瓜，是一个天大的傻瓜！

她急急催马，直奔南方，她要在十几日内赶奔南方，赶到她的家里，躺在她的床上，好好地躺上一个月！

马跑得累了，口吐白沫，即将倒毙，人也几乎疯了，齐眉杨叫道：“倩倩，倩倩！”

倩倩看不到他，她的眼睛只盯着前方！

须小仙叫道：“倩倩，停一停，我要饿死了！”

两个扯住了倩倩的马头，倩倩叫道：“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啊！”

她头抢在地上，哭昏过去了。

再过许久，只听得齐眉杨的声音：“她要醒了，你们轻一点儿，不能让她再受惊。”

她闭着眼睛，但眉毛一皱一皱。

× × ×

倩倩忽地睁开了眼，看着齐眉杨，说道：“杨大哥，我饿了。”

齐眉杨与须小仙两人眼瞅着她，一粒一粒地吃饭，吃下了几十粒米饭，忽地说道：“杨大哥，须大哥，你们都看到了，我……我真傻……”

齐眉杨大声道：“傻？傻有什么不好，问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？说的就是这种傻！我傻不傻？一个大汉子，放着几千兄弟不去管，偏要跟着你走。你看我的兄弟们，

他们也无怨言，像他们的大哥办的是天大的事儿一般，倩倩啊，你须大哥也是傻瓜一个，他跟着你，也不去看书，不去赋诗，不去赶考，连功名都不要了，说他傻不傻？”

倩倩知道，他们两人跟着自己，一心帮自己，有时那情谊，真个比亲哥哥还亲，哥哥对齐眉杨拜托过，要他照顾自己，齐眉杨比自己的亲哥哥更好。

可他们怎么看倩倩，她一心想着答罕，可答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？

× × ×

齐眉杨看着她，说道：“倩倩，你吃饱了吗？”

“吃饱了。”

齐眉杨说道：“我们走到了真定府，离大金的中都很近，你走了后，金邦出了大事，答罕自尽了。”

倩倩虽说是想一心忘记答罕，但还是一惊，她站起来。

答罕自尽了？他为什么要自尽？是那一天自己看到了他那本相，他才绝望自杀吗？那是他还很看重倩倩对他的情意，是不是？可他为什么做那种人，那不是人的生活啊。

但答罕死了，那个在成都府的淫窟里，夜夜搂着她，不让她受惊害怕的男人没了，他死了，自尽死了。

倩倩看着齐眉杨，齐眉杨知道她想知道答罕怎么死的，说道：“我们离开后，他去了狼主的宫中。听说他对狼主说，他不再活下去，自刎了。但估计金人对此不能如此说，必是会嫁祸与人。我想，我们去他府中，正不是时候，他们会追杀我们。”

倩倩木然，她看着齐眉杨，说道：“答罕死了，答罕死了？”

在她的心目中，死去的答罕的印象很是模糊，他的身影像是一个看不清面目的人，他死了，再也没有答罕了。

忽地齐眉杨大声说道：“须小仙，你怕不怕金人追杀？”

须小仙大笑，说道：“杨大哥，你要捉弄我了？”

齐眉杨说道：“我去喝酒，喝醉了才好。”

三人带着十几个大汉，去了一家酒楼，看酒楼里都是那些皮服大氅的金人，他们不顾别人惊诧的目光，自顾坐下，叫了酒，开怀痛饮。

几人都是喝得大醉。

倩倩说道：“人死了好，便没了烦恼，人死了好，别人也对他没恨了，没恨了……”

她哭了。店伙计要来劝她，齐眉杨拦住他说：“让她哭，她心里不痛快，一哭就好了。”

酒楼上的人都看倩倩绝色，但看美人伤情，人人也心酸，有的人竟也偷偷抹泪，跟着悲伤一回。

× × ×

狼主看着几个平章，问道：“有谁去了王府？”

答说见到了倩倩姑娘。

狼主吼道：“他们必是归南宋，把她们捉住，拿来祭三叔！”

狼主说道：“三叔来前与谁喝了酒？”

说是兀朱，狼主说道：“四叔怎么会害三叔？把他府里的下人都拘来，要他们招供，是谁下毒毒死了三叔？再派人去告知所有关隘，要他们捉住那个唐倩倩，她一定是给三叔下了毒。”

一位平章奏道：“禀圣上，那倩倩姑娘是三叔的红粉知己。”

狼主冷笑，说道：“正因为是知己，才会毒死三叔的，捉住她，要她给三叔偿命！”

待得人走净了，狼主进了后宫，荷生就把珠珠打扮好，珠珠跪下，满面喜气：“给狼主请安！奴婢早晚侍候狼主，必会效犬马之劳。”

狼主笑了，他说道：“荷生，你看珠珠是不是像一个新人啊？”

荷生也凑趣：“像，怎么不像？就是一个新人，只怕圣上要有了新人，便忘了旧人。”

狼主笑说道：“怎么会忘？”

他看着珠珠在脱尽衣服，有些迫不及待了。狼主扑了上去，他情太急迫，竟是掐住了珠珠的脖子，珠珠说道：“狼主，狼主，慢些，慢些！”

她仍在媚笑，但那笑渐渐僵了，她看出了狼主脸上的杀机。

珠珠挣腿，用腿踢狼主。

狼主吼道：“荷生，过来帮我！”

荷生早就呆了，此时听得明白，狼主真想亲手掐死珠珠，她就过去，不忍看她，头也转过去，两只手去按住珠珠的腿，不让她踢到狼主。

狼主说道：“没有你，我三叔不会死，没有你，我大金江山不会失去一条手臂，你让朕失去了一条手臂，你就该死！”

珠珠想再献媚，想对狼主说好话，想她如何能淫，但一切都过去了，忽地她放了一个屁，一个很臭的屁，她不动弹了。

狼主看着她死了，才慢慢放手了，叫道：“拿一条绦带来，系在她的脖子上。”

荷生照办了，那样子像是盖上了一条绸。

狼主叫来了一个平章，说道：“原成亲王妃畏罪自尽，死在宫中。她原是用来探朕的爱妃荷生的，如今赐她一具棺木，把她送出去，葬了吧。”

那位平章应声而出，一会儿来了几个人，把珠珠的尸体抬出去了。

狼主很得意，他对着荷生说道：“朕的东西，不能随便给人。一给了人，便变了味儿了，怎么嚼也不是原来那味道，如今我得好好爱爱你。”

荷生拼命抓住狼主，与他像野兽一样做爱。

狼主大喜，说道：“你真行，你不比那珠珠差。”

一提珠珠，荷生忍不住了，她哇地一声，吐了，全都吐在狼主的身上。

她慌了，跪在地上，脸上满是惊恐，说道：“圣上，圣上息怒，待得奴婢都把它舔

净。”

狼主的脸忽阴忽晴，他忽地说道：“爱妃，你不必烦恼，我再也不会提起她了，你去洗浴，朕与你一起洗浴。”

便改在了洗浴间，在那大大的木桶里，狼主再贪欲，荷生像一块没有生气的木头一般，任他玩弄。

第六章 地狱欲火

唐逸知道他要与十大门派决战，但不知道他能不能胜得过阎惜情，他从没料到，当他还是个无名小卒时，活佛便做了他的妻子，她亲手把他推入武林的争斗中，要他做一个杀手。

从那时起，他的命运便由平至衰，由衰至茫，他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？

如今他知道了，活佛要将他在饶风岭武林大会上杀掉，以正她的威名。

他回到了狱中。

他隔着监槛，对可怜说道：“你还好吗？”

可怜微微一叹，说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这样可好？你学我学得很像，我其实总是板着自己，我与姐姐就连说话也是很像的。你不讨厌我吗？”

唐逸扯着她的手，说道：“我讨厌阎惜情，我爱你。”

唐逸心道：我终是在这里说出我的爱意，但愿可怜能知我心，但阎可怜急急地说道：“我与姐姐其实是一个身子，就连心境也是一样的，只是我知公子心，惜情不知罢了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我恨她，她是活佛，她是那个害我一生的活佛，幸亏你不是她，那就很好了。”

正说着，忽地听得身后有人在哀声而叹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那四个服侍过他的女人。

她们是俏生、笑靥、侍剑、须眉。

可怜看着她们，便知道了惜情的用心，她轻轻地抽泣着哭了。

谁不知道唐逸公子好淫，如果他真的在可怜面前挺着，能不与那些女孩子快乐，他便不再是唐逸了。

俏生说道：“公子，我们也知道，你只有二十九天了，我们明天便要走了，天天行走，去饶风岭，到了那里，差不多只赶得上武林大会，那时活佛会拿你推给武林大会，要天下武林公断你的案子！”

笑靥流泪道：“公子，到了那时，你就……”

须眉大声骂道：“哭什么，莫非你只会流泪吗？”

她也骂着骂着哭了。侍剑跪下，说道：“公子，我们今夜都守着你，一夜不睡，你愿意我怎么做都行。”

四人再互看一眼，都去那牢槛前与可怜跪下了，侍剑说道：“屋主，我也知你心苦，知你心在公子身上，但我们无法，要公子快乐，想必屋主也会快乐的。”

阎可怜仰头向天，说道：“我快乐，我怎么不快乐？我像……鱼儿一样欢乐。”

几个人听着，以为她是说她像鱼儿一样能游，那才快乐，不知道她是说与唐逸听，他两人原来就谈过庄子的那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”一义。

那时，可怜说道：“子非鱼，不知鱼乐，子非鱼，不知鱼不乐，鱼乐与不乐，与子无干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子非鱼，安知鱼乐，子非鱼，安知鱼不乐？乐与不乐，都是乐，乐与不乐，都是不乐，子乐即鱼乐，子不乐即鱼不乐。”

阎可怜那时拍手道：“不对了，不对了，你听，子非鱼，安知鱼乐鱼不乐，鱼乐鱼不乐，子乐子不乐，鱼即子，乐即乐，不乐即不乐。”

两人再大笑。

此时可怜一说，令唐逸心动，他心道：从前她一心在我身上，原来与我在一起一朝一夕，都是美妙。她如今对我已是刻骨铭心了。

当下唐逸定下决心，一定要对可怜更好，决不能当着她的面，与四女欢娱。

阎可怜幽幽说道：“唐逸，你总算是姐姐的丈夫，她对你情还不薄。”

唐逸咧咧嘴，当着可怜的面儿，他决无法再骂惜情。

须眉说道：“公子，我们坐下，陪你说说话？”

侍剑就依在唐逸的身旁，对他百般依靠。俏生笑道：“看侍剑那样子，原来是最老实的，谁知道在公子面前最不老实。”

侍剑流泪道：“公子待我恩重，我无法回报，只好来世再报公子了，如果活佛杀了公子，我的一生，便再无幸福可言。”

三女也黯然，须眉说道：“何必那么丧气？公子，你愿意不愿意喝酒？”

唐逸心道：原说酒可以乱性，那是指别人，酒到了我肚里，可是没一丝作用，他说道：“好，喝便喝。”

几个女人围坐在唐逸身旁，为他斟酒，唐逸说道：“可怜，你要不要喝一点儿酒？”

阎可怜说道：“公子请用好了，我不喝。”

阎可怜仍是那么楚楚动人。须眉说道：“屋主，我们自得好好侍候公子，这也是屋主原先吩咐过我们的。如今公子要被杀，我们对不住他了。”

唐逸大笑，说道：“好一个对不住，你们把我捆成了粽子般，我好狼狈，你们只说一声对不住便完了吗？”

须眉说道：“公子，捆你的事儿，是我主张办的。我们不做，怎么是活佛的人？只好请公子担待了。”说罢须眉还揖一揖。

唐逸大笑，说道：“我当是谁会这么有礼？原来是须眉啊，须眉，我自与你在一起，就是在床上，你也没什么礼数，如今怎么彬彬有礼起来？这可不是一件好事，不是一件

好事。”

众女都噗地笑起来，再一想到须眉所礼，确是天大的事儿，不由得再上愁颜。

侍剑依在唐逸身上，说道：“公子，几年来，你待我很好，我真的很感谢你。”

她跪在唐逸面前，泪水涟涟。唐逸心忽地想到：阎惜情对我那么狠，但也利用了阎可怜。我一心惦念着她，想与她成一家人，看来真个是白日梦了，我要不是被人家像粽子一样拎到此处，怎么知道阎可怜也是害我的人？

当下向那隔监看看，看暗中的阎可怜背向坐着，似无一点儿反响，他横下一条心，何必那么在意她的可怜？要是不与几个美人大乐一场，到了明日，便不复知道有命无命了，他大笑道：“你们都是我的心肝，何不跟我好生快乐，我看你们还是唱曲子给我听，我愿意听曲子，要唱最好听的，让男人听了忘了家，忘了东西南北的。”

众人推须眉，须眉呸一声：“瞎扯，我哪里会唱曲子？你们休胡说！还是俏生唱，她那狐狸媚子样儿，一唱公子准是直流水儿。”

众女都是过来人，便说话毫无忌惮。俏生推不过，便开始唱：

“人说公子好脾气儿，
一夜弄醒他五六回儿。

到了天亮鸡叫时，
他鼻涕眼泪齐流水。

-

人说公子好脾气儿，
生了儿子他不喜。

说是天亮我抱儿子，
哪一条胳膊抱她身儿？”

四女齐笑，俏生说道：“是奶奶小时抱着我唱的，全都是情歌。”

唐逸亲吻一下俏生，说道：“俏生生一个小妻子，我不抱你抱谁，把儿子扔一旁去，别让他搅了我们的好事。”

便轮到了笑靥唱，她唱道：

“梦里叫醒了真是亏，
没见到情郎正吻谁？
尖尖的乳房像座山，
埋没了情哥哥的心与肺。”

唱到此处，笑靥噗哧一声笑，说道：“真个是扯淡，怎么能埋了男人的心与肺。男人的心与肺都是铁打的，怎么能软？”

唐逸抱着她，抱在怀里，说道：“好啊，埋没了就埋没了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你早就把情哥哥的心与肺都摘去了，哪里剩下别的，只有肝了，没有别的。”

笑靥笑扯着他道：“唐公子，你没有肝，只有心没有肝，你没肝！”

众人一齐说道：“唐逸公子没心没肝，没心没肺！”

再轮到了侍剑唱，侍剑推却了半天，众女都来咯肢她，侍剑喘不上气来，叫道：“公子，公子我……我喘不上气来了。”

唐逸说：“众妻子，饶过她一回吧。”

须眉说道：“叫她唱，不唱不行，这个骚蹄子平时就最会讨公子喜欢，不知占了多少便宜，今天怎么能放过她？”

侍剑强不过，她清了一清嗓子，轻声唱起来：

“不知道是男人是女人，
在走路时丢下了魂。
在路上贴地粘着一个魂，
那是行人用脚踏踏过的。”

-
不知道是男人是女人，

说话间丢了一个魂。

房子里是空空的，

冬日的墙是冰冰的。

-

不知道是男人是女人，

旁事时丢了一个魂。

那魂是贴在床上的，

风一吹还咯吱吱哭。

全都有些感伤，原来侍剑唱得最好。唐逸抱着她，说道：“这会儿真该好好赏你。”

笑靥说道：“公子薄情，得了侍剑，便忘了笑靥。”她嘟着嘴，侍剑好心肠，便抱过来她，说道：“别哭别哭，公子不抱你，姐姐抱你。”

笑靥弄得哭笑不得，叫道：“叫公子抱，有男人的情意，你抱算什么？”

须眉说道：“对啊，她对你有情意。”

几人都笑了，须眉大声道：“笑什么，我说的是侍剑对她有情意，说错了吗？”

都笑，连唐逸也笑，须眉更是怒了，骂道：“几个骚蹄子，个个都不是好货，占了一个男人，当他是宝儿了？”

骂是骂，几个女人还是要她唱，须眉说道：“我舞剑拿棍还行，唱就免了吧，别吓坏了孩子。”

几个女人更是不让劲儿了：“哪一个是你的孩子，你说说啊！”

都笑弯了腰，须眉无法，也只好唱：

“哎哟哟，哎哟哟.....”

不待她唱完，人都笑得喘不过气来，侍剑说道：“哎哟哟什么，你哪里疼？”

笑靥说道：“心疼，心疼公子……”

须眉扯过了她，说道：“小骚蹄子，我不收拾你，你看我眼晕！”

两个再扯成一团，也唱不成了。

唐逸偷眼看可怜，她背着身子，那神色像是很痛苦。

他忽地笑笑，说道：“屋主，不如请活佛来，让她放你出去，你们姐妹好好团聚一下，好不好？”

阎可怜哭了，她的泪水直流，就是背对着唐逸，他也看得见。他噤声了，不想会如此刺激她。

阎可怜说道：“我姐姐害了你，我没害你，你何苦那么对我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谁没害我？我生在上，没害我的只有我父母，我的亲生姐妹！”

他一句话，几个女人都是无言，她们也害过了他，让他成了活佛的俘虏，有什么话好说？

须眉说道：“公子，我们都是活佛的人，但公子待我们好，那是在我们投活佛后了，我们感公子的恩德，下一辈子，一定报答公子，你也不必再难为屋主了。她没对你满腔情意吗？你再逼她，你就是狼心狗肺！”

唐逸此时已是醉意阑珊，他怒道：“难道要我感谢你们吗？你们杀死了我的父亲，逼得我的妹妹做了娼妓，逼得我另一个妹妹走出家门，被人变了性，成了男不男、女不女的样子。我要谢你们什么？阎可怜，你说！”

众女真是无话可说。要一找个杀手，他的家会四分五裂，但不会如此惨凄。

唐逸再怒喝道：“可怜，我问你，你先时知道不知道惜情是活佛？”

阎可怜低声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你就是活佛放在我身旁的一个人，你当然知道，我再三说活佛如何，

怎么就没想到你会知道？我也知道你是一个好女人，但你们害了我，我的家也完了，我也完了，我如能杀你们，一个都不会放过！”

但唐逸端起了酒杯，说道：“笑靥，我怎么能杀你，你在床上那么好，你对我小心翼翼，我知道你的心情，你是怕我生气。俏生，你那么善解人意，你知道我是要死了不是？还有你，须眉，其实你是最重感情的一个，你故作粗鲁，其实心是最细。侍剑，你就是对我一千次好，有什么用？你的主子要杀我，你总是杀我的一个工具！”

唐逸再看看几人，忽地说道：“你们唱，唱好了，唱完了你们自己的庆功宴，你们就是天下最美的人了。你们用色相来迷惑我，惜我还不自知，只以为我得了不世奇缘，哪料得到我要家破人亡，我要最终得一个惨凄凄的下场？”

阎可怜说道：“唐逸，你不必怪她们，她们知道什么？只我知道屋主就是活佛，只知道她必会杀你。你做杀手，命就如此，何必苦叹，就像我姐妹，只是为了活佛的大计，都去侍奉你，你说她们有什么好处？”

唐逸苦笑，再放声而笑，说道：“是啊，她们有什么好处？唐逸又不是个什么好人，她们苦苦跟着我，只是受苦。我如今真正想念的是琴心她们几人，我想她们！”

唐逸哭了，他恨阎可怜，他更恨阎惜情，什么活佛，她们对他来说，只是杀人的凶手。

第七章 四处求援

青青正在玩弄莫奴生的情感，她在戏耍着莫奴生，也戏耍着乌雅。

她想把乌雅逼走，但乌雅不走，只是用一双忧郁的眼睛看着莫奴生，那眼里有情。

赧是这样，青青越恨，她骂道：“你只是拣来的一个女人，何苦跟他？他欠我的太多了，我要他还我，我要他还我。”

莫奴生一天看青青不在，对乌雅说道：“乌雅，你的命那么苦，还是走吧，我欠她的，你却不欠她的。”

乌雅说道：“我欠你的。”

她转身欲走，莫奴生叫住了她：“只是我欠你的，你不欠我，你太苦。”

乌雅说道：“苦不苦，我自己知道，你走吧。”

忽地听到了青青那尖刻的声音：“苦不苦我自己知道，你走吧。”

青青站在了她们面前，莫奴生愤怒了，叫道：“滚，你再像一个小偷一般跟着我，我要杀了你！”

青青不怕他，鼓着弹得直跳的乳房，直拱到他的鼻尖来，说道：“杀啊，杀啊，你不杀我，不算是你娘的儿子！”

莫奴生恨道：“你骂我娘，我宰了你！”

他一掌把青青打飞出去，再看青青，竟在地上滚着身子，那真是野兽的求偶动作，她说道：“你打我吧，你打我，我愿意让你打。”

莫奴生恨得走开了，青青忽地变了脸，她冲着乌雅说道：“你只是一个侍候人的丫头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乌雅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青青说道：“知道就好，你去吧，再休走近他。”

突地来了一骑快马，到了门前，扔下了一张贴子，说道：“饶风岭上武林大会，请莫先生与会！”

莫奴生远远看到了，心内诧异，看青青拿着那张贴子，脸色大变，他问道：“怎么回事儿？”

青青把帖子递与他，说道：“莫奴生，我再不折磨你了，你去救救我的哥哥。”

原来那帖子上写着：

“九月十五，月圆初上。当在饶风岭一聚武林时道。当时活佛将恶魔唐逸捆来与会，有仇怨者可与会诉说，是非自有公论。”

青青说道：“莫奴生，你要救救我哥哥，我要去救哥哥，你去不去？”

莫奴生看看青青，看她此时全忘了淫荡，说道：“我去，我就去。”

× × ×

青青骑上了马，她此时忘了再骂乌雅，她看着秀早上了马，看着乌雅上了马，想对莫奴生说，不让乌雅去，但她还怕莫奴生生气，便气狠狠地看了乌雅一眼，不敢出声。

乌雅只是一笑，不再看她。

她惦念哥哥，看来她还有人性，乌雅想着，早晚她会变的，那时莫奴生会有些快乐日子了。

青青忽地说道：“莫奴生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你的妻子了，你要记着，到了哪里，做什么事，要问我一声，我要你做的，你才做。我不要你做，你千万别应声。”

她知道莫奴生好仗义助人，怕他再去帮别人，误了救唐逸的大事。

× × ×

大理弄栋府，段褔正在花园里弹琴，思思在听，两人眉来眼去，情浓意蜜，真个情郎爱姬，一心一意。

忽地，老童喝道：“是谁？”

有人应声而出，那是一个大理武林门派的弟子，他拿着一张贴子，说：“稟公子知，有帖子至。”

段褔说道：“有什么帖子，那么重要？”

那弟子说道：“事情干系着思思姑娘，不得不过来报。”

段褔皱眉道：“有什么干系着思思姑娘，拿来我看。”

思思一听，也来观看，便见到那一张帖子。

这是与青青拿到的那张一模一样的帖子。

思思说道：“他们要杀我哥哥，我也知道自古以来做杀手的，命多乖蹇，哥哥能得武林人声讨，却是怎么回事？原来那个活佛一心要帮哥哥的，此时怎么反成了他的仇敌？我不明白。”

段譽昂然道：“不明白便得去问一个明白，莫非就等着他们对唐逸动手不成？”

思思说道：“这事儿不妥，段公子，你是大理王族，插手江湖事，反是不美，莫不如我自己去饶风岭，去看看，究竟是怎么回事。”

段譽说道：“王族是王族，但江湖有事，大理段譽也从未做过亏心事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报与爹娘一声，随你去饶风岭。”

正说话间，忽听得朗声一笑，大理王段和誉与王妃一齐走出来，他说道：“我儿就去好了，如果真的唐门有事，你会坐视不管吗？只是你得带着些人，也好告我们一个平安。”

段譽大喜，笑道：“爹娘准了，我可以陪思思姑娘去饶风岭了。”喜笑神气溢于言表。

王妃语气双关地说道：“思思姑娘，我让譽儿陪你去，如救了你哥哥，你可以带他来大理作客，莫非大理也有人敢对他不敬吗？”

思思知道哥哥决不肯来大理客居，但也知道王妃夫妻两人的盛意，要是哥哥能出来，就走一趟大理，他们想对哥哥说自己与段譽的婚事，他们两老人早就看出了段譽心系在思思身上，此时一提，便让思思悟透，顿时脸色绯红。

王妃一见，更是喜欢，说道：“譽儿，你一路上照顾思思姑娘，莫叫她费心。”

段譽说道：“娘放心，一路上，不但我照顾不了思思姑娘，反是思思姑娘得照顾我，娘不是天天说我心不细吗？”

王妃咯咯笑着，说道：“就烦思思姑娘照顾譽儿，那样也好。”

段譽叫来了老童，吩咐他去叫少童，好久方来，少童正在那里看人家孩子玩，一听

得要去饶风岭，便问道：“饶风岭在哪里？”

一听说在大宋与金人交界处，很远的地方，他雀跃道：“好啊，我去，我去，又可以去玩了。”

× × ×

段驩带了一辆车子，让思思坐在车里，带了上百的家将。

他说：“这一去，有多的风险，去救思思姑娘的哥哥，我们都得出力。”

众将都呆久了，自是乐意，叫道：“愿为公子效命，愿为思思姑娘效命！”

一行人出发了，他们要赶在月圆前到那饶风岭，他们得急急赶路。

他们只有二十五天的时间了。

× × ×

倩倩与齐眉杨知道他们处于绝境了，眼前有金兵在拦他们，身后有金兵在追。

他们都是一副要拼命而战的神气。

倩倩不走了，她跳下了马，对着须小仙与齐眉杨两人说道：“杨大哥，须大哥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”

两人说道：“你说好了。”

两人互看一眼，他们从未看过倩倩如此认真，莫非她有什么计策能躲过此祸？

倩倩坐在地上，说道：“两位大哥，你们是我的好兄弟，我就是死了，也决忘不了你们。”

她说着，竟是哭了。此时因为答罕之死，她竟成了狼主的追杀对象，说是她毒死了答罕，她成了一只罪羊。

齐眉杨说道：“我们有二十多人，怕他什么，与他拼了，反正不过一死！”

须小仙说道：“倩倩，我与杨大哥不怕死，你何必担心？”

倩倩说道：“不行，我要你们走开，你们如果愿意走，我们还是好兄弟，如果不走，

我便自尽在此！”

远处的金兵围上来，叫道：“莫走了倩倩，倩倩是杀三王子的凶手！”

倩倩说道：“三军不发徒奈何？宛转蛾眉马前死。两位大哥，你们要不走，我便自尽。”

她抓自己袋里的鹿皮手套，忽地脸变了色，叫道：“杨大哥，我的手套没了。”

齐眉杨陪笑道：“倩倩，我怕你出意外，早就把你的暗器袋子掏过了，你要死，不如我们一齐死！”

金兵围上来了，他们听命于一位平章，那平章得狼主令，要他们逼死倩倩，要她自尽，最后再割下她的首级带回上京。

平章命手下的金兵团团围住他们二十多人，但不与他们动手，只是呐喊喝叫，逼他们来冲。

齐眉杨要冲上去，倩倩说道：“杨大哥，我们不与他们斗。”

齐眉杨大笑，说道：“倩倩，我明白你的心意，但我是大宋人，对金狗早就有仇恨，我杀金狗而死，有什么不好？”

他扑下去，带十几个兄弟杀下去。

但过了一阵儿，听得杀声震天，从那角落里再逼回来他们几人，死了五六个兄弟，都是被金兵用狼牙棒砸死的，冲回来的兄弟们也有伤。

倩倩说道：“杨大哥，我要自尽……”

正说着，忽听得对面的金兵围外有人叫道：“里面的倩倩姑娘听着，我们的四狼主要与你说话！”

便见外面的围圈慢慢闪出一道缺口，从外面走进来一人，那人是兀朱，是答罕的兄弟。

他骑着马，到了十几个人面前，笑说道：“齐眉杨，一向可好！”

齐眉杨哼了一声，他不想理兀朱。

倩倩看着兀朱，心里百感交织，说不出有什么滋味儿，也说不出该哭还是该笑。

兀朱说道：“齐眉杨，我是兀朱，是答罕的兄弟，答罕有话要对倩倩姑娘说，你让我独一人对倩倩说，好不好？”

齐眉杨说：“答罕算是个人吗？倩倩决不会听他的。”

兀朱说道：“我自与倩倩姑娘说话，你们走开。”

齐眉杨说道：“我不放心你。”

兀朱说道：“有毒药吗？拿来。”

齐眉杨挑了一粒铁菩提，那是淬有慢性毒的一种暗器，递与兀朱，兀朱拿着便放在嘴里，嚼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好甜！”吐出来，说道：“好了吧？”

× × ×

只剩下了倩倩与兀朱。

兀朱对着倩倩，也对着自己，说出了狼主赏与答罕那珠珠，答罕叫她痴儿的经过，再说了珠珠贪欲，答罕恨罢不能的心情，最后说道：“三哥最后看她可恨，要他的侍童奸她，看着侍童作恶，此心此仇，可知其深。那时三哥就抱了必死之心，狼主赏你一个女人，而你又是不能驭女的残废，此事的荒唐，一想便知，三哥临死时，有话交你。”

倩倩当是答罕对她表明心迹的，她说道：“拿来我看。”

兀朱说道：“你看吧。”

倩倩看信，信中只有几个字，倩倩看了好久，好久后她才身子也抖了，她怕，怕极了。她说道：“她.....她会害我哥哥吗？”

兀朱说道：“会，我在答罕府里，也接到一份帖子，我才赶来，要你去救你哥哥的。”

倩倩的心反而更乱了，她说道：“金兵一心我去顶罪，说我是杀答罕的凶手，他们不会放过我。”

兀朱说道：“我自去对他们说。”

兀朱说道：“答罕之死，确是你杀的。”

倩倩看兀朱背对着她，身影在起伏，他显是心情也不平静。

倩倩叫道：“我没杀他，我没杀他！”

兀朱说道：“是你杀的，你抱过他，让他体味过什么是女人的温柔，再叫他一个人走路，他只会自尽。”

倩倩无语了，兀朱说道：“我本来可以命令他们，把你们这些人杀个精光，但我能知道答罕的心，他不会愿意的，他不会愿意让你死，他愿意让你再想着他，想着他对你的柔情，你会后悔，你再也不在妓楼久留，你回去，好好想一想吧。”

× × ×

兀朱走了，他命令那平章把兵马都带走，平章不愿，说是狼主的命令难违，兀朱只说了一句：“众军都听着，我是四王子兀朱，我命你们撤军，如是狼主问起，我自担此责！”

众军退了，倩倩握着那一张字纸，跪在地上，她不知是要谢答罕还是谢兀朱，是谁救了她？

× × ×

齐眉杨看到了那张字，他惊讶得张大了眼：“不能吧？”

须小仙也说：“绝无可能。”

倩倩看着他们两人，说道：“这字是答罕写的，而且是答罕用欧阳询的正楷书写的，这说明他心里有数，是胸有成竹了，我必须赶去救我哥哥，也许我能救得了他。”

须小仙说道：“倩倩，去饶风岭更危险，你要小心了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杨大哥与须大哥跟我一起走吗？”

齐眉杨一展眉，说道：“笑话，我不跟你，谁保你去？”

他们再看那张武林帖，他们没有多少时间了，再有十天，饶风岭的武林大会便得召开了，那时他们必会处死唐逸，他们一定会杀了她的哥哥的。

倩倩说道：“还不走，再说什么？”

他们跳上马，再奔饶风岭。

倩倩心里急，她呼唤道：“哥哥，我知道你苦，我知道他们要杀你，我来了，我必不会要他杀你！”

× × ×

快到饶风岭了，思思说道：“看样子有许多人赶去那里，像赶集。”

段譽是高手，自是镇定，他说道：“思思，你不必担心，有我在，会做好一切的。”

两人一笑，便再向前。

忽地有人叫道：“前面的人听着，再向前走，是饶风岭，有人在那里设祭，作法祭奠阵亡将士，请莫向前走，免得沾了阴气，有性命危险！”

思思一听，便知道是有人想拦劫武林人去救助唐逸，她问道：“什么人可以进去？”

那人说道：“十大门派，各路高手，报名而进，可以去拜祭亡灵。”

思思说道：“怎么办？”

段譽说道：“思思快戴面纱，我自与他分说！”

他打马上前，叫道：“大理国段譽，能否入谷？”

那人大笑，说道：“既是大理贵人，理当请入，但请一等，我们下来看看，是否有闲杂人员混入，便不美了。”

便下来了几人，看有少林寺的僧人，有武当派的道人，有各大门派的人，成一大队，十分威风。

当先的一个和尚是少林达摩堂的高僧，他叫黑眉，一揖道：“果然是大理的段王子，都是段王子的人吗？”

段謇说道：“都是。”

黑眉说道：“请进！”

段謇一挥手，说道：“走吧。”

所有人都进了谷。

远远看着，虽说早到了十来天，但也看得出那谷里早就有人在守候着了，在山坡上，巨石旁，都有帐篷，有的人在坡上露宿，人来了不少。

第八章 男人贪欲

唐逸更苦了，他此时更想与女人亲近，忽地狂笑，说道：“我只有一夜欢娱了，还说那么多做什么？你们过来，你们过来！”

几个女人看他那狂态，都怕他，不敢走近。

侍剑怯生生地走近，对他说道：“公子，你愿意杀人，便杀我好了。”

唐逸哪管那些，扑倒了侍剑，便当着她们的面儿，作乐起来。

他是一个恶魔，恶魔便得有恶魔的样子，他怎么不知道？

原来他是忘了，他从来也没扮演过恶魔的角色，一直当他自己救世的大英雄，那真是弄错了。

他与侍剑交欢，像一只猛兽，弄得侍剑很狂，他知道几人当中，唯有侍剑最差，她是一朵娇柔的花儿，不耐他折磨。

终于侍剑哭了，她说道：“公子，你放了我吧，你放了我吧。”

唐逸说道：“既是有本事来骗我，便有本事与我斗。”

侍剑哭着，她把头偏向一旁，轻声说道：“公子，你不是这样的，你不是这样的，你要是这样，我早就杀了你，我不会跟你，也不会对你那么有情……”

几个女人默默地看着唐逸，她们由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孩子成了他的女人，其间又有多少情意？

唐逸忽地笑道：“都来，都来，与唐逸公子狂欢，说是恶魔也好，说是唐逸公子也行，只要你们喜欢他，就不白活一回。”

俏生站在他面前，对待剑说道：“侍剑，你去歇息，我与他亲热。”

众女再看着俏生与他亲热，她们都很认真，因为她们从心里喜欢唐逸，喜欢他的狂恣与放肆，他是一个野人，在那筋突骨暴的狂欢中寻找到了野性，找到了他自己。

他就是毒人，就是一个恶魔，那又怎么样？

此时岳飞的影子在他眼前渐渐淡了，再闪出来的都是那些恶魔的形象，他看到了莫其奇，看到了秦桧，看到了宋高宗……

女人惊讶他的能干，他与俏生、笑靥都狂欢过了，女人软在那里，她们的眼里闪着迷茫，唐逸会死，再过几天，几十天，他就是一丘坟土了吗？

须眉说道：“公子，我再也不骂你。”

几个女人从未当着别人那么说情讲爱，此时她们也无顾忌了，有时她们是两人，有时是三个，最多也就是三人与唐逸在一起，时常她们并不知道唐逸与其他人在一起的情形。

可如今她们眼看着别人与唐逸亲热，因他就是一个将死之人，也顾不得再嫉妒她们，只是瞧着唐逸，心里好生不是滋味。

唐逸大声道：“可怜，你是不是也要快乐一回？你做‘忘忧屋’主，还不快乐，不如我快乐，虽说我是一个杀手，一个毒人，但我享尽人间快活，你不如我呀。”

阎可怜不语，她只低头，看似无限伤心，她的姐姐是活佛，而她只是一个姐姐的替身，做了唐逸的宿敌，如今他恨阎惜情，连带着也恨她阎可怜。

×

×

×

唐逸睡着了，几个女人都伏身看着他，他是恶魔吗？看样子只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。

阎可怜依在槛栏上，须眉说道：“屋主，你休怪他，他是发狂了，他的亲人都受了苦……”

阎可怜幽幽说道：“我不怪他，也不怪你们。你们走吧。”

几个女人走了，只有侍剑还依依不舍地在唐逸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。

只剩下了对面监牢里的阎可怜与唐逸。

夜更深，只有几声梆响。

忽地阎可怜站起来，她轻轻走至监栏边，看着唐逸，说道：“冤家，冤家！”

唐逸不能回答，他睡得很香。

阎可怜蓦地笑了，她轻声地笑，那笑很神经质。她轻轻伸出手来，那是嫩如柔荑的两只手啊，她扳那两根槛铁。

莫非她疯了？她能扳得动那两根槛铁吗？

但她真的扳动了，就是唐逸也望尘莫及的事儿，她做到了。

她来到了唐逸的身边。

泪水长流，她跪在唐逸的身旁，说道：“当初我真不该救你……”

忽地唐逸醒了，他头一次离阎可怜这么近，两人呼吸相闻，脸面几乎贴在一起。

唐逸说：“你来看我？”

她说：“我来看你。”

他说：“莫非你改了主意？”

她说：“我只喜欢你一个人，我当初并不是不愿意与你在一起，唉，我只是怕姐姐……”

忽地，唐逸一跃而起，抱住了她。

有浑冰铁索怕什么，他用那索子一起，缠住了阎可怜。

时间流逝得太快，两人心跳一齐，阎可怜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，她说道：“我何苦要天天守在你的书房里？你知道不知道，我真想拿那柄剑，冲进你的屋子，把那些女人都杀死，让她们做我的剑下游魂？”

唐逸说道：“是你给我那些女孩子的，你为什么恨她们？”

阎可怜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只知道我喜欢你，我只是在书房里昼夜不眠，只想着你，你看！”

唐逸看她挽起的臂，那上面有许多的牙印，是阎可怜自己咬的。

唐逸看着那牙印，心里暗叹：我在那里与别的女孩子相亲，她在书房里暗暗生气，不知道有多少不眠之夜？忽地他心底里升出一股失之交臂的怅惘，他恨他自己，早对阎可怜那么看重，看她清高自重，甚至不敢对她说话，明明知道自己一心系在她身上，竟是不对她说出心事，两人在一起，却熬煎自己，这是何苦？

他抱住了阎可怜，觉得她的身体有如一片在暴风雨中的树叶，颤抖不止。阎可怜说道：“别，别，别这样……”

但唐逸哪里管得了那许多，他在暗中看过她的胴体，看到了她的乳尖在呼唤，看到了她一抖一耸的乳峰，他震惊了，他失色了，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美丽，在他的梦里，无数次对阎可怜说他的心事，此时他不必再说了。

嘴唇在吮，那是没有呼吸的吮吸，在那吮吸里，竟窒息了所有的梦幻，直至于人再也没有一切，只有面对。

他轻轻抱起了阎可怜，说道：“何必再怄气呢，我只有那么几天的美好日子，你愿意不愿意陪我？”

阎可怜狠狠点头，很奇怪的是，她在梦呓时，不愿意说话，或许只有在这美好的时刻，她认为说话是多余的，只是点头，狠命地点头才行吧。

唐逸轻轻掀开她的衣服，他头一次觉得女人是那么神圣，在他的眼里，自阎怜情起，

都是贫贱、贪欲的象征，当他与那些女孩子在一起，虽也被她们的献身精神所感动，但他只是认定，那只是“忘忧屋”的安排。

如今他感动了，他的手在阎可怜的身上留连，这是多美的身体，肌白如雪，肤嫩如乳，乌黑的眼眸、俊俏的眉眼，都在他眼前闪，这是他梦中几百次几千次呼唤的美人。

阎可怜牵着他的手，在她身上游走。他是醉了，再也没有比此刻更令人销魂的了。

当人的欲望呼唤起原始的兽欲时，可怜忽地大声叫了起来，这叫声先是吓了唐逸一跳，再就是把他的欲望一下子升华到了巅峰状态，他大声叫起来，两人的叫声变成了一呼一唤的长啸。

这长啸太过美妙，像音乐，像是天籁，在空中回响，有无穷的回味余地。

准备出发的人们惊呆了，他们在想着：这是狱中的唐逸发出的哀号，但那个女人的啸声是谁？其非是他的哪一个妾在与他一齐啸哨？他们忽地笑了，很贪馋地笑了，唐逸那种人，天生下来就是享乐的，他在死前，还有那么多的美人替他流泪？再想想自己，那赶路的劲头便弱，只是慢慢地做活，仔细地听那啸声。

× × ×

莫奴生与青青带着秀早、乌雅来到了饶风岭，莫奴生看看前面，说道：“来了不少的人。”

对面走来了那个新升为达摩堂首座的黑眉，他一揖道：“施主何来？”

莫奴生说道：“莫奴生，得一请柬而来。”

黑眉说道：“请吧！”

莫奴生一行到了坡上，更是惊异，此时坡上都住满了人，那些有帐篷的，帐挨帐，人挤人，都坐在那里大饮大吃，在唐逸没被押来前，他们只能叙旧，再是吃喝。有的人一急，更是能吃能喝，坐在那里，看着月亮一天比一天更圆，等着看处死恶魔唐逸。

青青躺下了，她躺在莫奴生的身旁，乌雅躺在另一旁。青青说道：“秀早，你来，

在我这边。你去那边，我不放心。”

乌雅低头敛眉，只听青青吩咐。她不想给莫奴生带来麻烦。

四个人都躺下了，青青叹气说：“真不知道思思在哪里？她会不会来？”

乌雅说道：“她也许会来的。”

青青大声道：“我在说话，你少插嘴！”

青青捅一下莫奴生，说道：“问你话呢。”

莫奴生大大不快，冷冷说道：“你说话，我也少插嘴！”

一旁的乌雅在暗中握了一下莫奴生的手，那一握好温柔。

青青说：“你两个少扯闲，我看不可靠，秀早，你去，睡在莫奴生的身旁，让乌雅睡一旁去。”

秀早不愿意，说道：“你愿意，你就把他抱怀里，一个人抱着，你拿我去做什么？”

莫奴生一叹，知道她不可理喻，秀早去了，乌雅早就滚向一旁。秀早说：“好了，我过来了，只是莫奴生，你不要摸我啊，我可不是你的乌雅。”

莫奴生不语，但青青恶毒地说道：“什么他的乌雅，美的他！他莫奴生是我的，连他的魂都是我的，乌雅，你只能跟着看。”

乌雅睡意朦胧，说道：“我不看，我看他做什么？”

秀早悄悄地拿起乌雅的手，乌雅觉醒了，觉得她的手被牵往一个地方，秀早再拿起了莫奴生的手，用他的大手牵住了乌雅的手，说道：“这样就行了，好好睡吧。”

青青恨恨地说道：“行什么行？你没看他们两人眉来眼去的，哪像是主人跟一个丫头，我看莫奴生你早晚得栽在女人身上！”

莫奴生不语，再过一会儿，他问道：“他们会把唐逸从哪里带来？”

青青恨道：“是谁敢杀我哥哥，我要杀了他，我要用漫天花雨，把六十四枚暗器都打在他身上。”

莫奴生说道：“只须一枚就够了。”

青青恨恨道：“对付你，当然只须一枚，但对付他，就得用六十四枚！”

青青忽地再来了淫兴，她知道她的体内又有什么东西在作怪了，她狠狠地掐莫奴生的腿，希望他叫出声来，但莫奴生只是再用一点儿劲儿握住了乌雅的手，他觉得乌雅的手会说话，对他很理解，很明白他的心意。

月亮升起了，在空中吊着一轮清冷的月亮，它会越变越圆的，人在十五月圆的时候，总想着希望，想着亲人，那心里满是温馨。

青青哭了，她的泪水熬得她十分难受，她想着盼着莫奴生抱起她来，乌雅也急着缩手，但莫奴生不缩回自己的手，他决不放弃乌雅，卓书在沙漠上，一有危险便放弃了乌雅，那种事他决不干。

秀早心里叹道：青青啊，你一个大小姐，真是冤孽啊，你能胜得了乌雅么？莫奴生的心此时早就搭在她的身上了，他不会再对你抛出一片真心了。

× × ×

思思睡在段耆的身上，帐内是暖的，只在九月，不必点炭，但来了那么多的人，带了暖炉，不点怎么行？帐内就如春。

思思的鼻尖有汗，段耆轻轻替她拭掉。

思思想梦见哥哥，她一定要救出哥哥，但怎么救，她还没有主意。

倩倩对齐眉杨说道：“杨大哥，我真的很感谢你。”她看着须小仙，说道：“像须大哥，这样跟着我，什么都不顾了，我真的无法报答你们。”

齐眉杨说道：“倩倩，我已令手下兄弟去搬兵，只怕去了饶风岭，我们的兄弟们进不去，那就坏了。如果我的兄弟都能混进去，那才好。”

须小仙说道：“略施小计，便可进去，让弟兄们带着请帖，便可进去了，如果不成，再叫他们充成各派的人，一齐进去，务求多去些人，到时恐怕得劫他的法场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哥哥那人木讷，他不知道说清道理。我自小时，便记着，我们姐妹三人每回作恶，哥哥总背黑锅，一旦我们偷了什么东西，爹总找哥哥，哥哥说不清，他总是哭，但后来他不哭了，只是挨罚，我姐妹三人给他添了不少麻烦。他从不对我们抱怨，有时他就说，倩倩，你淘气了，为什么扯上我？有一回，我偷了爹的一枚玉戒扳指，好贵重的东西，打碎了，我再拿米粒把它粘上，爹见了，打哥哥。哥哥挨打时，眼睛盯着我，我怕他说出来，可他一直挨打，就是不说。”

齐眉杨说道：“倩倩，你睡一会儿吧，我们明天早上还要赶路。”

倩倩说道：“杨大哥，我的身子疼，我不能赶路了，我明天不能骑马了。”

须小仙说道：“齐眉杨，明天你抱着她！”

齐眉杨说道：“我与你轮着抱她，就是抱，也把她抱到了饶风岭！”

两人看着倩倩，在两人的目光注视下，倩倩忽地睡着了，她心里很安定，明天去饶风岭，到了那里，她一定会救出哥哥来。如今救哥哥的事儿，就着落在她的身上了。

答罕告诉了她一个秘密，一个大秘密，哥哥肯定不知。但答罕说得对吗？连齐眉杨与须小仙这种老江湖的人都看不出，答罕只是妄猜臆测，他猜得对吗？

倩倩对天而祝说：“答罕，但愿你说得对，我会多谢你的！”

想到了答罕，她再也无甚怨尤了，她甚至有些怀念他。

（“鬼天下” 卷八完）